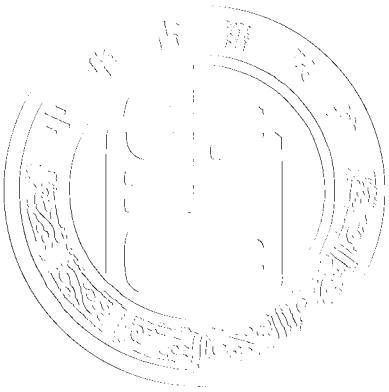
善成堂

重校古文觀止善本



光緒壬寅年新鐫

山陰吳留邨先生鑒定

重校古文觀止善本

後附國朝文

善成堂藏板

古文序

余束髮就學時輒喜讀古人書傳每縱觀大意於源流得失之故亦嘗探其要領若乃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此裹葢闕如也歲戊午奉

天子命撫入閩會稽章子習子以古文課余子於三山之淩雲處維時從子楚材實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貫之外別有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

侯奇偉倜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洒洒數千言無懈漫葢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雲中寄身絕塞不勝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閱其選簡而該評註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披閱數過覺向時之所闕如者今則瞿然以喜矣以此正蒙養而俾後學厥功豈淺鮮哉亟命付梓而爲數語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陽日愚伯興祚題

例言

一古文選本如林而所選之文若出一轍蓋較學相傳既爲輕車熟路欲別加選錄雖蹊徑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編所登者亦仍諸選之舊

一古文須評註兼有方能豁然若有註無評或有評無註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編字義典故逐次註明復另加評語庶讀之者明若觀火

一諸選各有妙解頗多闕略是當取其所長以補其不足便成全璧是編徧採名家舊註參以已私毫無遺漏

一雜選古文原爲初學設也是編於深奥難解者囘細加

闡發即目前便語亦未嘗率意忽過庶於初學有補

一諸選本圈點外或加角或加小畫雖各有取義然初讀不能即曉徒以眩目是編但加圈點蓋評註既詳信口讀去與旨自明又於圈下加一小圓點以便句讀

一是編註解字義典故畢加一小圈再下評語又本文評語外欲下總評復加一小圈以別之庶一覽便省

一字音今人頗多忽略是編音聲無一字不註且即註於本字之下便於誦讀

一字畫今人亦多不講窃余痛恨此病是編樣本皆經手錄不厭晝夜寒暑剞劂告峻復嚴加校閱誓不留一畫之譌貽誤後人

吳乘權謹識

狀元閣古文觀止目錄

卷之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鄢
石碏諫寵州吁
鄭莊公戒飭守臣
季梁諫追楚師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齊桓下拜受胙
子魚論戰
介之推不言祿
燭之武退秦師
鄭子家告趙宣子
齊國佐不辱命
呂相絕秦
祁奚請免叔向
晏子不死君難
子產壞晉館垣
子產御楚逆女以兵
子產論政寬猛

卷之二 周文至檀弓 秦文至楚詞

祭公諫征犬戎
襄王不許請隧
王孫滿對楚子
楚歸晉知罃
駒支不屈於晉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季札觀周樂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革對靈王
吳許越成 已上左傳
召公諫厲王止謗
單子知陳必亡

展禽論祀爰居　里革斷罟匡君
敬姜論勞逸　叔向賀貧
王孫圉論楚寶　諸稽郢行成于吳
申胥諫許越成 已上國語　春王正月
宋人及楚人平　吳子使札來聘 已上公羊傳
鄭伯克段于鄢　虞師晉師滅夏陽 已上穀梁傳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曾子易簀
有子之言似夫子　公子重耳對秦客
杜黃揚觶　晉獻文子成室 已上檀弓
蘇秦以連橫說秦　司馬錯論伐蜀
范雎至秦王庭迎　鄒忌諷齊王納諫

顏斶說齊王　馮煖客孟嘗君
趙威后問齊使　莊辛論幸臣
觸讋說趙太后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共公擇言　唐雎說信陵君
唐雎不辱使命　樂毅報燕王書 已上國策
李斯諫逐客書 已上秦文　卜居
宋玉對楚王問 已上楚詞

卷之三 漢文

五帝本紀贊　項羽本紀贊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孔子世家贊　外戚世家序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游俠列傳序
貨殖列傳序
報任安書 已上司馬遷
文帝議佐百姓詔
賈誼治安策一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李陵答蘇武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已上西漢文
馬援戒兄子嚴敦書 已上東漢文
諸葛亮後出師表 已上後漢文
卷之四 六朝 唐文
陳情表 已上李密
歸去來辭
五柳先生傳 已上陶淵明
諫太宗十思疏 已上魏徵
滕王閣序 已上王勃
春夜宴桃李園序 已上李白
陋室銘 已上劉禹錫
原道
屈原列傳
酷吏列傳序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已上史記
高帝求賢詔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賈誼過秦論上
鼂錯論貴粟疏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諸葛亮前出師表
蘭亭集序 已上王羲之
桃花源記
北山移文 已上孔稚珪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已上駱賓王
與韓荊州書
弔古戰場文 已上李華
阿房宮賦 已上杜牧之
原毀

雜說一
師說
圬者王承福傳
爭臣論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與陳給事書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石處士序
祭十二郎文
柳子厚墓誌銘 已上韓愈

後魔解
雜說四 已上韓愈
進學解
諱辨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與于襄陽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楊少尹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祭鱷魚文

卷之五 唐宋文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辨
箕子碑
捕蛇者說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愚溪詩序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小石城山記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已上柳宗元
待漏院記
黃岡竹樓記 已上王禹偁
書洛陽名園記後 已上李去非
嚴先生祠堂記
岳陽樓記 已上范仲淹
諫院題名記 已上司馬光
義田記 已上錢公輔
袁州州學記 已上李覯
朋黨論

縱囚論
梅聖俞詩集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相州晝錦堂記
醉翁亭記
祭石曼卿文
管仲論
心術
刑賞忠厚之至論
爵侯論
貴鎖論 已上蘇軾

卷之六 宋文 明文 國朝文

上梅直講書
凌虛臺記
放鶴亭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前赤壁賦
三槐堂銘
六國論
黃州快哉亭記 已上蘇轍
贈黎安二生序 已上曾鞏
同學一首別子固
釋惠演詩集序 已上歐陽修
送楊寘序
五代史宦者傳論
豐樂亭記
秋聲賦
瀧岡阡表 已上歐陽修
辨姦論
張益州畫像記 已上蘇洵
范增論
買誼論
喜雨亭記
超然臺記
石鐘山記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後赤壁賦
方山子傳 已上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寄歐陽舍人書
讀孟嘗君傳
遊褒禪山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已上王安石
送天台陳庭學序 已上宋濂
司馬季主論卜 已上劉基
深慮論 已上方孝孺
親政篇 已上王鏊
象祠記 已上王守仁
信陵君救趙論 已上唐順之
吳中圖記 已上歸有光
青霞先生文集序 已上茅坤
徐文長傳 已上袁宏道
閱江樓記 已上宋濂
貢舉者言 已上劉基
豫讓論 已上方孝孺
尊經閣記 已上王守仁
瘞旅文 已上王守仁
報劉一丈書 已上宗臣
滄浪亭記 已上歸有光
商相如完璧歸趙論 已上王世貞
五人墓碑記 已上張溥

後附國朝文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潤章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修靖江縣志序 鄭重
樸園記 薛熙
吳山嘯音序 毛際可
秋水集序 葉方藹
匏隱居記 沈思倫
下學堂書目題辭 熊賜履
漢關夫子春秋樓記 劉曾

大司馬吳郡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乘權楚材
大職謂侯手錄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敘其始也。鄭。姬姓國。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國。武姜者。姓姜而謚武也。生莊公及共叔段。共國名。段奔共。故名共叔。莊公寤生。寤。牾也。生莊之難絕而復蘇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烏故切之。一遂字。寫盡婦人任性情況。愛共叔段。欲立之。亟器請于武公。公弗許。亟。屢也。莊公舊怨非一日矣。○以上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基骨肉相殘之禍。及莊公即位。為去聲之請制。制。邑最險者。姜請封段。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言制乃嚴險之邑。昔虢叔居此。恃險滅亡也。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為愛段之言。實恐段居鄭伯克段于鄢　古觀一　善成堂

制邑。太險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若制邑之險。適可以養其驕而滅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其欲必易制。故使居之。大其名。所以張大其心也。○莊公處心積慮。主於殺弟。封邑之始。已早計之矣。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都。中。省都字。五。省國字。之一。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也。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今京不度。非制也。京。城過於百雉。不合法度。非先王之制。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害。莊公。叔段之母姜氏而故作。必不堪也。○祭仲一夢中人。公曰。姜氏欲之。焉。焉。何語毒聲。對曰。姜氏何厭。平聲。厭。足也。不如早為之。所或變置。無使滋蔓。滋。蔓。蔓。長而蔓延。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除出草字。後出滋字。言向後即欲為之所而不能。○夢中。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敗也。滋蔓自多行不義。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備。子。姑待之。不行不義。而欲待其行也。莊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終

未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邊邑貳兩屬也段命西北二鄙之邑兩屬於己果行不義也公子呂鄭大夫字子封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國不堪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君將何以處段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先勿一筆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他心也○子封又一夢中人公曰無用除之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將自及於禍○莊公實欲殺段而曰自斃自作及之語甚毒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直至廩延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可正段罪厚將得眾厚地廣也前猶貳己故云生心今直收貳故云得眾○夢中公曰不義不暱銀入聲厚將崩暱親近也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崩者勢如土崩民逃身竄直至滅亡較自斃自及更加慘毒大叔完聚完城郭繕甲兵繕治也具卒乘去聲步聚人民也○段至此不義甚矣然莊公平日處段心不至此段之將襲鄭莊公亦晓大義故欲段使莊公平日在母前能開陳大義以開其襲鄭之期也○祭仲不聞子封不聞何獨公聞其期伐段開也言欲爲內應○婦人姑息之愛不晓大義也鄭伯克段于鄢

善成堂

公問盖公舍蓄已久刻刻留心時時偵探故獨聞之也曰可矣三字寫莊公得計聲口與上可矣句緊照言這遭纔好伐了鄭莊蓄怨一生到此盡然發露不覺一句說出來命子封帥師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煙○鄢既命子封伐諸京公又自伐諸鄢兩路夾攻期在必殺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敘段事止此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經文釋經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莊公養成弟惡故曰失教鄭志者鄭伯之志在於殺弟也○鄭志二字是一篇斷案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殺段難言其奔也○釋經此上下遙接同文再敘遂寘置同寘棄也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黃泉地中之泉也立誓永不見母將既而悔之悔誓之過是天性萌動○潁考叔鄭大夫爲潁封人封疆之官時爲潁谷典其地之門鍵聞之聞其悔也有獻于公或獻謀或獻物只四字妙甚公賜之食食舍捨食而舍肉挑其問也公問之公問何故舍肉不食對曰小人有母只四字妙甚直刺入心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善于誘君使之自然心動情發公曰爾有母遺聲去我獨無聲語助也○哀哀之貣宛然焉子失乳而帝非復前日含毒惡聲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佯爲不知妙公語去之故且告以追悔公曰君何患焉黃泉之誓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何足患焉母便是相見于黃泉誰以此說爲背誓也○天大難事輕便解洛也融融賦賦詩也大隧二句公所賦詩辭融融和樂也則知其前之陰毒矣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異○大隧二句姜所賦詩辭洩洩舒散也則知其前之隱忍矣○從前一路刻毒慘傷之心俱于融融洩洩四字中消盡孝寤生色遂爲母子如初初字起初字結拈愛字妙親之偏愛足以召禍子之眞愛可以回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而錫及其類也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莊公惡之故曰且告之悔無及之意遂他道也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樂融融賦賦詩也

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句喝倒交質之非明恕而行要平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去之明則不欺恕則不忌所謂由中之信也言本明恕而行又以禮文彼此要結雖不以子交質誰能離間之也荀有明信推開一步說澗溪沼沚之毛沼小渚曰沚毛草也即下文所謂蘋蘩蘊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白蒿也蘊藻聚藻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爲菜者筐筥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鼎屬潢汚行潦之水潢汚停水也行潦流水也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薦祭也羞進也○以上七句言至薄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此通言凡結信者不得用質非專指周鄭也○上言要之以禮此又言行之以禮全是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采蘩采蘋二篇名行葦泂酌大雅二篇名行葦取于不嫌薄物行葦泂酌可以供祭泂酌取雖行潦可以供祭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引詩作結以蘩蘋蕰藻等字與澗溪沼沚十六字相映照而仍以忠信字關應信不由中風韻悠然通篇以信禮二字作眼平王欲退鄭伯而不能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乃用虛詞欺飾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不能處己善成堂

周鄭交質古觀 四

以信而馭下以禮矣鄭莊之不臣平王致之也曰周鄭曰交質曰二國寓譏刺于不言之中矣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東宮太子宮也得臣齊太子莊姜與太子同母妻其名○歸妹以娣故亦曰莊姜○莊姜美而無子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四字深妙衛人所爲聲賦碩人也碩人國風篇名國人以莊姜美而不見答作碩人之詩以閔之○引證冷雋又娶于陳曰厲嬀嬀陳姓厲戴皆謚也妻之妹從妻來曰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嬖妾生子名曰州吁桓公雖非正出然爲正嫡所子自然當立○莊姜以爲己子應無子句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妾有寵寵字是一聲主腦伏下六逆禍根有寵而好兵好去聲兵籌主腦伏下六逆禍根公弗禁以寵故弗禁莊姜惡烏故反縱其好兵必致禍故惡之○以上敘莊姜賢美而不見答所寵者乃嬖人之子州吁衛國之禍自此始矣以下文大夫○衛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方矩則義以方外納使之入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驕奢者

淫佚，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祿者寵之實也。○以上推言寵之流弊，適所以納子於邪，實非愛子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先拗一筆。**若猶未也，階之爲禍**。階，禍不定其位，勢必緣寵而爲禍。○四句與欲與太叔數句筆法相同。**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珍聲去聲。**者鮮矣**珍安重貌。言寵愛而不驕，驕而能降心，降心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安重如此者少也。○此就人常情上申言所以邪之義，以明州吁之必爲禍也。**且夫**以下推開一步，就莊姜桓公與嬖人州吁兩相對說，以情以勢以德以齒言。**少陵長**，掌以德言。**遠間親**，以地言。**新間舊**，以時言。**小加大**，以勢言。**淫破義**，以德言。**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逆理之事。**君義臣行**，以在國言。**父慈子孝**，以在家言。**兄愛弟敬**，以在兄弟言。**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順理之事。**去順效逆**，去順，去其于六順則弟不敬，是去順而效逆矣。其于六順則弟不敬，是去順而效逆矣。**所以速禍也**。今寵州吁，其于六逆，則睽防貴，少陵長，六字一氣，三轉詞意愷切。**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兩禍字，應前階之爲禍。君人以下十一字，一氣三轉，詞意愷切。**弗聽**，莊公不聽。**其子厚與州吁遊，桓公禁之**，應弗聽。**不可**。石厚不聽。**桓公立乃老**。不行於子，命也。夫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矣哉。

寵字，乃此篇始終關鍵。自古寵子未有不驕驕子未有不敗石碏有見于此，故以教之義方爲愛子之法，是拔本塞源而預絕其禍根也。莊公惑而弗圖，辨之不早，貽禍後嗣，嗚呼慘哉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臧僖伯，公子彄。**諫曰**：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如，往也。棠，魯之遠地。隱公同漁將往棠地陳魚而觀之。**臧僖伯**，公子彄。**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物，鳥獸之屬。講，習也。大事謂祀與戎也。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資。舉，行也。此言君人之道，以軍國祀戎爲重，以遊觀宴樂爲輕。○提出君字作主三句是一篇之綱領。**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君字轉下，見得君之所舉，關係甚大。軌字承上物字，物字承上材字，句句相承。下文自見。**故講事以度**，鐸。**軌量謂之軌**。軌有差等曰量。**取材以器物采謂之物**。物有華飾曰采。**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反收四句，以明君不舉之故。**故春蒐**，搜。**夏苗，秋獮**，先上聲。**冬狩**，蒐苗獮狩，皆獵名。蒐則不孕者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講武事，四時爲苗除害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各國農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力之閒治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謂整衆而還也蹲而飲至歸乃告至於廟而飲幹上軍實以計軍徒器械及所獲之數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旗各有文章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上庶人之貴賤辨等列等第行列上下之坐作進退順少長掌○由制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遷所謂順也皆是也習威儀也皆所以講習上下之威儀也○此一段應補大事句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以供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不足登於法度則君不射石古之制也君不親射此古先王之法制○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山林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謂菱芡魚鼈之類所資取以爲器用者是賤臣皂隸之事小臣有司之職非君之所親也○此一段應君不舉句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按行邊境不專爲觀魚也○飾說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魚罟之具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非禮便是亂政棠實他境故曰遠地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附于許○三國之師俱附于許之城下鄭莊公以觀無爲無害于民不知人君舉動關係甚大僖伯開口便提出君字說得十分鄭重甲閒歷陳典故俱與觀魚映照蓋觀魚正與納民軌物相反未以非禮結之隱然見觀魚即爲亂政不得視爲小節而可以縱欲逸遊也

鄭莊公戒飭守臣隱公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附于許○三國之師俱附于許之城下鄭莊公取鄭伯之旗蝥弧胡以先登蝥弧旗名○于都鄭大夫公孫閼自下射食之恨考叔奪其車故顛頸墜也考叔隧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伯旗故呼曰君登鄭師畢登旗故盡登城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齊不取公曰君謂許不共同供○謂許不供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誰君有命寡人弗敢與預聞魯不取乃與鄭人鄭莊始以三國之師同克許難自專功而佯讓齊遂魯及齊魯交讓而鄭莊因受焉是齊魯墜鄭術中也蓋鄭與許爲鄰莊公眈眈虎視已久一日得許心滿意足又欲掩飾其貪許狡謀故下文逐層逐步打算遂成曲曲折折裊裊亭亭之筆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天許叔許莊之弟以居許東偏鄙邊鄙也○己弟叔段何在而要及他人之弟特借此布置一番是奸雄手段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逞快也言許禍降也寡人唯是二父兄同姓不能共供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共給也億安也○就處常推出一層寡人有弟叔段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餬口寄食也段出奔共國故云寄食於四方是怕人說自開口先說○就處變推出一層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以上追前以下料後只此句點題吾將使獲鄭大夫公孫獲也佐吾子下莅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以禮如人以恩禮相遇悔禍前日之禍許而轉而佑己身後上天禍許國衰○十五字作一句讀若者逆料之詞是說在自己身後者明明自己在時天未必其悔禍于許也下乃緊承悔禍意作兩層同爲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詩詩烏如舊昏姻孔嫵唯我鄭國之有所請告于許如舊昏姻許其能降心以從鄭也○三十字作一氣讀就有益于鄭處推出一層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言無長也族類迫近居此以與我鄭國爭此許地吾子孫將顧覆危亡救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之山川乎精意以享曰禋或謂他族是暗指齊魯似極有關應但此是說在自己身後者恐非專指齊魯也玩子孫二字可見○三十三字作一氣讀就有害于鄭處推出一層寡人之使吾子處此東偏不惟許國之爲去聲○應許公復奉其社稷亦聊以固吾圉語邊圉也匪也應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三句總收上文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而汝我死應前得沒于地乃亟去之乃亦汝也以無財物之累可以速於去許○亦說在自己身後吾先君新邑于此新邑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于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自東遷之後日見衰微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序班列也周序先同姓後異姓王室既卑故于孫日失其序夫許大泰岳之脣也脣刷也見許非周子孫後未可量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王室既卑子孫失序是天厭周德而鄭亦周之子孫豈能與許爭此地乎此明公係獲不可入居許之意○已上兩邊戒飭之詞滿口假仁假義只爲自家捱飾絕不厭其詞之煩快筆英鋒文中

僅有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于是乎有禮者見鄭莊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四句是禮之用許無刑而伐之刑法服而舍捨鐸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去時而動無累後人六句是說鄭莊用禮可謂知禮矣又斷一句言從外面看去眞可謂知禮矣。

鄭莊戒飭之詞委婉紆曲忽爲許計忽爲鄭計語語放蕐字字放活篇中三提天字見事之成敗一聽于天已未嘗容心于其際曰得沒于地曰我死亟去俱從身後著想可見生前勤不容許吐氣更妙在用四個平字是心口相商吞吐吐無從捉摸眞奸雄之尤但辭令妙品洵不多得謂之有禮亦止論其事未暇誅其心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左傳

臧哀伯諫納郜鼎〈古觀〉

夏四月取郜告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宋華督弒殤公恐諸侯討己故以郜國所造之鼎賂魯桓公至是取所賂之鼎于宋納于大廟○曰取曰納書法凜然非禮也廟非禮之甚也○斷一句臧哀伯伯之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言人君者將昭明善德閉塞邪違以顯示百官如日月之臨照焉猶恐不能世守而弗失故復以其德之最善者昭著于物以垂示子孫○昭德塞違並提是一篇主意然昭德正所以塞違也故下歷言昭德之實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之廟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樸素無飾越席結草爲席也大羹不致大羹大古之羹肉汁也不致謂無鹽梅之和也粢食不鑿粢食嗣作○黍稷曰粢鑿精米也一石舂爲八斗昭其儉也儉約不敢奢侈○昭令德以示于孫者一節帶上生下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衮冕黻珽○衮畫衣冕冠也黻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昔帶革帶裳下衣幅今之行縢即裹腳也舄複履也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綖者紞上覆者綖冠上覆者昭其度也令德以示子孫者二藻率律韠丙聲○鞞鞛厲游鞞聲大帶厲大帶之垂者鞛聲盛飾昭其數也令德以示子孫者三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黑與青謂之黼黑與白謂之黻馬飾昭其文也令德以示子孫者四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文章○昭上下各有文章○昭之龍畫于衣黼黻繡於裳昭其物也令德以示子孫者五鍚鸞和鈴四者皆鈴類鍚在馬額鸞大小各有物色○昭大旆四方昭其明也令德以三子孫者六旆旒之垂者

在纖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四者齊聲自然節奏。三辰旂旗也畫于旂旗交龍爲旂旌旗攅爛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七熊虎爲旗昭其明也旌旗攅爛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登降謂有損益。紀維也發揚也紀律紀綱法律也。今滅德總昭德作一收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即所以塞違也。今滅德立違今受賂立督是不昭德而滅德不塞違而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寘猶納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象效尤也誅責也。不可納者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由官之違邪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謂寵臣之受賄賂章明而無所忌憚也鄧鼎在廟章孰甚焉太廟百官助祭之所章明昭著莫過于此。不可納者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同洛邑所鑄三代相傳以爲有國之寶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成周之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伯夷之屬非于義士必甚。不可納者三。歷言滅德立違之失以見賂鼎當速出之于廟公不聽仍寘太廟周內史大夫聞之曰臧孫達即哀伯其有後於魯乎僖季梁諫追楚師古觀善成堂

九

桓公雖滅德立違哀伯猶

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有後于魯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桓公雖滅德立違哀伯猶不忘諫之以昭德。昭德塞違總結

賢頭將昭德塞違四字提綱而塞違全在昭德處見故中間節節將昭字分疏見廟堂中何一非令德所在則太廟容不得違亂賂鼎可知後復將塞違意分作三樣寫法以冀君之一悟而出鼎故曰不忘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隨漢東姬姓國使遠委章楚大夫求成焉使之求平于隨詐也軍於瑕以待之瑕地名楚軍于此以待隨之報隨人使少去聲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成主行成之事鬬伯比楚大夫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言不得志于漢東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去聲也張侈大也楚之失策正坐此患故不能得志下乃爲楚畫策。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張則不懼離則不協楚然後可以得志故曰利少師侈隨之少師素自侈大請羸雷師以

張之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少師忿楚而愈自侈大○三張字呼應緊峭熊率律且疽比楚大夫且比夫季梁隨賢臣在何益言季梁在彼雖贏師無益于楚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不徒爲今日計且隨君寵少師未必聽季梁之言王毀軍而納少師毀軍贏師也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贏其誘我也君何急焉一句喝破毀軍之作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有道大淫亂然後小能敵大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忠民信神是一篇主意○承道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史正辭謂祝言史官實其言辭而不欺詐鬼神○又承忠信今民餒而君逞欲是無利民之忠祝史矯舉以祭矯舉謂詐稱功德以告鬼神○是無正辭之信臣不知其可也臣不知其小之可以敵大也此斷言楚不可追之意今吾牲牷全肥腯突粢盛成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肥貌粢稷曰粢在器曰盛○上兼舉忠民信神隨侯單說信神一邊已忘卻忠民了故下歸重民爲神之主上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信神只在忠民上看出故下三告皆闢民神之主句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收完上文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上成民指養與教言故奉牲以告祝史奉牲以告神下倣此曰博碩肥腯博廣也碩大也言牷大而肥充○告神只一倣此謂民力之普存也告神以博碩肥腯者謂民力之普偏安存所以能如此也謂其畜之蕃庶也三句俱承民力普存說唯民力之普存故其所養之畜蕃大而無疥癘咸備而不闕失○答上牲牷肥腯句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以善敬之心將其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答上粢盛豐備句所謂馨香無讒慝也犧牲粢盛酒醴所以謂之馨香者乃民德之馨香內用七個謂字七個也字頓挫生姿末所謂馨香一句直與上所謂道一句呼應故務其三時養以成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教以成民以致其禋因精意以享曰禋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謂祭則受福戰則必克也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應夫民神之主句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之國庶免於難去聲○修政揖忠信而言兄弟之國漢東姬姓小國言當與之親而協不可與之棄而離庶免于楚國之難也○又找一筆與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字結應懼鬬伯比之意暗合妙起手將忠民信神並提轉到民爲神主先民後神乃千古不易之論篇中偏從致力于神處看出成民作用來故足以破隨侯之惑而起其懼心至其行文如流雲織綃天花亂墜令人應接不暇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曹劌論戰 古觀

曹劌貴○劌現○請見兄莊公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肉食謂在位有祿者鬬猶與也言在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肉食者所見鄙陋其謀未能遠大也○遠謀二字是一篇關鍵遂入見問何以戰問何恃以與齊戰○問得隋公曰公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衣食二者必分之凍餒之人或者感吾之德而可以戰乎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惠未能偏及民心不肯從上所使未可恃以爲戰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犧牲祭牲也玉蒼璧黃琮之類帛幣也此皆禮神之物言祭祀之禮不敢有加于舊而祝史告神必以誠信或者感格神明而可以戰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一時之小信未能感孚于神而神亦弗肯降之以福未可恃以爲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明察然必盡己之心以求其實或者獄無冤枉而可以戰乎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察獄以情情實也言小大之獄雖不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君能盡心于民則民宜盡心于君庶可以一戰○可以一戰緊照問何以戰一可字又與下四可字相應戰則請從去聲○若與齊戰則請從行○請從與上請見相應公與之乘去聲○乘兵車也戰于長勺酌○長勺地名公欲鳴鼓以進兵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大崩曰公將馳之公欲馳車而逐齊兵○將馳與上將戰相應劌曰未可下視其轍敗績轍車跡也軾車前橫木劌曰可矣遂逐齊師兩未可兩可既克公登軾而望之車前橫木既突突兀相應問其故公問劌不鼓及下視登望之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言所以必待齊人三鼓之故○未戰論忠將戰論氣肉食人見不到此又與問何以戰相應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言所以下視登望之

故○克之逐之作兩
條寫法筆墨倩采。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罵盡謀國儥事一流人眞千古笑柄未
戰考君德方戰養士氣既戰察敵情步步精詳著著奇妙此
乃所謂遠謀也左氏推論
始末復備參差錯綜之觀。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公四年　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會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遂伐楚民逃其上曰潰○看齊來楚踪跡便不正大。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兩不相及喻齊楚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問得冷峭絕不以齊爲管仲對曰昔召邵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呂望齊侯意妙五侯九伯女汝也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伯長○一援王命破第之君也不相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及句履所踐履之地穆陵無棣皆齊境言其所賜之履不限地界也○二宣賜履破涉吾地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古觀　十一　善成堂
共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包裹束也茅菁茅也禹貢荊州貢菁茅縮酒束茅立之祭前而灌鬯酒其上象神飲之也徵問也昭王成王孫也南巡狩渡漢水船壞而溺死○三舉楚罪破何故句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管仲問罪之詞原開荊州貢菁茅縮酒束茅立之祭前而灌鬯酒其上象神飲之也徵問也昭王成王孫也南巡狩渡漢水船壞而溺死○三舉楚罪破何故句一條生路故對便一認一推恰好問諸水濱一語近緩師進次於陘刑○陘楚地潁州召陵縣南有陘亭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往也使往也觀兵勢師退次於召陵屈完請盟故也楚不服罪故師進楚既請盟故師退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去而觀之乘兵車也○寫齊侯威不正大。齊侯曰豈不穀是爲不穀聲去是爲去聲先君之好去聲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不穀諸侯謙辭言諸侯之附從非爲我一人乃是尋我先君之好未知汝楚君詩與我同好否○此處一番和緩後復一番恐喝霸術往往如是對曰君惠徼騎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徼求也言我以君之惠而得徼社稷之福使寡君見收于君雖爲君辱實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前酒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此直是挾諸侯以令諸侯矣宜乎其窮于

屈完之對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之山漢水以爲池江漢之水可用爲城可用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齊桓說攻說戰何等矜張屈完只閒閒將以德以力兩路合來一揚一抑文何等安雅屈完及諸侯盟齊盟也與篇首關應齊桓合入國之師以伐楚不責楚以縮王貢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復一則爲罪甚細一則與楚無干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其何以服楚而對諸侯乎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霸者舉動極有收放類如此也篇中寫齊處一味是攏謀龍絡之態寫楚處忽而巽順忽而嚴厲節節生峰眞酣令妙品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傳

晉侯（胡卦切）復（扶又切）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又假道以伐虢○下一復字便伏下一其字可再意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表外護也言虢爲虞之外護虢亡虞必從之宮之奇諫假道〈言親一急故陡作險語通篇著眼在此晉不可啟寇不可翫玩一爲之甚善成堂十二

其可再乎翫狎也在昔爲晉在今爲寇在昔爲啟在今爲翫晉不可啟故一爲甚寇不可翫故不可再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昌遮切相依脣在表虢如頰輔如齒在裏虢滅則脣亡齒寒○此言滅虢正所以自滅虞必從之句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晉虞皆姬姓故曰吾宗對曰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仲卽仲雍二人皆太王之子丁季之兄也太王于周爲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爲昭大伯不從太王前商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是以不嗣于周而虞仲支子別封西吳是爲虞之始祖○此段只說虞固出于太王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王季于周爲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爲穆仲封東虢爲鄭所滅叔封西虢爲今虢公始祖文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王功曰勳盟府司盟之官二人皆有功于王室文王與爲盟誓之書而藏于盟府○此段乃說虢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虢比虞于晉又近一世晉既滅虢何愛于虞而反不滅乎○破晉吾宗且進一層說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也桓叔曾孫莊伯之子也也獻公乃桓叔曾孫莊伯之親也○倒句妙若順寫則脫云且晉愛虞能過于桓莊乎桓莊之族

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偪貴近也。桓叔莊伯之族無罪而親以寵獻公盡殺之是惡其族大勢偪也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至親而以寵勢相偪猶尙殺害之況虞有一國之利麒公肯相容乎○破豈害我句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依也言虞有神祐吾雖欲害而不能○寫虞人如畫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非實親近乎人依據之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依蔡仲之命篇辭○德字引書一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篇詞○德字引書二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旅獒篇辭言祭者不改易其物而神唯享有德者之物緊語助也○德字引書三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民爲神之主神享要從民和看出放帶說此句神所馮憑依將在德矣冷語妙。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吐不食其所祭也言虞國社稷山川之神亦享晉明德之祀所謂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也○破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二句弗聽晉使去名言虞不能及滅終臘祭即在吾族既行而遂滅也○臘字根上享祀來晉不更舉矣即以滅虢之兵滅虞不再舉兵也○

十四 成堂

齊桓下拜受胙 古觀

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說虢亡虞必從之何等斬截。

宮之奇諫第三番諫爭前段論勢中段論情後段論理層次井井激昂盡致奈君聽不聰終尋覆轍讀竟爲之掩卷三歎

僖公九年

齊桓下拜受胙

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去禮也修睦以尊周室故以爲禮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名胙祭肉異姓諸侯并夏商之後不賜胙襄王使宰孔賜齊桓胙蓋尊之比于二王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有事于文武謂有祭祀之事于文武之廟天子稱異姓諸侯皆曰伯舅○本與下以伯舅耋老句連文只因齊侯欲下拜啟住王命遂將下拜將下階拜受天子之賜○挿入一句妙。齊侯將下拜分兩番說鎚落入妙。孔曰且有後命耋老接。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如字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勞功勞也敘等也言天子以伯舅年老且有功勞于王室故進一等不令下階而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遠去聲天子羞敢不下拜小白桓公名隕墜也公自稱名言我豈敢貪天子之寵命不下階而拜恐得罪于天

而興墜于下適足以昭天下句拜句登句受句子之辱敢不下階而拜平下拜看他一連寫五箇下拜兩無下拜與敢不下拜應將下拜與下拜登受應

陰飴甥對秦伯　會秦伯穆公盟于王城秦地秦許晉平之後公召呂甥郤乞召呂甥郤乞即呂甥郤芮故會秦伯盟于此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對得駭人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語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小人在下聲去之人也君指惠公親謂死于戰者征繕征賦治兵也圉惠公太子名言小人恥其君為秦所執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賦治兵以立太子曰必報秦之讎寧事戎狄而與之共圖也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讎德有死無二君子在上之人也言君子愛其君而知晉國之有罪惟有死而無二心也○初讀不和二字只謂盡露其短今說出不和之故來始知正炫其長兩邊一樣加不憚征繕四字是制縛秦伯要著以此不和又用不和二字作一束筆法嚴整秦伯曰國謂君何或死或歸對曰小人感

陰飴甥對秦伯　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不知事理徒為憂感以為秦必害其君君子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為秦必歸其君也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秦謂晉背施閉糴毒害秦國也○所以可憾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所以為恕○即承上君子小人說來雙開雙合章法極整又極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舍捨晉有貳心而秦執之晉既知罪而秦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舍之則秦之德莫厚于此執之則秦之刑莫威于此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服秦者懷秦之德貳秦者畏秦之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歸晉君之後使諸侯懷德畏刑可以成霸業也納而不定若秦初納晉君今執之而不安定其位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是秦始有德于晉而今則變德為怨秦豈肯為此○前兩段並述君子小人意中事貳而執之以下單就君子意中一反一正歆動他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加其禮焉將歸之故加其禮焉

通篇作整對格而反正開合又復變幻無端尤妙在借君子小人之言說我之意到底自己不曾下一語奇絕

楚人伐宋以救鄭以宋襄公伐鄭故。宋公將戰大司馬魚卽子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宋商之後。君將興之公將勵霸興復。弗可赦也已。獲罪于天不可赦者。弗聽及楚人戰于泓。泓。水名。宋人旣成列宋兵列陣已定。楚人未旣濟楚人尚未盡渡泓水。是絕好機會。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何意。旣濟而未成列未失機會猶未失。又以告。省句法。公曰未可。又何意。旣陳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大崩曰敗績。公傷股門官殲。尖馬門官守門之官。師行則從。殲。盡殺也。二句寫敗績。國人皆咎公。歸咎襄公不堪。不堪用子魚之言。公曰君子不重去聲傷不禽同二毛。禽。再也。二毛。頭黑白色者。言君子于敵人被傷者不忍再傷。頭黑白色者。不忍擒之。二句引起。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險。釋上不可意。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亡國之餘。恨棄商句來。鼓。鳴鼓進兵也。言不進兵以擊未成陣者。釋士未可意。寡人雖亡國之餘。自謙。猶言寡德。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天贊我也。助。彊也。遏。止也。言天助我以取勝機會。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迫而鼓進之。何不可之有。猶有懼焉。是天助我以取勝機會。猶恐未必能勝也。加一句更透。辨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更加痛快。篇中幾箇可字相呼應妙。

敵厄于險隘而不成陣。則雖迫敵于險。無不可也。再辨不以阻隘。不鼓。敵之優勇氣百倍。無不可也。再辨不以阻隘。則鼓。敵不成列更加痛快。篇中幾箇可字相呼應妙。

宋襄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以繼霸。而不知適成其愚。篇中只重阻險鼓進意。重傷二毛帶說。子魚之論從不阻不鼓說到不重不禽復從不重不禽說到阻不鼓層層辨駁。句句斬截。殊爲痛快。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天贊我也。助。彊也。遏。止也。言天助我以取勝機會。猶恐未必能勝也。加一句更透。辨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更加痛快。篇中幾箇可字相呼應妙。

宋襄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以繼霸。而不知適成其愚。篇中只重阻險鼓進意。重傷二毛帶說。子魚之論從不阻不鼓說到不重不禽復從不重不禽說到阻不鼓層層辨駁。句句斬截。殊爲痛快。

呂郤 隙 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 呂甥、郤芮皆惠公舊臣，恐爲文公所偪害，欲焚公宮而弒之。寺人披請見 現。寺人，內官也。名披。讓責也。公使人數其罪而責之，且辭不相見。曰蒲城之役 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公于蒲城。君命一宿 女 汝 即至 獻公命汝經宿乃至，汝不待宿而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田獵于渭水之濱。女 爲去聲。惠公來求 殺余 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 惠公命汝三宿，乃至汝不待三宿而夫宿即至。既見 既，已也。公命汝即至，而已見公。公曰中說出伐狄 文公口中說出伐狄事，補傳所未及。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二者雖奉獻公惠公之命，皆讓之詞。夫袪猶在女其行乎 袪，衣袂也。披伐蒲城斬公袪，言所斬之袪，尚在汝其去乎。二句是辭之之詞。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 君入之道矣。若猶未也又將及于禍難。含譏帶謫，小人輕傷口吻，又將及難句已微露其意，下就文公之言作兩層辨駁。君若猶未知 君命無二心，古之制也 秦君命無二心，古之法制如此。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前此伐公，乃爲君除惡，當

盡吾力爲之。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公在獻公時則爲蒲人，在惠公時則爲狄人，于我何關而不速殺之。竟斥之。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今安知無有如蒲狄而能爲公害者乎，當亦有人奉命速至如披者也。意在含吐，聞雋甚。已上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去聲。石上答雖有君命何其速也之意。齊桓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後桓公用管仲爲相。射鉤對斬祛恰好。披闖人故稱刑臣，言君若反其所爲，則我將自去無所辱于君命。行者甚眾豈唯刑臣 但恐懼罪而石者甚多，豈獨我刑餘之人。言外見舊臣畏偪不安，必有禍難，意在含吐，聞雋甚。已上答夫袪猶在，女其行乎之意。公見之以 見，賢遍切。告 公乃召見寺人披，披以呂郤之謀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避難也。己丑晦 公宮火。瑞 甥，即呂郤。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 秦伯誘而殺之。呂郤之才不亞狐趙，因事失計自取幾辱哉。

寺人披傾險反覆，誠無足道，然持機事告人，危言迫脇，說得毛骨俱悚，人自不得不從之，可謂闖人之雄。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文公反國賞從亡之臣。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姓之語助推名。介推亦在從亡中。未嘗言祿。而文公頒祿。亦不及介推。○先正多責推偕正言以洩私怨。看此敘事。先書不言祿三字。便知推本自過人一等。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八人皆死。唯文公尚存。○非人力。惠懷無親。外內棄之。惠公懷公。皆忮害無親。外而諸侯。內而臣民。無不棄之。○非人力。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三非人力。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四非人力。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置立也。○總斷一筆二三子更有何說。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再痛罵之。快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貪天之功。在人爲罪。在極。國爲姦。而下反以爲義。上反以推賞是上下相欺。難與一日並處于朝矣。○此卽是歸隱意。乃不言祿之由也。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兒。言何不自去求賞。卽不求。以死將誰怨耶。○母特試之。故作相商語。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看推自亦認有怨言。何勞後人。又責其怨。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特再試之。故再作相商語。○上是試以求利。此是試以求名。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煙。用文之。是求顯也。人之有言。所以文飾其身。吾身將隱于山林。何用假介之推不言祿。而祿自及之。是非隱而求顯者。猶容嗟歎。息不能已也。篇中三言辭以文飾之。若自言之。是不欲享其利。此是不欲享其名。其母曰。能如是乎。四字。乃知其母上二番特試之也。與汝偕隱。有此賢母。故能成子之高。遂隱而死。不言祿。結案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緜上。西河地名。以此爲介推供祭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志記也。旌表也。言以此田記吾祿不及推之過。且表推不言祿之善也。○祿亦弗及結案

晉侯求之。不言祿。而介推不言祿。晉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有市人之所不忍爲者。而介推獨超然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容嗟歎。息不能已也。篇中三提其母作三樣寫法。介推之高。其母成之歟。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考去聲。師。展。喜。魯大夫。展禽之弟。犒。勞也。○人來伐我。卻往迎勞之使。使受命於展禽。受命。受犒師之辭命也。展禽。卽柳下惠。名獲。字禽。食采于柳。邑謚曰惠。齊侯未入竟。妙。同境。展喜從之。伏後乃還。二字。妙。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

犒執事不敢斥尊託言來犒執事之臣。○辭令婉轉。齊侯曰寡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小人君子以無識有識言。○說恐不得說不恐又不得分作君子小人說奇妙恐不恐縣繫也聲國諸侯作聲謂府藏空虛如懸聲然書草蔬食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百物未成故言在內而府藏空虛在野而蔬食不備魯之所恃者何在而不恐乎。○一句揭出辭氣正大昔周公魯祖。太公齊祖。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去聲之而賜之盟提出二國之祖轉到王命論有根據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句是先王之命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師司盟之官職主也。○加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弼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此二句見王命凜凜至今。及君即位先之以桓公疾及君即位妙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匡救之功。○不獨寫魯通寫諸侯妙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我敝邑用是不敢聚眾保公來輔之舊職也。是以字緊承上王命來三其字皆指魯而言。嗣桓公世方及九年而遽棄王命廢舊職其若先君太公桓公何。○二十五字作一氣讀曰者心口相商之詞蓋用反語收上王命舊職。君必不然正轉一句緊附特此以不恐句。○三特字呼應齊侯二層岩邈。齊侯更不乃還下一語妙。

燭之武退秦師

篇首受命于展禽一語包括到底蓋展喜應對之詞雖取給于臨時而其援王命稱祖宗大旨總是受命于展禽者大義凜然之中亦復委婉動聽齊侯無從措口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所謂子猷山陰之棹何必見戴也眞奇妙之文

晉侯秦伯圍鄭晉文主兵秦穆會之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于楚也鄭伯雖受曹盟猶有二心。○二句言致伐之由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氾南皆鄭地。○二句寫秦晉分軍大舍可以乘閒私說侯下燭之武夜縋見秦君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有定算公從之遣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隱示不早見用意雖近怨然辭亦婉曲公曰吾不能

且用子。今急而求子。是真人之過也。公先自責語轉急切自許之。乃許出見秦君夜縋而出。縋繩索也至夜乃懸城而下恐晉覺也。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提過鄭事一邊妙絕若鄭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反一句下乃懇言亡鄭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無益而有害。極為透快。居其間設若得鄭而秦欲越晉國以為邊鄙。相隔甚遠。君亦當知其難也。亡鄭無益。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得鄭必為晉所有。是益鄰矣。鄭之地厚則秦之地相形而薄也。亡鄭又有害。若舍捨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鄭在秦東故曰東道行李。使人也。言秦能舍鄭以為東道主人。秦之使者往來過此或資攜乏困。鄭能供給之于秦又何所害焉。舍鄭有益無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賜猶德也。焦瑕二河外二邑。言穆公曾納惠公亦云有德矣。惠公許秦以河外焦瑕二邑。乃朝濟而夕即設版築以守二城。其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此借舊事以見晉慣背秦德與之共事。斷無有益。絕好一證。夫晉何厭平聲之有。宕筆妙。進一層說。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封疆也。肆大也。闕削也。言既滅鄭以闢其東方之封疆。勢必又欲大其西方之封疆。若不削小秦。地將何所取之。以肆其西封也。此言晉不獨得鄭。後必將欲得秦為害甚大。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上言亡鄭以陪鄰。此直言闕秦以利晉。何等透快。秦伯說。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戍屯兵以守也。乃還。退矣。子犯晉文公舅請擊之。擊秦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微無也。夫人指秦伯。文公亦秦所納故言微。秦伯之力。何緣得為晉君。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賴秦力得國而反害秦。是不仁也。失其所與。不知。智。與同事。是不知也。以亂易整。不武。二國整師而來。而乃自相攻擊。易之以亂。是不武也。吾其還也。亦去之。晉師亦退矣。

鄭近于晉而遠于秦。秦得鄭而晉收之。蓋必亡者。鄭遠亡鄭陪鄰。闕秦利晉。俱為至理。古今若同事之國多用此說。篇中前段寫亡鄭乃以陪晉。後段寫亡鄭即以亡秦。中間引晉背秦一證。思之毛骨俱竦。宜乎秦伯之不但去鄭而且戍鄭也。

善成堂

杞子（秦大夫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鎖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輕行而掩之曰襲○纘按一句破潛師得國之非下作兩層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兵師勞苦其力必盡遠方之主易爲之備）無乃不可乎（不可得）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不但鄭知他國無不盡知伏下晉人禦師○一層言師不可潛）勤而無所必有悖心（鄭既知之則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生悖逆之心而妄爲）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呼孟明也）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作哭聲讀十三字要）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爾何有知識設當中壽而死爾之墓木已拱矣極詆其衰老失智也）蹇叔之子與（去聲）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地險阻可以邀擊晉有宿怨禦師必在于此）殽有二陵焉（二十善成堂）蹇叔哭師（古觀）

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槩之祖）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同避）風雨也（敬之北陵兩出相嵌故可以避風雨○點綴情景慘淡淒其不堪再誦）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四十一字要作哭聲讀）

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張本）

談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中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傳

晉侯（靈公）合諸侯于扈（戶○扈鄭地也）平宋也（平宋亂以立文公）於是晉侯不見鄭伯（穆公）以爲貳于楚也（以其有二心于楚故不與相見）鄭子家（公子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晉卿趙盾）曰書敵寡君即位三年（莊公）而與之事君（晉襄公）九月蔡侯入于敝邑（敝邑以侯宣多（鄭大夫）之難（去聲）去侯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

克減少除其難也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鄆蔡莊公朝晉之後郎來朝也○朝襄一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自名佐寘君之嫡夷鄭太子名夷以請陳侯共公於楚而朝訴君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夷先爲請命于楚君晉靈公○朝靈二十四年七月寘君又朝以訴諸陳事蔵成也鄭穆又親朝以成○朝靈三十五年五月陳侯靈公自儀邑往朝於君陳靈往年陳共之好○朝靈即位自鄭入朝○朝靈四八月寘君又往朝鄭穆又親朝○朝靈六○已上敘朝晉之月敘朝晉之人字是倒語○朝靈五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于晉往朝夷三往朝夷出燭之武又輔太子夷敘朝晉之人眞是帳簿皆成妙文下復結算一通妙妙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儀邑之故也無論陳蔡惟以鄭自己事晉而言何以不免于罪○百忙中復作此二語以起下二層意何等委婉陳蔡侯請陳侯往朝君三事儀邑之事君何以不免于罪而晉見於君結上隨蔡侯蔵陳侯現事又往朝三事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夷鄭太子孤謂晉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絳晉都邑相距及于絳謂朝晉不絕也○結上歸主佐夷燭之武往朝夷二事

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鄭雖小國其事晉無以過之矣○又總結一筆過緊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逞快也○只點題儀邑有亡無以加焉鄭國唯有滅亡而已不能復加其事晉之禮也○入字激切而沈痛下乃引古人成語曲曲轉出不能復事晉意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既畏首又畏尾則身之不畏者有幾何哉又曰鹿死不擇音同蔭○鹿將死不擇蔭之所小國之事大國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德恩恤也言以人視我我還是鹿○奇思創解捉而走險急何能擇疾走猥鹿知死而走險何暇擇蔭國知危而事大何暇擇辭皆由急則生變也命之罔極亦知亡矣晉命過苛無有窮極事之亦亡叛亦亡之亦亡鄭已知之矣○亡字呼應將悉儀賦以往唯執事命之悉儀賦兵也儀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以待子儀聽晉執事之命令也○收緊敵晉意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爲魯侵蔡亦獲成於楚鄭文公二年朝于齊桓公後復從齊侵蔡蔡屬楚而鄭爲齊侵之宜獲罪于楚而反獲成○晉責鄭貳于楚忽反爲楚之覓大以諷晉奇妙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鄭居晉楚之閒而從于大國之強令未可執以爲罪言貳楚出于不得已也○開胸放喉索性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若弗圖恤鄭國則唯晉所命不敢逃避也○結語多少激烈憤懣晉人之詞强拱明晉大行成於鄭趙穿晉公壻趙盾卿公壻增池晉侯女壻爲質至焉晉見鄭之詞强故使郤溯行成而趙穿公壻也爲質于鄭以示信此以見晉之失政而霸業之衰也

前幅寫事晉唯謹逐年逐月算之猶爲兢兢畏大國之言後幅寫到晉之不知恤小鄭亦不能復耐竟說出貳楚亦勢之不得不然晉必欲見罪我亦顧忌不得許多一團憤懣之氣令人難犯所以晉人竟爲之屈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莊王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遂至于雒同洛觀兵于周疆雒水名周所都也觀示兵威以脅周也○一遂字便見楚莊無禮定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去聲楚子楚强周弱聲去聲楚莊王無如之何使大夫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再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楚莊問大小輕重有圖謀之意對曰在德不在鼎有天下者在有德不在有鼎○一語喝破昔夏之方有德也周天下意緊承德字遠方圖物遠方圖畫山川物怪獻之貢金九牧九州牧守貢其金鑄鼎象物以九州之金鑄象物之形于其上百物而爲之備百樣物怪各爲備禦之具使民知神姦使民盡知神姦邪正之形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民知神姦故不逢不順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皆能逢人爲害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害則上下和人受天之祐○此有德方有鼎無德則鼎遷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鼎非加大而不可遷移若增重然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鼎非加小而湯武遷之若遂輕然○德括四語正繳在德不在鼎意大小輕重四字錯落有致天所祐德有所底止言有盡頭處○二句起下方入本意成王定鼎於郟今河南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此天有所底止之定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未滿卜數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結語冷雋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癡人之夢揭出天字尤足以寒奸雄之膽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齊師敗走。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齊邑。陘。山名。皆齊師追之。入自丘輿。擊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賓。姓媚人。族也。賂以紀甗。演玉磬與地。甗。玉甑也。玉磬。皆滅紀所得者。地魯衛之侵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言晉人不許。則聽其所爲。欲戰則更戰。也。客。指晉人。○此句并頃公語意。表人。妙。伏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一段。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晉人不許。果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至而使齊之封內盡津上東其畝。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其女嫁于齊。即頃公之母。晉人欲質其母。而不更直言。故稱蕭同叔子。言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于晉。而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南而行。則我師舍去矣。○重上句下句。帶說。故用而字轉下。蓋前此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順公之母。頃于幣而覘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夫婦人窺客。已是失體。卻克以取快乎。出爾反爾。無足怪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只非他二字。多少鄭重。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若以齊晉比敵言之。則齊之母。猶晉之母。其爲國君之母。則一也。○陪一句。更進一步。其若先王命何。其若先王孝治天下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且欲命人皆跗不孝之行。○下不便上不便。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又以孝道長賜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晉既以不孝號令諸侯。是非以孝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途。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言東南則西北在其中。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南山篇。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相土宜而布其利也。相。土之宜而分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欲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循壟東行。其勢甚易。是唯晉兵車是利。而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非先王疆理土宜之命矣。○已上破東畝句。○兩其無乃非句。○上分兩層辨駁。此總結上文。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括數語。下復暢言之。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四王。禹湯文武也。皆樹立德教而濟人心之所同欲。○樹德。照上德字。濟同欲。照上土宜布利。五伯。如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皆勤勞而懷撫諸侯。以服事樹德濟同欲之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欲指質母東畝而言。詩曰。敷政優優。百祿

是遏詩商頌長發篇優寬和也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賢毋東敵二令實不寬和而先自棄其福祿又何能爲諸侯之害乎○晉人所命本欲害齊而國佐卻以爲何害妙絕○已上言晉實有闕不得爲盟主以足上二不字若終不與之盟則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寡君之命我使臣已自辭說意如下文所云○上分責二段文總責曰下皆齊侯命辭子以君師辱子敝邑不腆一段此忽如饑鷹搏然一轉腆厚也賦兵也言齊有不厚預敝邑兵以猶晉師○賦而曰猶婉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敝邑以搞從者聲之訛以猶晉師○賦而曰猶婉辭畏君之震師之福言我以吾子之福惠而得徼齊國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去聲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甗聲也子又不許應上晉人不可請收合餘燼盡也背佩城借一戰以餘燼謂已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乎幸而得勝亦當唯晉命是從況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曰從曰聽即聽從質每東敵之命○已上言齊既以賂求不免勢必決戰勝與不勝雖未可知總在既戰後再聽從晉命也極痛快語而卻出以婉順

齊國佐不辱又出（古觀）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去聲罃英○宣公十二年晉罃聲

先歸晉人質毋東敵二語屢稱王命以折之如山壓卵已令氣沮後總結之又再翻起將寡君之命從使臣口中婉轉發揮既不欲唐突復不肯乞哀即無魯衛之請晉能悍然不應乎

楚歸晉知罃成公三年

左傳

執事不以釁釁去聲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以血塗鼓曰釁鼓言楚不殺我而以其血塗鼓即就也臣實不才又謙詞然作自責詞撇開怨字王曰然則德我乎指許歸言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晉楚妙各懲其忿以相捨也各懲戒前日戰爭兩釋累囚以皆爲社稷之謀而欲紓緩其民

成其好。去聲○釁、釁也。晉釋穀臣之囚以成其和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去聲及其讎敢德。作與己不相干。妙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問得有意。對曰。臣不任。平聲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言我未嘗有怨于君。君亦未嘗有德于我。有德則報。怨則報德。無怨而君無德。故不知所報也。○王曰。雖然。必告不穀。諸侯臣怨君德。分貼得好。不知二字更妙。是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共王一團。與致被知罃說得雪淡無可奈何。又作此問。對曰。以君之靈。釁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君之私恩。不朽屬也。○客意一層。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與于異國曰外臣。首荀首也。宗荀氏之宗也。○客意二層。若不獲命。不得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捉官盛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遏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晉侯使呂相絕秦。成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公子。而叛盟。故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下皆呂相命。昔逮我晉獻公及秦穆公相好。去聲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同婚姻。從秦晉相好說起。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重耳。如齊。惠公吾夷如秦。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吾奔梁。皆秦以求納。無祿。獻公即世。晉無福。祿。穆公不忘舊德。德。感相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惠十年。穆公納夷吾。晉為惠公。○說秦德輕。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惠十五年。秦伐晉。戰于韓。原獲惠公。○說秦為德不終。是秦第一罪案。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耳于晉。為文公。是穆成妥晉之功也。○作一頓說秦。

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收煞得好。

玩篇首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二語。便見楚有不得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捉官盛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遏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晉侯使呂相去聲○魏錡之子。絕秦。成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公子。而叛盟。故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下皆呂相命。昔逮我晉獻公及秦穆公相好。去聲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同婚姻。從秦晉相好說起。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重耳。如齊。惠公吾夷如秦。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吾奔梁。皆秦以求納。無祿。獻公即世。晉無福。祿。穆公不忘舊德。德。感相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惠十年。穆公納夷吾。晉為惠公。○說秦德輕。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惠十五年。秦伐晉。戰于韓。原獲惠公。○說秦為德不終。是秦第一罪案。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耳于晉。為文公。是穆成妥晉之功也。○作一頓說秦。

德輕患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胄（胄冑也胄嗣也文公備歷艱難以率東方之諸侯皆四代帝王之嗣而西向朝秦○二十九字作一句讀）而朝諸秦（擐貫也胄嗣也文公備歷艱難以率東方之諸侯皆四代帝王之嗣而西向朝秦○二十九字作一句讀）則亦既報舊德矣（應舊德又作一頓說晉有報即宮下以敘晉德）鄭人怒君之疆埸（亦我文公師）率諸侯及秦圍鄭（怒猶犯也○誣秦僖三十年鄭貳于楚文公與秦圍之鄭未嘗犯秦亦無諸侯之師○說晉德重）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不敢斥言）故托吉秦大夫○（皆欲致死命以討秦○是吉秦第二罪案）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誣秦無諸侯致命之事）文公恐懼殺靖諸侯（又作一頓說晉大有德于秦能自占地步）秦師克還（旋反保全其師）無害（不敢怨秦背己）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德于秦能自占地步）無祿文公（文公死為無知之）而輕蔑之（輕蔑之）寡我襄公（以襄公新立為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殽地（迭侵突也穆公從殽鄭道過晉之殽地）奸（奸犯斷絕不復與我和好）絕我好（奸犯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伐我保城（誣秦襄鄭時無晉保城之事）殄滅我費滑（滑姬姓國都于費秦襄鄭無功乃滅滑還入聲○滑還入聲○滑姬姓國都于費秦襄鄭無功乃滅滑還）散離我兄弟（滑與晉為同姓兄弟）撓亂我同盟（滑鄭皆從晉是為晉同盟之國）傾覆（傾危覆滅）我國家（秦伐滑圖鄭是欲傾危覆滅晉之國家○疊寫九箇我字○是秦第三罪案）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未忘穆公納文公之勳○折一筆）而懼社稷之隕（隕墜也）實（是）不穆（穆和也）公是以有殽之師（殽師出于殽不得已也）猶願赦罪于秦（晉雖有殽師之失猶願二字緊接無痕妙）穆公弗聽（不肯釋憾）而即楚謀我（文十年）天誘其衷（幸天默誘人心）成王（商臣弑楚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楚有箋弒之禍穆公是以不能快意于晉設使成王未隕而即楚謀我之志成矣○是秦第四罪案○自歎公即世至穆之罪）穆襄（晉）即世（秦）康（晉）靈（晉）即位（秦）康公（晉）之即世（秦）康（晉）靈（晉）即位（秦）康公（晉）之（此作一截是歷數秦穆之罪）外（棄）我之自出（文）欲闕（掘）剪（翦）我公室（傾）傾覆我社稷（闕猶掘也翦猶斷也）帥我蝥賊（謀）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皆食禾蟲以喻公子雍諸秦納雍以蕩搖晉之邊鄙○詛秦雍之來晉實召之○疊寫四箇我字○是秦第五罪案）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文七年晉敗秦于令狐○我是以有二言令狐之役出于萬不得已）康猶不悛（悛改也）大我河曲（河曲晉地事在文十二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俘

我王官。(俘虜也。王官。地名。○伐晉地名。其時秦取其地凍川。俘王官。經傳無見。)翦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疊寫四箇我字。○呂氏春秋第六卷。)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晉與秦戰于河曲。秦兵夜遁。○我是以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晉在秦東。故曰東道。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于晉。○此段獨拖一句。妙。○自穆襄即世。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康之罪。)及君之嗣也。(君指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景公望秦撫邮。晉國聲稱。晉望而共盟。)利(此處獨作一波。妙。)君亦不惠稱去(桓公不肯惠然)告。(河縣貨郤(晉三邑名。入河縣。焚其郤(郤缺)。)(經傳無見。)楚(刪也。)夷我農功。(焚刈也。夷傷也。損害也。)虔劉我邊陲。(垂。)(劉皆殺也。)我邊境之人民。(疊寫四箇我字。)是(是秦第七罪案。)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眾于輔氏以拒秦。)我是以有四言輔氏之聚。出于萬不得已也。○之師之役之戰之聚。句法變幻。)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驕)福於先君獻穆。(桓公亦悔二國結禍之長。而欲我求福于晉獻秦穆。)使伯車(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我與晉同結所好。共棄所惡。再修舊日之德。以追念前人獻穆之功勳。○此段迴應篇首獻穆相好。關鎖甚緊。)言誓未就。(約誓之言未及成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一年。晉厲公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君(公厲)不祥。背棄盟誓。(桓公又萌不善之心。)而背(晉成。○此下方入當時正事。)白狄及君同州。(也。白狄與秦皆屬雍州。)君之仇讎。(白狄與秦皆世為仇讎。)而我之昏姻也。(赤狄之女季隗。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故云昏姻。○疏云昏姻。)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寧。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去聲。○深文。)君有二心於狄。(晉。)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狄雖口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而以秦之二心來告晉。○一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惡反覆不常。)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下逃秦桓盟楚之詞。我雖與楚往來。)余雖與晉出入。(晉往來。)余唯利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是覩。(我唯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不一。(不穀。楚共王告晉。自稱言我惡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其言以懲戒用心不一之人。○二告我。○兩引告我。俱是實證。是秦取

覆寘正罪案。○自及君之嗣至此作一截。是懸數秦桓之罪。爲絕秦正旨。諸侯備聞此言。狄與楚告晉之言。諸侯無不聞之。○牽引諸侯。妙。使秦無所逃罪。斯是用痛心疾首。暱。銀聲。入就寡人。諸侯由是惡秦。皆來親近于晉。○一路備說秦惡。歸到此句。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終是耳。好。妙。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是客。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是主。○句句牽引諸侯。妙。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抑或戰。當圖謀其有利于秦者而爲之

秦晉權詐相傾。本無專直。但此文飾辭鴈罪。不肯一句放鬆。不使一字置辨。深文曲筆。變化縱橫。讀千遍不厭也。

駒支不屈于晉 襄公十四年

左傳

會于向 晉會諸侯于向。爲吳謀楚。將執戎子駒支。戎四嶽之後。姜姓。駒支戎子名。范宣子 晉士匄。句。親數上諸朝。執之何名。乃于未會前一日。數其罪而責之。朝。會向之朝位也。曰來姜戎氏。先呼來次呼姜戎氏。使是

相陵口角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汝也。吾離。戎祖名。昔爲秦穆公迫而逐之瓜州。今敦煌地。乃祖吾離被。披。閃平聲 苫。蓋。合聲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苫。蓋白茅也。無衣故被苫。蓋無居故蒙荊棘。先君之敝邑。晉之敝邑。相去不遠。秦晉相去不遠。馬與將執女。爲得聲色俱厲。分人難受 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我。秦恃強而欲得土地。所以逐我。○此辨戎祖被逐。則秦人貪惡。非戎之醜。惠公蠲 涓。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胄後嗣也。翦棄滅絕也。○此排惠公加德于戎。乃因戎本望裔。禮應存恤。不爲惠賜。與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豪。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

貳賜我之田荒穢僻野非人所止我力爲驅除而處之以臣事晉之先君不內侵亦不外叛至于今日不敢攜貳○此辨晉劃分之田至爲敏惡戎自開釁非受賓惠**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忽焉舍留也僖三十三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私與鄭盟而留杞子等戍鄭而還**於是乎有殽之師**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殘**當殺之職晉遏秦兵于下秦師無隻輪返我諸戎效力攻秦實蒼如擒鹿晉人角之諸戎使之然○此辨戎大有功于晉亦足云報**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雞上聲**之與晉踣**同仆**之**亢下是戎與晉同斃此鹿也○一喻入情**戎何以不免**戎有功如此何故尚不免于罪乎○問得妙**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遏**剔○自敗秦以來晉凡百征討之役戎皆相繼以從執政之使令猶從戰于殽無變志也豈敢有離貳遏遠之心○此辨戎之報晉不止殽師一役至于百役不可勝數以足上至于今不貳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今晉之將帥或自有闕失以攜貳諸侯之心而乃罪及我諸戎○此辨諸侯事晉不如昔者乃晉實有闕與我諸戎無干**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三十

駟支不屈于晉古觀一

華司馬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惡指漏洩言語以害晉○此辨言語洩漏職汝之由言戎與華不相習非但**不與於會亦無瞢**孟馬瞢閱也我不與會亦無所問○此辨詰朝之事**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賦是詩者取**愷悌也**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蓋譏宣子信讒言也**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辭謝也宣子自知失責故謝戎子而使就諸侯之會**成退去不與會也宣子心內事妙**

結出宣子心內事妙**愷悌君子之名○**

宣子責駟支之言怒氣相陵驟不可犯駟支逐句辨駁辭婉理直宣子一團興致爲之索然眞詞合能品

成欲成愷悌

祁奚請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樂盈晉大夫**出奔楚**范宣子逐之故出奔**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虎盈黨叔向虎之兄**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智識叔向無保身之哲**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雖被囚猶勝于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詩言君子優游于亂世聊以卒吾之年歲詮疏以爲小雅采菽之詩援采菽無聊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已算到可以不死不知者安能有此定見**樂王**

但聞○音爲大夫。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君而免之。叔向弗應出不拜。大是大夫。驟人皆咎叔向。自然見咎。叔向曰必祁大夫。○謂祁奚也能免我者必由此人。○胸中澄渭介然分明是爲眞智。室老家臣之長。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常人只是常見。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惟阿意順君。何能行此。救人之事。○提過樂王鮒一邊。祁大夫外舉不棄。誰舉其讎。解仇內舉不失親。舉其子。祁午。其獨遺我乎。其獨遺我一人而不救乎。詩曰有覺德行。去聲。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言有正直之德行。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祁大夫覺然正直者也。○收句冷雋。晉侯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問其果與弟有謀否。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親其弟。○諺語作猜疑。嫌。乘馹而見宣子。馹傳車也。乘馹恐不及也。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用頌烈文篇。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及于百姓。無有疆限。故周之子孫。皆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書夏書胤征篇。言聖哲之有謨謀功勳者。祁奚請免叔向。古觀一當明證其謨。定安之。夫謀而鮮。上聲。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少過失。聖有謨勳而定安之。夫謀而鮮。上聲。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少過失。聖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此社稷所賴以安固也。○社稷二字。是立言之旨。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罪猶當寬宥之。以勸有能之人。今壹以弟故。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之所倚賴。不亦惑之甚乎。○此言叔向之能。尚可庇子孫之有罪。豈可及身見殺。魚而禹興。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去聲。夫。殺管蔡爲戮。周公右王。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此言不當以弟虎罪及叔向。○兩提棄社稷。叔向之身。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子若力行善事。誰敢不勉。何等關係。不敢爲惡乎。○歸到宣子身上。亦復善于勸解。宣子說。悅。與之乘。去聲。○與。祁奚共載。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祁奚不見叔向而歸。以見爲社稷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于祁奚而即往朝。君以明祁奚爲之非爲己也。○兩不相見。徑地俱高。

樂王鮒見叔向。而自請免之。祁奚免叔向。而竟不見之。君子小人。相去霄壤。不應不拜。所以絕小人。不告免。所以待君子。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晉士匄。為政。將中軍。執國政。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于晉者其幣增重。幣禮義也。鄭人病之。病患也。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子西公孫僑。鄭伯如晉。子產寄書與子西。故子產寄書宣子。曰。子為晉國。為晉執政。只此四字。落筆便妙。四鄰諸侯。鄰國。四字。承上起下。亦妙。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不聞有善德。但聞增重諸侯之幣。先提令德。引起令名。僑子產名。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賄財也。令名善譽也。賄字。從貝。敗之患。而無令名之難。難去聲。貪也。令名善譽也。賄字。從貝。敗諸國之財而私入己則晉人離心于汝。何汝不能保家。何況汝其能保國。晉國貳則子之家壞。言不能保國。晉國貳則諸侯貳。則晉國壞。言不能保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不能保國。諸侯貳則子之家壞。汝不能保家。何況汝其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同娶之棠姜齊棠公之妻也棠公死于莊公棠杼往弔見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齊莊公與崔子之私通崔杼之家淫亂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崔杼之家其門未啟故晏子立于其門外其人曰死乎為君死難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不死乎左右曰死乎為君死難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不獨我之君我何為獨死曰行乎棄國而奔何以為人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死非我之罪我何為逃亡曰歸乎既不死難又不出奔則曰君死安歸乎當歸家可必立于此也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土穀去聲此可見賢者立身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土穀是養陵居其上也口實祿也養奉也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食祿皆為社稷○社稷與己字對看是立言之旨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嬖人暱近也誰敢任之任平聲己指淫亂之事私暱嬖幸之臣同君為惡者敢字妙言雖欲死亡限于義也○從社稷立論案斷如山不可移

晏子不死君難 古觀 三十三 善成堂

易且人有君而弒之人謂崔子人有君便見非社稷主也妙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收上死亡歸三段門啟而入崔子啟門而晏子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而哭之興而興既哭而興三踊勇而出踴踊跳也哀痛之至故三踴乃出○寫晏子盡禮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拾之得民孩甚

起手死亡歸三層疊下無數烟波只欲逼出社稷兩字也注眼看著社稷兩字君臣死生之際乃有定案

季札觀周樂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子壽夢味新立使來聘魯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天子之樂故周樂盡在魯○使工使我樂工也○為去聲之為去聲為之歌周南召邵南為之為去聲季札也請觀二字伏案以下段段皆為之見當時重季札曰美哉美其聲也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王文之化基于二南酒有商紂之虐政其化夫治于天下為之歌邶鄘衛為之歌王然民賴其德雖勞于王室而亦不怨○一句一折為之歌豳為之歌秦為之歌齊為之歌唐為之歌陳為之歌鄭為之歌檜為之歌曹為之歌小雅為之歌大雅為之歌頌邶鄘衛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今三國之詩容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漏士不同故音調亦從而

異歟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鄶遺宣公淫亂懿公滅亡頼有先世之德雖憂思之深而不至於窮困吾聞延陵季子觀周樂公其九世孫言吾聞二公德化入人之深如是是得非衛國風之詩乎○鬱然神遇爲之歌王王周平王也平王東遷王室下同于列國故其詩不得人雅而黍離降爲國風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思文武而不遷以後之詩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政而譏其煩瑣民既不友國何能久爲之歌齊曰美哉洋洋乎大風也哉洋洋弘大之聲大風天國之風也○變調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太公爲東海之長式國祚不可限量爲之歌○按今幽風列于國風之終與此次序不同者蓋此時未經夫子刪定故也曰美哉蕩乎樂洛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廣大之貌周公遭流言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樂于農事而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曰周公之東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樂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而有諸夏之聲○變調天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夏有大義西戎而有夏聲則大之至秦襄公佐平王東遷盡有西周之地故云周之舊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風中庸之聲高大而又婉順險阻而又易行所以爲中庸也惜其無德以輔之爾○變調爲之歌唐此晉詩也而謂之唐者唐本叔虞始封之地也曰思深哉深思遠憂深思遠故地故其遺俗猶存不然何憂之遠也何其憂深思遠情發乎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非承繼陶唐盛德之後安能如此○一句一析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復正理故曰無主其滅亡將不久矣全是貶詞自鄶以下無譏焉鄶曹之詩不復議論微之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而無反叛之心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而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其周德未盛之時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周未能盛大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廣大也熙熙和樂聲○變調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之盛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獨贊其至與贊他歌不同直而不倨直而不失于倨倨而不失于屈曲而不失于屈撓邇而不逼近而不至于逼害遠而不攜遠而不至于攜貳遷

而不淫。憑動而不反覆而不厭爲人脈葉。哀而不愁。雖遇凶災不至憂愁。樂而不荒。雖當逸樂不至荒淫。用而不匱。用之不已。廣而不宣。志雖廣大不自宣揚。施而不費。雖好施與無所費損。取而不貪。或有所取不至貪求。處而不底。旨。處而不底滯。行而不流。雖常運行而不流放。總贊其德之無偏勝。一氣連用十四句。何等筆力。五聲和。五聲宮商。八風平。八風八方之氣。節有度。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再贊上四句。更有力。盛德之所同也。周魯商三頌盛德皆同。以上是歌觀以下是舞。上俱以爲之二字引起。下俱以見字引起。下語多著實。蓋聞虛而見實也。見舞象箾南籥者。箾籥皆舞者所執。象箾武舞也。南籥文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美其容也。猶有憾。憾文王恨不及周之盛。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大武武王之樂。曰。美哉。周之盛。其若此乎。四字形容不出是贊。猶有憾德。猶有可慙之德。謂始以征伐而得天下。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世變。覽弘。而猶有慙德。

以無憂客使。去聲。○閒閑館門也。高其門。厚其牆。則館舍完固而客使可無寇盜之憂。○已上敘設垣之由。以見晉待客一段盛意。

今吾子壞之。雖從去聲。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他國賓客來將若之何。○一語。意甚端嚴。

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同。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晉爲諸侯盟主。而繕治完固。以覆蓋貨賄。所以待諸侯之供給賓客之命乎。○再詰詞。甚嚴。

寡君使匄。蓋請命。明是問罪聲口。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褊狹也。介閒也。誅。責也。大國貢求無常。時。我盡求敝邑之財賦。以隨時而朝會。○此責晉重幣以救鄭來晉之由。

不虞。匱乏也。○虞。度也。現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間。召見之命。未知得見的在何時。○此責晉侯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幣帛暴露于外。○此言鄭左難右難。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輸之。則幣帛乃晉府庫之物。

其暴露之。則恐燀爍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若暴露之。又恐晴雨不常。致使幣帛朽蠹。適以增重鄰國之罪。○左難右難。如此。○輸幣暴露。雖並提。然側重暴露一邊。

已說盡壞垣之故。以反擊晉侯不敢輸幣之意。

僑子產名。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只因幣邑爲盟主句。提出晉文公來壓倒他。下乃歷敘文公之政。以反擊晉侯不敢暴露之意。

宮室卑庳。陛。無觀。臺。榭。謝。○庳。小也。闕門曰觀。今日之慢客。妙。文公自處。儉約如此。

庫廄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廄。皆繕治修葺。○二室。○坫。土易治。烏玷反。

以崇大諸侯之館。總一句。下乃細列之。館。如公寢。君之寢館如晉侯。

人以時填。館宮室。坫。人。泥匠也。填。塗也。○四室。○諸侯未至之先。如此。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五。

僕人巡宮。至夜巡警于館中。○六。

車馬有所。有地以安處。○七。

賓從去聲。有代。賓之僕從。有代役。○八。

車馬皆有所。

市車脂轄。市車。主車官。以脂膏塗客車軸頭鍵。○九。

隸人牧圉。語。各瞻其事。徒隸之人。眞夫牛之牧。馬之圉。各瞻事其所當供客之事。○十。

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官屬各陳其待客之物。○十一。

公不貳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不久而賓。賓得速去。則事不廢。國有憂樂。與賓同之。事有廢

爲資察之資有不知則訓教之資有不足則體恤之○上十一句是館中事此六句是文公心上事寡至如歸無盜賊
同災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總承上文言文公待諸侯如此以故資至晉國不異歸家盜復有菑患乎縱有寇盜無所畏懼雖有燥溼不能病也今館甸是卑
至朽壞○此文公之爲盟主然也今館甸是卑低之意○甸郊里名○與宮室卑庳一
句相反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趙孟諸侯館舍僅如徒隸之居門庭狹小車馬難容又有牆垣之限不可越而過之○與下崇大諸侯之館五句相反并破高其閈閎二句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天厲疾疫也指挽車之人馬言○與前九句相反并破無憂客使一句寡見無時命不可知寡之未有時只召見之命不得而知○與公不閒四句相反又挽逢執事之不閒四句若又勿壞是無所蔽幣以寡君爲也若不毀壞牆垣是使我暴露其幣帛以致朽蠹是重其罪也○挽不敢輸幣又不敢暴露二句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君使句請命句雖君之有魯喪亦猶邑之憂也晉魯皆與晉同姓晉之憂亦魯之憂也○使晉無所藉口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若得見晉君而進幣鄭當修築牆垣而歸則拜晉君之賜敢畏修垣之勞乎○結出修垣細事明是闢薄晉人○已上句句與文公相反且語

子產壞晉館垣
語應前妙
交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卽子產所言○只一字寫心服妙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言以羸諸侯羸受也注信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極寫子產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去聲而歸之極寫子產乃築諸侯之館改築館舍所謂諸侯賴之也○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如是夫三字沈吟歎賞信服之至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不止鄭是賴若之何其釋辭也釋廢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悅懌則民安定詩人其知辭之有益矣○以叔向贊不容口作結妙

晉爲盟主而子產以最爾鄭朝晉盡褻館垣大是奇事只是胸中早有成算故說來句句針鋒相對義正而不阿詞强而不激文伯不措一語文子輸心帖服叔向歎息不已子產之有膽識非小補也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名罕虎鄭上卿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去聲未知可否尹何年少未知可使治邑否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厚也。叛。背也。言吾愛其謹厚。必不吾背。○平日可信。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指尹何。言謹厚之人。使往治邑而學為政。當愈知治邑之道矣。○後日又可望故使之為邑。子產曰。不可。總斷一句。人之愛人。求利之也。必求有以利益之。今吾雖年少。亦可使之為邑。子愛人則以政。今汝愛尹何。則使之為政。猶未能遽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譬如執刀而使之。幸則割其自傷必多。求汝之見愛。○一句。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非以愛之實。以害之。誰敢不盡言。鄭國有汝。猶屋之有棟樑也。棟以架椽。設使汝誤事而致敗。譬如棟折而椽崩。則我亦處屋下。將為其所壓。敢不盡情言之。○二喻言如此用愛。不但傷尹何。傷亦且不免。敢不盡言。句。鎖上起下。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譬如汝有美錦。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惟恐傷錦。以安者而使學為政者。其為美錦。不亦多乎。亦思官邑之為美錦不較多乎。○三喻破使夫往裁。治焉不恐傷身。往而學焉。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二句是立言大旨。

譬。非自害則害于治。譬如田獵。射御貫。慣。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見。車。反。壞。覆。是懼。何暇思獲。敗績。壞車也。言未免自害且不能。何暇求其無害于治。○四喻破夫亦愈知治句。○一喻尹何。二喻自己。三喻子皮。四又喻尹何隨手出喻。絕無痕跡。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君子小人。以識言。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者近者。我知而慎之。美錦不使學製。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此其大者遠者。無子之言。吾終不自知其失。所以為無識之小人。○仍接前喻。更覺入情。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他日。前日也。前日我嘗有云。子治鄭國。我治吾家。以庇身也。其或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負。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前日我猶自以為能治家。今而後知謀慮不足。雖吾家亦須聽子而行。○此子皮自謂才不及子產。字字纏綿委婉。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無同者。其心亦然。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即面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吾之心。豈敢使子之家事。皆從我之所為乎。○此五喻也。通篇是喻。結處仍用喻。快筆。盡思出人意。

表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但于我心有所不安如使尹何爲邑者亦必盡言以告也○仍繳正意一筆作收。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以子產盡心于己故以國政委之。**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結出子產治政之由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二語是通體結穴前後總是發明此意子產傾心吐露子皮從善若流相知之深無過于此全篇純以譬喻作態故文勢宕逸不羣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左傳

楚公子圍楚令尹。**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段鄭大夫子石也圍娶其女○圍將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以虢係鄭地故行此聘娶二事。**伍舉**椒舉。**爲介**副使曰介○補敘椒舉將入館者伏後垂橐之請也。**將入館**入鄭而**鄭人惡之**以其徒衆之多恐襲詐以襲己也。**使行人子羽與之言**子羽之言不載**乃館**于**外**楚乃舍于城外圍不置對者恃有逆女一著可以逞也○以上一段引起下文勢宕逸不羣

子夕是聘時事以下是娶時事敘二事一略一詳以上一段。**聘將以衆逆**兵衆入鄭逆婦也。**既聘將以衆逆**去聲○楚欲以衆去聲入鄭逆婦。**子產患之**其懷詐可知。**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去聲者請壝然去聲聽命請于城外除地爲壝以行

昏禮○按昏禮主人筵几于廟婿執鴈而入以單爲請非禮也**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貺賜也豐氏子石女也公孫段食邑于豐故稱豐氏而汝也將使豐氏八字是鄭君謂圍之詞○說鄭命圍鄭重。**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說圍鄭重。**若野賜之**若于城外爲壝使我在野以受賜。**是寡君貺於草莽也**君之賜而不設庸寶其罪也○二句是立言主腦。**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暗藏禍心以圖襲鄭而汝也○一句喝破楚之木謀。**小國失恃無以歸圖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小國有何恃大國三句應二段。**大國滅之將何所逃罪**大國滅之將何所逃其罪也。**逃罪逃死敢不唯命是聽**兩句應首段。**不寧唯是**二是字。**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憊以復矣**蒙欺也大臣曰老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而辱寡君之命不得爲楚大臣其無以歸國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小國有何恃大國**大國滅之將何所逃罪**大國三句應二段。**逃罪逃死敢不唯命是聽**兩句是立言主腦。**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暗藏禍心以圖襲鄭而汝也○一句喝破楚之木謀。**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鄭爲楚圖而失所恃致使諸侯信楚者皆以鄭爲戒使無不恨楚之行詐者○不說鄭憾楚說諸侯莫不憾楚妙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舉距亦違也自此諸侯令有所壅塞而不行此鄭恃楚以取城亡所致實鄭之罪也所懼者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挑○若楚國無他意則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豈敢愛惜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成禮乎○以上直說出請罪之故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橐音託無底曰橐垂橐示無弓也

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楚子靈王狩於州來次于潁尾冬獵曰狩州來潁尾二地皆近吳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子皆楚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乾谿水名自潁尾遣五大夫乾谿以爲兵援雨去聲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遣羽衣翠羽飾之翠子革對靈王

被被帔也以翠羽飾之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大夫從去聲○此下拾等閒敘若無緊要然妝點濃色正在此右尹官名子革鄭丹夕暮見夕日也王見之去冠被舍拾子丁公之王孫牟衛康叔子康叔伯禽之子晉唐叔虞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王賜之珍寶我獨無有楚屬無所賜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禹鑄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王欲求鼎以爲分器意欲何爲對曰與君王哉四字冷妙昔我先王熊繹辟地僻在荊山篳路藍縷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供禦王事以桃爲弓以棘爲矢爲天子共禦不祥之事○寫楚與周疏遠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齊太公之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康叔武王母弟○寫四國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寶器所以展親分以爲分器是周親貴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今周與齊晉魯衛皆服事楚將唯楚命是聽豈惜此鼎而不以與楚○故爲張

大隱見楚子之無君，冷妙。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求至遠祖之兄所居之地，更屬可笑。對曰：與君。王哉！冷妙。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不有天子，何有于鄭？妙論解頤。王曰：昔諸侯遠去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郟去聲。陳蔡二國名。不羹，地名。其地有二邑，言我大築四國之城，其田之賦皆出兵車千乘。子與有勞焉。汝子革亦與有功焉。帶句生姿。諸侯其畏我乎？天下諸侯無不畏我，其心益肆矣。對曰：畏君。王哉！冷妙。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複一句，妙。加敢不二字，尤妙。○三段皆楚子何等矜滿，自不得不用滑稽對矜滿人，自不得不用滑稽也。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戚，秘。敢請命。鍼斧也，必柄也。言王命破圭，王以餘斧柄，敢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忽一斷妝點，前後照耀，妙絕。王入內視工尹所為。○連處。王曰：子革對靈王（古觀）四十一善成堂

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我自摩厲以待王出將此利刃斬王之淫慝。○又生一問，荅作波，始知前僕析父從一句非浪筆。王出復扶又切。語左史倚相，趨過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倚相能盡讀之，所以為良史。○恰奏入摩厲以須吾刃下，對曰：臣嘗問焉，嘗，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周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為御，以徧行天下，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公謀父作祈招，祭公，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公力諫遊行，故借司馬作詩，以上遏穆王之慾心，此詩遂而免。○祭公謀父之禍。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祈招之詩是，穆王近事，遠謂穹窶與諸書。○俱是引動楚子之問，可謂長于諷諭。王曰：子能平？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愔愔，安和貌。式昭德音。式，用也。言祈父用能自潛介，閒矣。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亦當思我王之常度，出入起居，用如玉之堅，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如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游吉也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酷烈是子產心決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以火喻猛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以水喻寬故寬難夫字寬難字便見寬爲四十二子產論政寬猛古觀上不得已而用猛而用猛正是保民之惠處此自大經濟人諛著不忍二字便見是婦人之仁非眞能寬也鄭國多盜取人于萑桓荻蒲之澤取人劫其財也萑苻名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夫子子產謂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著盡殺二字便見是酷吏之虐非善用猛也仲尼曰善哉歎美子產爲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各有弊當有以相濟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和字從濟字看出詩曰大雅民勞篇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矣其可以小安之乎當加惠于京師以綏安止語辭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今民亦勞甚引詩去諸夏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和是寬猛一時並到不可偏勝也又曰商頌長發夫諸夏施之以寬也寬釋詩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詭隨謂詭人隨人心不正者謹勅也式用也慘曾也言詭隨者糾不可從以謹勅不善之人用遏止此寇虐而曾不畏明法者之以猛也猛釋猛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遠人使之懷附而也者平釋之以和也平字是寬猛相濟處○引詩釋和○一詩分引各以能進以安定我王室商頌平釋之便見政和是寬猛一時並到不可偏勝也又曰商頌長發

治金制玉隨器象形而不可存陳飽過度之心○著意在此句刚刃已斬而入兩出兩入遙對作章法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去聲○靈王汝子華一斬寢食不安者數日卻未曾斬斷不能遷善改過明年爲棄疾所逼縊于乾谿○又收點作結前後照耀仲尼曰古也有志古書有云克已復禮仁也自克應不能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前敘次于乾谿何等意氣此以辱字結之最有味楚子一番矜張語子革絕不置辨一味將順固有深意至後開閒喚醒若不相蒙者既不忤聽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爲善諫歟惜哉靈王能聽而不能克以終及于難也

爲不競不絿。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競。強也。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言湯之爲政不太強。不太急。不太剛。不太柔。優優然而甚和。故百種福祿皆遒聚也。和之至也。引詩歎和之至。見得和到極處。而覽猛之跡俱化。以子產之猛。進一層說。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爲遺愛闡微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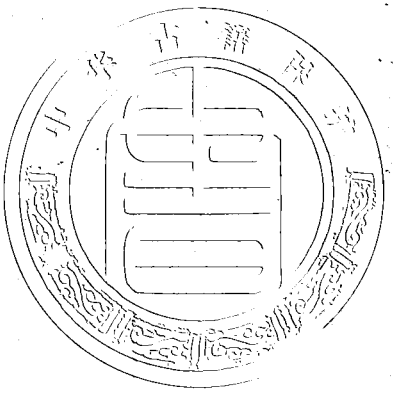
子產不是一味狂猛。蓋立法嚴。則民不犯。正所以全其生。此中大有作用。太叔始覽而繼猛。殊失子產授政之意。觀孔子歎美子產。而以覽猛相濟立論。則政和諒非用猛所能致。未以遺愛結之。便有分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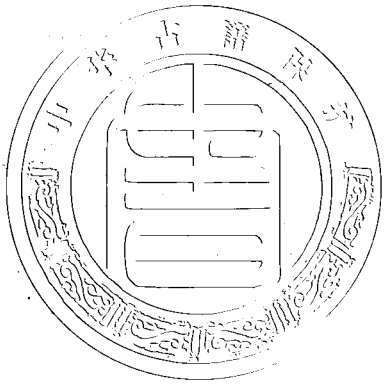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檇李。今嘉興檇李城。定公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足而死。至是夫差所謂三年乃報越也。遂入越。越子句踐以甲楯。楯。闔上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嚭。楚臣。奔吳爲太宰。寵幸于夫差。故因之。以行成。求成于吳。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二字斷。臣聞

之。樹德。莫如滋。去。上聲。疾。莫如盡。人之植德。如植木焉。欲其滋長。人之去惡。如治病然。欲其淨盡。○先徹之。聲。○過。格言重句下。昔有過。歐。堯去聲。殺斟灌以伐斟鄩。灌。國名。斟。國名。皆夏同姓諸侯相啟之孫。羿逐帝相。依二斟寒浞簒羿。因其室。生澆及豷。封澆于過。封豷于戈。浞使澆滅二斟殺帝相。后緡民方娠。震。○後緡。相妻有仍。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自穴逃出而歸于父母家。生少康焉。是爲少康。遺腹子。緡。懷娠也。仍。有仍牧官之長。能去聲。戒備。澆使椒求之。椒。澆臣。求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舜後封國。爲之庖正。以除其害。庖正。掌膳羞之官。除。免也。賴此以得免其害。虞思于是妻去聲。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思。虞君名。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收。拾。撫。循。夏之遺民。及夏之官職。使女艾諜。諜。偵也。浞使椒誘之。始兆。兆。謀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收。拾。撫。循。夏之遺民。及夏之官職。使女艾諜。諜。偵也。浞使椒誘之。虞姓。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之故今吳不如越大於少康。南而相載。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去聲。醒劃切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爲吳難。○不可者二句踐能親而務施。一層施不失人親不棄勞。二層與我同壤。三層而世爲仇讎。四層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天與不取故曰違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猶食言之食言欲食此悔亦無及已。○不可者二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吳與周同姓而姬姓之衰可計日而待。○泛一句介在蠻夷而長寇讎。況吳介居蠻夷而滋長寇讎。自保且不能安能以是求伯。霸必不行矣。圖霸以吳子喜遠功又以求伯動之。○不可者三弗聽。惑于宰嚭而使越成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生民聚則富而後教。吳必爲越所滅而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直是目見非爲懸斷寫少康詳寫句踐略而寫少康正是寫句踐處此古文以賓作主法也後分三段發明不可二字之義最爲曲折詳盡曾不覺悟卒許越成不得已退而告人說到吳其爲沼眞感憤無聊聲斷氣絕矣





古文觀止卷之三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手錄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西戎也。欲征其不享之罪。祭公謀父。甫○祭畿內之國。謀父所封時爲王卿士。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一句領起全篇。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時動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謂。威可畏也。觀則玩。玩則不震。玩頹也。震懼也。○四句一正一反。以申明不可觀兵之意。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周公之謚。頌時載用也。橐韜也。言武王既定天下。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引證不觀兵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肆陳也。時是也。中國曰夏。允信也。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引證耀德。先祭公諫征犬戎（古觀一）

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如此而民之情性。未有不歸于厚者焉。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使之衣帛食肉。不飢不寒。所以厚民之生也。而利其器用。如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三句兼教養在內。明利害之鄉。如字。○得教養爲利。失教養爲害。鄉所在也。明利害之所在。是耀德之實。以文修之。一句包下修意五句。是不觀兵之實。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滋益也。此言耀德不觀兵之效。作一頓下乃轉入周世。昔我先世后稷。后稷舜時農官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于夏啟也。及夏之衰也。謂啟子太康。棄稷弗務。棄廢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不窋。○棄之子必先不窋故通謂之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閒。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不敢怠業。業農也。時序其德。纂。同。纘修其緒。修其訓典。序布也。纂纘也。緒事也。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三句承上三句。極寫其不敢怠業。三其字指棄而言。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世累世也。載承也。忝辱也。自不窋以後至文王皆繼其德而弗隊。○已上言周家累世耀德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武王亦只是耀德商王帝辛大惡烏故切於民辛紂名也大惡大爲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商牧商郊牧野○舊麻民弗忍四字便見武王不得已而用兵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即耀德之謂○已上言武王並不觀兵下乃述邦制以轉入征伐之非夫先王之制一句直貫到底邦內甸服邦內天子畿內甸田也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侯服侯侯斥衛衛斥中國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聲教也外四面皆五百里也邦外侯服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蠻夷要服平聲夷聲要服蠻賓服幾而取賓見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以皆田賦之事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束之而已賓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戎翟荒服戎翟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一層詳五服之地甸服者祭祭于謂之甸者取田賦之義祭祀考享于考廟之享二祧壇墠祭以日至之祭者不同○二層詳五服之職日祭日至月祀祀以月至時享享以時至歲貢貢以歲至終王以終世至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三層終王一句前後照應妙先王之訓也訓一句言五服之地有遠近故其供職有疏密最近者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王言也有不享則修文遠漸有不祭則修意有不貢則修名已遠者播以仁聲有不王則修德極遠者誕敷文德有不享則修文遠者申以號令有不貢則修名已遠者播以仁聲有不王則修德極遠者誕敷文德○看五修字便見耀德不是一味表暴有反躬自治意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謂上五者次序成就修也刑法也見下文於是乎有刑不祭士師伐不祀司馬征不享諸侯承王命往征讓不貢告不王行使者責其過告者諭以修刑之序理○此修刑之具○一意寫作辭法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此修刑之具○一意寫作兩層卻不嫌其重複故妙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單承要荒二服言遠國非近者可比唯有益自修德不可加兵致勞吾民也是以近無不聽甸侯賓無不至遠無不服要荒無不至○已上結完先王無觀兵於遠國之事是乎有刑不祭一句直貫到底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大畢伯仕大戎氏之二君下方說到穆王身上穆王荒世終來王荒服之職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大戎且示之以兵

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壞也既廢先王之訓恐終王之禮亦自此壞矣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同訓也樹立也惇厚也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循其先人之德而守國終于專一有拒我之備矣○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也有以禦我則不能伐是極諫意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有以禦我矣自是荒服者不至。終王之禮

先王耀德不觀兵是一篇主腦迴環往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不過觀兵犬戎以示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并不成觀兵矣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召公諫厲王止謗

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謗誹也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爲王卿士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命虐故不堪○厄言慘激王怒。怒謗者得衛巫。使監謗者。巫視也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也以巫有神聲○平監察也非但不敢謗也深一層說道

三

告召公曰吾能弭。弭止也○監謗弭之使不得宣也○鬬一句便注定川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壅鄣也潰水勢橫暴而四出也○寫防川之甚○以民比川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非民無言是鄣

皆合于理。○歷舉古天子聽言求治句句與弭謗使不敢言相反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土地也其指土下溼日隰下平日衍有溉日沃山川原隰衍沃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生衣食。○一喻寫作兩層妙上以防川喻止謗此以山川原隰衍沃喻宣言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跌出正意行言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改之阜厚也厚財用衣食與山川原隰沃衍一般。○正意喻意又夾寫一筆錯落入妙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民素籌之于心而後發之于言當成其美而見之施行豈可壅塞若壅塞焉其與我者能有幾何哉言敗亡即至也。三壅字呼應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作章法三莫敢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

文只是中間一段正講前後俱是設喻前喻防民口有大害後喻宣民言有大利妙在將正意喻意夾和成文筆意縱橫不可端倪

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夾。○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爲王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誅叔帶郟洛邑王城之王勞去聲之以地王賞之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辭不受請隧焉隧地通路曰隧天子葬禮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開口便正大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規畫也甸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不庭不來朝之國也不虞意外之變也。○著以供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寧安也宇居也亦使有供祭備用待患之資所以能順天地而無災害也。○著均分二字見先王之土地亦有限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一句結上起下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九御即九嬪九品即九卿嬪與卿主祭祀厭安也縱肆也度法也。○著不過足以而已豈敢等字見先王並無一點奢用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掌百姓而輕重布之采色文章也輕重布言貴賤有

等。○亦唯是妙始入正題也上文許多說話只要逼出亦唯是三字王何異之有葬禮外王鮮有異。○只數語說得隧字十分鄭重下乃反覆寫其不許之意今天降禍災于周室謂叔帶之亂故府遺交不能有爲又不佞以勤叔父不佞不才也勤勞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隧也私德指納王而言其叔父實應平聲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受也憎惡也愛吝也言汝雖受私賞心中未嘗不憎惡之以非余行賞之不當余豈敢吝而弗與也○反如此說轉來婉妙先民有言曰先民前人也改玉改行以飾行步下則純是刀斧砍截之語君臣尊卑各有其節故曰改○直賈至大物未可改句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平聲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闢於裔異土何辭之與有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放也辟裔遠也○逆振一段緊附若猶是姬姓也未更姓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未改大物其未可改也不曰不可改而曰未可改冷雋。○直說出晉文請隧

襄王不許請隧

之非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物隧也。○又逆振一筆緊附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私勞即私德在晉文爲勞大章即服物采章忝辱也先王唯是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余變易之其如先王百姓何哉既無以對先王百姓何政令之爲也○直說出不許行隧之意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若晉文自制爲隧余安能禁止不待請也○仍用逆筆作收章去愈緊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通篇只是不爲天子不得用隧意卻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一筆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一步緊一步自使重耳神色俱泄

國語

單子知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名朝定王卿士聘于宋聘問也諸侯之于天子天子之于諸侯諸侯之于鄰國皆有聘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自宋適楚道經陳國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火朝覿矣道弗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朝覿謂夏正十月心星早見于辰道弗草穢塞路也○一本作候候不在疆候

人也。掌迎送賓客之官。○三澤不陂。陂。障也。古不鑿澤故障之。○川不梁。梁。橋梁也。古不防川故梁之。○野有庾。與積。眾也。謂以穀米露聚於外也。○六場功未畢。場收禾圃也。築場未完。○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八墾田若干。墾。其稀少也。○九。伏周制有之。一段案。○膳宰不致饔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者曰饔。○十。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十一。國無寄寓。寄寓。旅次也。○十二縣無旅舍。去聲。○四甸爲縣。縣方六十里。旅舍。休息居止之處。以庇賓客負擔之勞。○十三伏周之秩官一段案。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民。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爲淫其母。欲藉以爲樂。○十四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甫。孔儀。皆陳大夫。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南冠。楚冠也。如。往也。賓謂單襄公。○十五。○伏先王之令一段案。從單子入陳。至及陳所聞歷者。錯綜先敘後從單子口中分疏作斷章法。井然。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總斷二句。直是目見。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現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朝見東方。九月內。初見。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日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之間。亢之間。

也。涸。竭也。寒露後五日。氐星也。寒露後十日。氐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星也。寒露後十日。氐星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落。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九月內中。房星朝見。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也。霜降後心星朝見。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五句以星見定時至。起下文。故先王之教曰。引古。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除。修治也。備。藏具。備收藏也。故夏令曰。夏后氏之令。○再引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水涸。係九月而此言十月成梁。梁。橋梁也。其時徵曰。至期徵告其民。收而場功。待。雒而畚。木。扤。掘。菊。○季秋農事。者謂與梁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定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畢。畚。土籠也。揭。土器也。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惠而不費。○總一句。今陳國今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以舟爲梁。即今浮橋也。廢先王之教也。結火朝覿六句。周制有之。曰。引古。列樹以表道。表道。謂識其遠近。立

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乃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同有寓望境界之上有奇寓之人鼓有圃草圃澤草茂草也圃有林池圃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兵機也其餘無非穀土種穀之土民無縣同懸言常用之野無曠奧深也野皆聖不奪農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優洽也匱乏也。從民無縣邦二句來有逸無罷同疲。逸安也罷勞也國有班事國城郭也土功井然有條理縣有序民四句爲縣力役更番有次第今陳國微今道路不可知。指道無列樹而言田在草閒禾稼功成而不收即野場若棄民罷于逸樂疲于爲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結野有庾積四句周之秩官有之曰。秩官周常官名。引古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相等之國也關尹司關者告告君也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逆迎也節瑞節爲信而迎之也門尹入爲導導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門司門者掃除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賓有事於門庭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授客館舍司徒具

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道塗之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防剽掠也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者燎照庭大燭水師監濯。水師掌水者監滌濯之事膳宰致餐孫。熟食日餐廩人獻飧生日饔米也司馬陳芻初。司馬掌芻人養馬芻草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物如供應之物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非一賴交勢不平大國也不比敵國司事之官皆用尊一級者而更加敬至于王使去聲則皆官正。涖事。官正官長也用官長司事班上卿監之。監察也察其勤惰尤致其虔又加矣。察之班無可加而虔極矣。王使是生今雖朝也不才。徵有分國族說得十分鄭重又帶巡守句更標然于周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過賓謂假道而司事莫至不但失假道班加益虔之制且無以下同于敵國之賓矣是廢先王之官也結膳者不先王之令有之曰引敵國四句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慆淫遊爲也彝常也即就也慆

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憂也今陳侯徵今不念脣印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胤續繼嗣也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卿佐孔儀也夏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媽姓也故曰瀆姓矣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武王之女虞胡公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奚乎簡奚簡略常服也是也從匪奚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結民將策臺五句昔先王之教訓幸其德也猶恐隕越茂勉也幸循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陊越墜落也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結出不有大國謂晉楚。總收一段直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陳。單子之言俱驗先敘事起中分四段辨駁引古徵今句修字飾而分斷中又復錯綜變化讀之不覺其排對之迹自是至文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單子知陳必亡古觀二　八　善成堂

海鳥曰爰居疏句起法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使國人祭之值是居名獲字禽即柳下惠之蔡故智展禽論祀爰居

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節制也祀之節制干國政所關最為最大乃政之本由以成焉其重甚重常經不得有所加也。此句極重後俱根此立論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慎者不輕之謂制立也典常也祀有關國之常經如此故慎立祭祀之法以為國之典斷畢雨語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之制祀也總冒一句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先將制祀之意盡論一番下乃應引以實之

黃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烈山氏神農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植穀蔬作農官夏興謂禹也棄能殖柱之業故祀以為稷稷穀神也共工氏之伯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工霸者在義農之間有域也共工之裔句龍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洲之土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句龍以

勞定國○以上祖稷

之祀以下宗廟之祀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

黃帝軒轅也共供財命名也成命

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

顓頊能修之

顓頊黃帝之孫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

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

帝嚳黃帝之曾孫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序之使民知休作之候固安也

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四句實乃皆法施于民者

舜勤民事而野死

征有苗崩于蒼梧○鯀障洪水而殛死

鯀障防百川績用不成堯殛之于羽山○舜鯀皆以死勤事之野

禹能以德修鯀之功

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能疇大災

契爲司徒而民輯

司徒教官之長輯和也○法施于民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契六世孫爲夏水官勤于職而死于水○以死勤事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除邪謂故桀稷功

弃稷播百穀而山死

稷周棄也死于黑水之山○以死勤事

文王以文昭王

○能擇大患

武王去民之穢

去穢謂伐紂○能捍大患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

○法施于民

郊堯而宗舜

有虞氏舜後禘大祭也郊祭天以配食也祖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祭法作郊譬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則于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夏后氏亦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商人禘舜

禘當作譬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譬契之父契商之始祖也周人禘譬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譬稷之父稷周之始祖也商人祖契周人初時亦祖稷而宗文王顧武王定天下其廟不可以毀故更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已上先總敘功德後總出祀典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

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報報德之祭

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

杼禹七世孫少康子季杼也能興夏道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上甲微契八世孫湯之先也

高圉亞圉能帥杼者也周人報焉

高圉稷十世孫太王高圉之曾孫○四代上逐何出

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

子孫能帥德其祖德皆爲以勞定國○已上文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總鎖一句結住上文以下又于五祀典外祀典法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社稷應前山川及諸侯兼卑

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

質信也民信明而信之故曰民質

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

瞻其光民皆瞻仰之

此也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五行水火木金土民皆賴之以生活及九

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財用如財木魚鼈之類○疊寫五句是帶敘法非是不在祀典神郊宗祖報之外必須有功于民者方祀及之皆非無故而加也○收完制祀以爲國典句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大題已不能以爲仁且知智及人之功而知者處物俗物必審處物之法○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上句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廣川猶言大流言避災而來祀之絕不相涉說出一笑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燠蝗有災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筴簡也三書簡者恐有遺亡故也

一祀爰居耳發出如許大議論然亦只是無故加典一句斷盡前云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後云非是不在祀典總是不得無故加典也文仲之失在不能講功而先在不能處物是不智乃以成其不仁此結出海鳥之智來最有味

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濆也濆罟于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魯大夫斷其罟古而棄之罟網也○陸曰一音斷一音說所然驚人以下有公聞之字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寒以後蟄蟲始振孟春也水虞于是乎講罛姑彫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大網也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麛麋之屬是時陽氣起魚陽負冰故既取以嘗復令民各取以薦所以佐陽氣之升也○第一段言魚取之有時鳥獸孕印水蟲成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羅猎錯羅鷹以爲夏槁考助生阜也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罝羅也禁取鳥獸之具所以佐其生長也○第二段獸虞卻猎魚鼈是實鳥獸成水蟲平夏時水虞於是乎禁罝作罣罣兔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罝罣小網也鄂柞格所以設獸也廟享祠宗廟薦寢薦新客畜謂牲也魚鼈爲民日用之需非鳥獸比故曰畜功用不但助生阜已也○第三段水虞卻設穽鄂是禁且夫山不崇崇茶澤不伐天魚禁鯤鮞而取長掌麑麋逮鳥翼穀冠卵鷇舍蚳蝝舍逆蒲入聲岸入聲蚳音池蝝音逆蒲蘇物也蒲所也蘇研過樹根傍復生嫩條也苗木未成曰天鯤鮞魚子也麑鹿子麋麋子翼成也生哺曰穀

未乳曰卵蚳蝌蝌子可爲醬蓄息也○第四段草木鳥獸魚鼈連類並舉是資主夾寫古之訓也總一句與古者應下緊入今魚方別孕別于雄而懷子不教魚長生者又不大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藝極字○第四段入題見夏濫有違于古不得不斷其罟而棄之○每段末下一斷語最宜玩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美里革是民罟也爲去聲我得法言此斷罟最善乃代我得古人之法○兼美斷罟驚變爲喜妙使有司藏之使音嗣下同藏去聲○論告也告是罟不可棄使我思無藝也四字是極諫意宜公聞諫私心頓釋師存進言意味深長正堪玩味師存侍師樂師名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結語深儆有佳意消

逝古訓處寫得賓主雜然具有錯綜變化之妙入今事只貪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退朝其母母穆伯之妻敬姜也其母方績績緝麻也文伯曰以歜觸之家只四字便寫盡淫心而主猶績懼干委孫之怒也主謂主母干犯也季孫康子也時爲魯正卿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句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頑癡也備官居官也聞謂聞大道○子言家母卻歎國所見者大居吾語去聲女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去聲天下瘠瘦薄也○勞字是一篇之綱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承勞民說又從勞字看出逸字妙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承瘠土說卻從沃土反証瘠上妙○已上泛論道理下乃實敘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五采也天子春朝朝日服五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廣生修陽政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去聲宣序民事考字直貫下十七字師尹大夫官也惟旅眾士也牧州牧相佐也少采三采也暮夕月服三采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倘糾慝恭敬也刑法也天刑肅殺治陰教也日入監丞去聲九御使潔

奉帝郊之粢盛成而後卽安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宮主祭祀者卽就也。著而後二字可見勞多安少以下段段著而後字。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此言天子之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業事也命令也典刑常法也工官也慢也。此言諸侯之勞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拊聲上其家事而後卽安凡治也。此言卿大夫之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覆受業受事于朝也貫事也復覆也憾恨也。此言士之勞。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句法變。此言庶人之勞。以上敘男事之勞。王后親織玄紞上統所以教女伯以下敘女工之勞所以自治也。紞冠之垂者用雜絲繅之。王后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宏延延。紘纓從下繫上者經冠上覆。公侯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嫡妻曰內子大帶繒帶也。卿內子勞夫人勞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妻也。命婦勞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士妻勞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以下謂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衍則有胙

闢古之制也社春分社日也賦布也事農桑之業冬烝曰烝獻功告事之成也績功也衍失也胙罪也。單就庶人男女作事言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東使括盡上文妓力又以心力二字總結勞字以起下文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寡孀婦也下位下大夫勞當加倍正破以歜之家句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于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應從則有辟句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也修儆也爾今曰胡不自安點以是承君之官勸毋自安則已之。又一拆應居官句余懼穆伯之絕祀也起言魯其亡乎結言穆伯絕祀但作危言以儆文伯妙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也志記季氏之婦不淫矣不淫是能勞結贊更奇

通篇只以勞字爲主自天子至諸侯自卿大夫至士庶人自王后至夫人自內子士妻至庶士以下無一人之不勞無一日之不勞無一時之不勞

讀此如讀豳風七月詩

叔向羊舌肸見韓宣子韓起晉卿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賀其貧非賀其憂也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不足資客往來之費難以供置身于卿大夫之列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問得好對曰昔欒武子晉卿無一卒之田百人爲卒一卒之田百井其官有軍帥佐車之屬其官有司馬司空之屬其官有百官之長其官有公侯伯子男之國其官有天子之卿其官有三公其官有王其官有天地其官有四時其官有日月其官有三辰其官有七政其官有五行其官有六律其官有五聲其官有八風其官有九德其官有六府其官有三事其官有三才其官有三極其官有三綱其官有三光其官有三統其官有三皇其官有五帝其官有三王其官有五霸其官有七雄其官有五侯其官有五等諸侯其官有五等爵其官有五等封其官有五等采其官有五等俸其官有五等田其官有五等賦其官有五等稅其官有五等刑其官有五等罰其官有五等獄其官有五等訟其官有五等治其官有五等教其官有五等化其官有五等風其官有五等俗其官有五等禮其官有五等樂其官有五等政其官有五等令其官有五等法其官有五等制其官有五等度其官有五等量其官有五等衡其官有五等權其官有五等準其官有五等繩其官有五等墨其官有五等規其官有五等矩其官有五等準繩其官有五等規矩其官有五等方圓其官有五等平直其官有五等曲直其官有五等高下其官有五等遠近其官有五等大小其官有五等輕重其官有五等多少其官有五等厚薄其官有五等清濁其官有五等剛柔其官有五等緩急其官有五等疾徐其官有五等動靜其官有五等出入其官有五等上下其官有五等左右其官有五等前後其官有五等內外其官有五等表裏其官有五等精粗其官有五等文質其官有五等本末其官有五等終始其官有五等先後

王孫圉論楚寶

王孫圉（楚大夫）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晉大夫趙鞅）鳴玉以相（去聲。鳴玉以其佩玉也。開口禮相同）。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白珩楚之美佩玉也。開口問白珩則鳴玉以相，分明有一意炫耀）猶在乎？對曰：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言白珩之爲寶所値幾何）曰：未嘗爲寶。（句）（頓一句，鄭重與下倒珠玉之寶句緊照）曰：觀射父（亦楚大夫）能作訓辭（訓辭，訓典之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猶言話柄，善于辭命，以交鄰使無以不文爲話柄。是爲可寶）。又有左史倚相（左史，名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敘，次也。物事也。明則有以正主志）。又能上下說（悅）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上天神下地祇，順道鬼神之情，所以悅之也。幽則有以格神，明則有以事人，是爲可寶）。又有藪曰雲連徙洲（藪，澤也。雲，即雲夢。連，屬也。連屬徙洲，徙洲名，蓋雲夢連屬徙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竹之小者曰箭。十六字要連看，猶言金木竹箭，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之所生也），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賦，兵賦也。不虞，意外之患。治本國所資。是爲可寶。觀射父左史倚相，日能日使雲連徙洲，日生日所以字先），若諸侯之好（去聲），幣具（雲連徙洲），而寘之以訓辭（觀射父），有不虞之備（雲連徙洲），而寘諸相之（皇，大也。左史倚相。又增三段，串作一片），以寘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交鄰國所資。是爲可寶。觀射父左史倚相，日能日使雲連徙洲，日生日所以字先），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寘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寘諸相之，皇，大也。左史倚相。又增三段，串作一片，以寘享於諸侯者也，

所寶唯賢自是主論御著眼在雲連徒洲一段蓋數澤鍾美皆以有用自當爲寶正與玩好無用之白所緊照後一段于聖能制議之下復接龜珠金玉山林藪澤皆可資之爲用者欵到不寶諱羣之美處處針鋒相對

國語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足而死後三年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

大夫種求成于吳吳許越成至是吳又起師伐越 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 逆迎戰也 **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 言唯天所命不用戰也○先頓一句 **大甲胥** 伍子胥奔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華登** 宋司馬華費遂之子奔吳爲大夫 **簡服吳國之士於申兵而未嘗有所挫也** 簡服練習也挫折也言二子善于用兵 **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以遂弦言二子善用兵眾心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韘著決拾以效之也 **勝未可成** 越之勝吳 **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 素豫也履行也授命猶言致命言當謀定後戰不可輕出喪師 **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

後吳王之心 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于吳吳民必喜乃所以驕夫差之心也○廣後吳王之心是獻謀主意 **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 爲足慮 **將必寬然有伯** 霸 **諸侯之心焉所謂廣疲弊其民而天奪之食** 心既廣後貶民必罷弊而天厭棄之也 **既罷** 疲 **乃無有命矣** 盡餘也天之所棄吾取者乃天之餘也乃無有命言吳更無天命也○大夫種已定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 越大夫 **行成于吳曰** 下皆約辭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不告于下執事曰** 開口辭便約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 指檇李傷闔廬事天王尊之以名 **天王親趨玉趾謂敗越于夫椒 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 孤棄也破越不取是心棄句踐而宥赦之也 **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繄是也○感德語所以修其心孤不敢忘天災 捐上見禍言○頓挫 **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 加此二句見誠心感德 **今句踐申禍無良** 申禍重見禍也無良言已之不善○作自責語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釁以重得罪於**

下。執事存國爲德之大。侵疆爲怨之小。重得罪。謂報見侵也。○作一振。遍入起師逆江意 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委任也。言起師逆之江者。乃帥二三臣自任大罪。叩頭請服于境。非敢得罪于吳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頓挫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單士使寇令焉。若讎寇之號令。○越辭愈卑其心愈後 句踐請盟。以吳不察故請盟 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同姓於王宮。晐備也。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 一介嫡男。奉槃匜。同盤 以隨諸御。匜洗手器。御近臣宦豎之屬 春秋貢獻不解。懈於王府。貢獻貢賦之邑。○此言既盟之後如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也。意裁制之此 天王豈能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天王豈能辱裁制之此意 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揚。揚之是以無成功。○已上望吳今日之澤 揚發也。○ 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聲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封殖。刈亡。以草木自比。言吳今日之之 封殖也。○忽作責刈亡徒勞。昔日吳語妙 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信也。○牽引諸侯正以自爲妙 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越服吳爲利。吳舍越爲義

諸稽郢行成於吳 〈古觀二〉 十六 善成堂

諸稽郢行成之詞。雖只是廣修吳王之心。其中可罪者不少。如不敢忘天災。自强之心。露狐揚無成功。窺吳之意見矣。縱多功。離皆玩弄也。使非天欲棄吳。其說能終行乎。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欲伐齊 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已先拒諫 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改謂誠心改事吳也。反行伐齊而反也。振旅。加兵也。○全不以越爲意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斷一句 夫越非實忠既非愛吳 心好吳也。亦非懼吳 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玩。轉弄也 夫固知君王之蓋厥以好勝也。蓋猶尚也。病根被人看破 故婉約其辭以從。同縱。逸王志。婉約。卑遜也。縱逸。即上篇縱欲棄吳。其說能終行乎 廣修吳王之意 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自傷猶言自害 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

落而日以慘悴。此言自傷之實○兩使字是還玩吳國作用然後發吾燼。燼餘也妄受吳國未滅之餘所謂得其志也○句句與種言時合。英雄所見略同○已上論大夫種好信不尚威而四方歸之。得人心。年穀時熟。得天心。日長炎炎。炎炎。進貌○論越王及吾猶可以戰也。及字承上日以慘悴日長炎炎兩句來言遇此吳日益衰越日益盛吾雖欲戰無及已是危急語。爲虺。毒虫。蛇將若何。虺小蛇也摧滅也○一喻尤入情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會屠足以爲大虞乎。隆尊也虞慮也○多心頓起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存越則時可加兵以張吾軍勢○寫盡威好勝如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諸稽既使郢請盟又使諸稽郢辭盟眞是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千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不復如前之乞哀態矣還玩吳國已極夫差廣侈已極只越會足爲大虞一語雖有百諫諍亦莫之入矣胥種謀國之智若出一轍而吳由以亡越由以霸用與不用異耳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會屠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春者何歲之始也歲功之始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或奉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或奉之故曰大一統○起數語是一部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總注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從無文字處生文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隱異母弟平治也反歸也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微謂母俱賤也國人無從分別○先言隱可掩之勢以見隱不負心語絶含蘊長又賢諸大夫扳舉隱而立之扳引也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一○一轉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既欲立隱必不能誠心相桓○二轉○虛作二轉字字寫出隱深心微慮以申平國意故凡隱之立爲去聲桓立

也申欲反之桓意隱長文賢何以不宜立立適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二句表明大義桓何以貴母貴也右媵秩次貴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得爲夫人○此語法峻意圓透發將平國而反之桓句推見至隱未一段又因隱桓而表揭立子之義其下字運句又映若又闖韻又直截又虛活不但以簡勁擅長也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前楚鄭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己指華元子反對君而言也○提出主意何大其平乎己莊公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先插子反語作敘事文情妙絕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相見使奇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敗矣憊極疲也曰何如問憊狀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竟以實告司馬子反曰嘻甚

矣憊劇句然若言憊雖然雖如子言甚矣便無味曰相飣馬而秣之者者見圍以粟炊馬曰秣稍者以本銜馬口使不得食示有蓄積曰使不得食示有蓄積情實也○怪其以實告子反之心已動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說出實告之故允足動人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令勉力堅守○已心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亦以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反報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覆前語不變一字雖然雖然憊極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本將去而歸轉欲乘文法最紆徐有韻趣其憊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亦以實告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華元全以君子一字感動子反子反全以不欺一字感動莊王莊

王曰諾舍而止。命子反築舍處此以示不去雖然。雖我糧盡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莊王被子反感動欲取不可欲去不甘意實無聊故復作此態。觀下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便見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諸語極得力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諸語得力如此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平己也。結出此意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下也。罪其事也。既大之後取之洗發經文無漏義。通篇純用複筆。日憊矣。日甚矣。憊日諾。日雖然。愈複愈變。愈複愈韻。末段日吾猶取此而歸日臣請歸爾日吾亦從子而歸爾。尤妙絕解頤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據向之例此何以有君有大夫。吳始君臣並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讓國二字括盡全篇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僚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父壽夢欲

立之而不受。至是兄弟又同欲立之。以國讓謁。可見前已不受。從謁口中補出妙。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曲為季子受地皆曰。諾。三字寫同欲立之如見妙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悔咎也急欲致國于季子意。自是發于至誠不愧勾吳後裔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頓句生姿季子使去而亡焉。因出使而不歸僚者。夷昧子。長庶也。于三君之子為長。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以國讓僚。闔廬謁之。闔廬既立乃歸位也。曰。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兩意一反一正闔廬之言亦是僚惡。為得為君乎。後斷一句於是使專諸刺僚。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為而刺之。而致國乎季子。爭矣後變更尚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讓變為爭奇

國是吾與爾爲篡也以分言伏下義字爾殺吾兄殺兄之子亦猶殺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以情言伏下仁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國謂國都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招事故不入○超然物外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千古定論○以國讓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以季子賢許有大夫則宜使有君○又緻有君有大夫完密下復洗發稱名作結經義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或書字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不以一事之美而遽足以待之者嚴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許之者必使其可爲臣子賢季子而名所以使其爲吳臣子也○奇思炯解泰伯讓則此則兄弟讓國可謂無忝厥祖矣然不可以爲訓也迫于儉以重子之歟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一字誅心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有徒衆不易殺也不易殺而卒殺之故曰能殺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也世子母弟目君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以其目君知甚爲弟也殺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所以貶段而甚鄭伯也段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段恃寵驕恣還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于邪遂縱成其惡終致大辟處心積慮志欲殺弟○一句勘盡追恨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鄭伯之殺段蓄姜氏愛段惡已也讀者設處得之使人墮淚

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甚妙

鄭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誚之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穀梁只處心積慮四字已發透經義核于他傳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虞號邑虞無師晉滅夏陽虞何嘗有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故言師其先晉何也據小不為主乎滅夏陽也即公羊首惡意夏陽者虞虢之塞謇邊界邑也塞邊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舉拔也○此夏陽之所為重也句極宕逸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大夫曰君何不以屈屈地產良馬垂棘出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屈地產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自晉適虢遂出于虞故借道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晉君先愛馬璧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提清一句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勢朝取虢而暮取虞矣則是我取之中廄而藏之外府也廄君何喪焉○看得明璧得定快語斬截是能成功公曰宮之奇虞賢大夫存焉必不使受之也伏後兩諫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去聲長於君掌達之心而懦于事又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先識透宮之奇且夫進一層玩好去聲在耳目之前指馬璧而患在一國之後號在先○利近而害遠此中知說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又識透虞君借道之計必行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言果略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君果輕之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果不能彊諫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應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句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以戲作收

全篇總是寫虞師主滅夏陽筆端清婉迅快無比中間玩好在耳目之前一段尤異樣出色禍患之成往往墮此古今所同慨也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因驪姬毒胙之讒也）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謂之曰子蓋同言子之志於公乎（勸其明讒）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往也○兩行將何）而可（言行

而沒可謂幾於正矣

宋朱子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有子問于曾子曰問作聞聲去於夫子乎位曰遠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上只問喪此又帶出死字來遂成一篇對待文字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辨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又一證有子曰然信有是言是言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閒解伏未二段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日旦門人皆以有子之言爲似夫子故子游歎其甚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即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靡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速朽之言有爲南宮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反失位去國而反必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速貧之言有爲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言果有爲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襯一句結上生下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以速朽非夫子之言有棺槨之制如此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荊楚本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以有行使之資知速貧非夫子之言

前二段子游解欲速朽速貧之故後二段有子自言所以知其不欲速朽速貧之故章法極整練又極玲瓏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時重耳避難在狄穆公使公子縶往弔之且曰弔爲

正禮故以日起下雖指此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聲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謂死生交代之際勉其奔而告以告舅犯舅子犯入而告喪反國以謀襲位○是也是慰亦是勸情文婉切舅犯曰孺子其辭焉舅犯失位去國辭其相勉反國謀襲之命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失位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思親乃爲寶也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如字死謂是何事若乘此而謀得國是以父死爲利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一片假仁假義收飾得好孺子其辭焉複一句丁寧無限公子重耳對客曰出而答秦使者謝其來弔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意也○意與上同而文法更變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私也○舉動儀有經濟○公子顯作韜字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仁夫二字沈吟默賞心服之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

公子重耳對秦客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乃爲後者所以謝弔禮之重愛父哀痛其父也遠利不以得國爲利而遠之也○從穆公口中解上三句筆甚奇幻秦穆之言雖若有納重耳之意然亦安知不以此言試之晉君臣險阻備歷智深勇沈故所對純是一團大道理使秦伯不覺心折英雄欺人大率如此

檀弓

杜蕢揚觶左傳作屠蒯

知悼子晉大夫知罃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與君同飲鼓鐘杜蕢快同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驚怪之辭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入字對下出字升字對下降字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坐跪也○凡三酌既罰二子又自罰也降趨而出布成疑陣用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開發于我是以不先與爾言爾飲去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故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也在殯斯其爲子卯之疾日故君不舉樂

也大矣君子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棄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為大于子卯也○句法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責其曠職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調為近習之臣負于飲食而忘君之疾徇君之欲與知防是以飲之也七思也宰夫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自責其越分○三對已注意晉君特口未道破耳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開陪地杜黃洗而揚觶其踧敬也○揚舉也觶罰酒盥洗而後舉致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酌也欲以此餽為後世戒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日杜黃所舉也○佳句開情點綴妙平公失禮燕飲使杜黃入寢而直斥其非未必即能任過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先令猜疑不知為何故及一一說出乃不覺爽然自失矣此易所謂納約自牖終無告者也文甚奇幻

晉獻文子成室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晉大夫發焉發禮往賀張老曰美哉輪奐美哉奚焉輪輪囷高大也奐奐爛眾也○二句美其今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歌祭祀作樂也哭死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三句祝其後斯聚國族於斯是合要腰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同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北面再拜稽首謝其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張老之言善于頌文子所答善于禱張老頌祝之辭固迥然超于俗見文子又添全要領句見免刑戮乃為無窮之福尤加于人一等善頌善禱四字為兩人標名不朽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洛陽人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閼東地長為從楚燕趙魏韓齊六國居之閼西地廣為橫秦獨

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故從曰合橫曰連○開頭著始將連橫四字便見合從非秦本心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巴蜀漢中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代馬之用胡樓煩林胡之類出貉可爲表代幽州郡出馬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故曰限東有殽函之固殽山名函函谷關名在澠池縣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之士之能奮起以擊者也沃野千里沃肥潤也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于攻字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上言其勢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以上言其威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大概說以用戰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此句是喻起下三句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文章法令也使民驅之出戰也煩大臣勞大將于外也○秦王數語大有智略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方誅商鞅疾辯士故弗用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虛喝一句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殺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爲惡烏有不戰者乎作一小束點出主意古者使車轂擊馳相擊而馳使之多言語相結結親也天下爲一約從宗連橫兵革不藏從橫皆需兵革不藏猶言不蓄○八字句文士並飭所用者盡文學之士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升理尚文則事煩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書策多則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賴也○尚文則弊起明言章理明著之言章顯之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者盛服辯攻不息繁稱文辭尚文之徒足以致亂天下不親尚文必不能見功○已上排列二十五句分四段看極詆用文士之失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拙甲厲兵綴縫也効勝于戰場再結戰字陡健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

地徒空也言無所爲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反掉神農伐補遂一段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强於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戰之有利于國如此今欲并天下凌萬乘凌侵出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此句是連橫本領今之嗣主忽于至道至道指用兵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況于辯溺于辭氣淩萬乘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複一句欲以激動秦王○全段總是要秦王用戰意只因平日不曾揣摩絕不知其辭之煩而意之複宜其終不見聽于秦王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久爲下裘敝金盡之由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因得入秦資用之絕去秦而歸贏縢履蹻○贏纏也縢束脛邪幅自足至膝便于行也蹻草履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蹔至家妻不下紝不下機縷婦而織自若嫂不爲去聲炊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爲下受即拜相除道郊迎等字映襯蘇秦喟魁去聲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

乃夜發書陳篋牲作自責語憤甚篋箧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擇練熟揣量摩研也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六字是蘇秦苦功得力處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卿相之尊感憤痛切卷而自勵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前番尚於難自信姚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也燕烏集闕地名見說趙王肅侯於蓽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與前上書而說先不同抵掌而談抵掌側擊手掌也○說趙王語只四字悟盡其爲悅○一見說而便大說簡練可知則揣摩有以中之矣封爲武安君受相印取卿相之尊矣革車百乘革車兵車錦繡千純帛束也○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白璧玉環也二十四兩曰鎰以隨其後出其金玉錦繡矣約從散橫以抑强秦約六國之從以離散秦之橫○

戰國時橫易而徒難蘇秦能于其所難者激之使然也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作一頓下純以議事奇妙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寫得有聲勢不費一鏃未頓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勝也○連橫用戰合從揣摩中得來則不用戰從揣摩中得來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式用也○承上不費一鏃未頓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隆秦國強甚之時○頓宕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耀同煌於道炫耀光輝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爲從主諸侯尊之○此言其變弱爲強之難且夫蘇秦特窮巷掘同窟門桑戶棬圖樞之士耳掘門鑿垣爲門也桑戶以桑木爲戶棬門牝也揉木爲之如棬○頓宕伏軾撙銜撙猶頓也銜勒也停轡之意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伾同抗○此當也○此言其化賤爲貴之難將說楚王威王○忽入敘事作收煞路過洛陽尚未至家父母聞之清宮除

道清泚掃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不敢正視聽也嫂蛇行匍伏同匐○蛇不直行匍伏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摹寫勢利惡態而嫂尤不堪蘇秦曰嫂叫字蘇秦位尊而多金位尊應前卿相多金應前聲令妙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金玉錦繡○蘇秦悶意重在前倨嫂只答以後卑妙絕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就蘇秦自鳴得意語收結全篇異樣出色前幅寫蘇秦之困頓後幅寫蘇秦之通顯正爲後幅欲寫其通顯故前幅先寫其困頓天道之倚伏如此文勢之抑揚亦如此至其知自不必多爲之說所其習俗人品則世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措○魏人與張儀人爭論於秦惠王前此句是一篇總綱下乃更敘起也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結好魏楚謀共伐韓下兵三川三川河洛伊韓地也塞轅還轅緱鉤氏之口轅轅緱氏險道屬河南當屯留之

道屯留（縣名，屬潞州）、羊腸（坂名）、孟（地名）、絕南陽（韓地）、臨南鄭（鄭地）、秦攻新城（新城屬河南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西東周）。諸侯（周無韓為蔽可以兵劫之）侵楚魏之地（楚魏無韓益近秦可以兵鉗之）。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既得周鼎，乃借輔周為名，號召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抑揚），攻（取）三川（得利），挾天子（得名），以為王業（一段伐韓之利）。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作）兵勞眾（一段伐蜀之不利），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總言伐韓伐蜀相去之遠，雙結）。司馬錯曰：不然（只二字推倒張儀）。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事。三資止重富強王字，陪說，故後竟不提起）。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提清伐蜀主腦）。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抑揚），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忽設一喻為下文張本），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頂富。此頂強。）得其財足以富民（二句說實），繕兵不傷眾（作西海諸侯不以為貪也），而彼已服矣（繕治也）。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此二句說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其利如此），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加一句應上），天下（為天下所宗）之（周）韓（周）之與國也（二句是攻韓劫天子註腳），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兩自字如應上），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楚秦所視親善），楚（秦所）親（善）趙（秦所）而（秦）善（楚），將（楚與國勢必）難以離（間），故必因乎齊趙而求解之（一段伐韓之不利）。以鼎與楚，以地與魏（蔚而為秦敵矣），王不能禁（魏楚與國勢必），此臣所謂危（一段伐韓之不利）。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言萬全。微一句意足）。惠王曰善

寡人聽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結完富强本旨）周雎衰弱名器猶在張儀首倡破周之說實是喪心（司馬錯建議伐蜀句句駁倒張儀生當戰國而能顧惜大義誠超于人一等秦王平日信任張儀而此策獨從錯可謂識時務之要）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魏人）至秦王（昭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佯（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就旁人形容一筆）秦王屏（丙）左右（屏除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委唯唯連諾也）有閒（諫閒猶頃也）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省筆○三唯而終不言故緩之以固其心也）秦王跽（其上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太公望）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范雎說秦王）

也已一說（稅）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交言深作反疏正兩對）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一轉）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下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二轉）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閒（處猶在也謂欲）文天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三轉方說明）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又撇然一轉爲下患憂恥之綱）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加二句）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能）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同癘）被（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三句又爲下三段之綱）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武王）之力而死奔育（孟奔夏育皆古勇士）之勇而死（皆古勇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然必至于死也）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

何患乎。一段應死不足以爲臣患。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關夜行而晝伏三月菱夫即溧水。無以餬其口漆行蒲伏同匍匐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一段應亡不足以爲伍憂。貧子接輿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爲之今而有補故皆以爲榮。臣又何恥乎。一段應不足以爲臣之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蹙偪也因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忽掉轉作危語最足聳聽。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感姦臣之態忽點出太后姦臣二句唆唆逼人。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終身閨閣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如累卵。得位則安也。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

也又掉轉一筆全篇俱動。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屬魂去聲先生恩汗辱也而存先王之廟也應宗廟滅覆句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應身以孤危句先生奈何而言若此呼應緊甚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交疏之臣言人骨肉之間本難啟齒故一路聳動一路要挾直逼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王已被范雎籠定又問寫一筆見秦

范雎自魏至秦欲去穰侯而奪之位穰侯以太后弟又有大功于秦去之豈是容易始言交疏言深再言盡忠不避死亡翻來覆去只是不敢言必欲吾之說千穩萬穩秦王之心千肯萬肯而後一說便入吾畏其人

鄒忌齊人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同姓也言有光艷。朝服衣冠朝晨服也著也服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一問法其妻曰君美甚徐公

何能及君也（答法一）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插注筆妙）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問法二）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二）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吾與徐公孰美？（問法三）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答法三）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作兩番寫妙）暮寢而思之（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日朝日旦日明日日暮敘次井然）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看破人情便可因小悟大）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于徐公。（現身說法下郎說到齊王身上入情入理）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情理固然耐人深省）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

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下令之辭三疊應上）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諫進諫者有暇隙）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文亦三變○齊王因自虛心敘處似形容太過）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結斷斬截不待兵也）。

顏觸說齊王　國策

齊宣王見顏觸。（觸齊人）曰：觸前（前者使之就己觸亦曰王前貴姿）寫高宣王也○寫驕倨妙）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分解出來，持論正大○觸前王王忽然作色（不悅之甚）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前連寫三番錯映成趣）曰：士貴耳，王者不貴。（深寫一句更妙）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奇快）

有故去柳下季龍五十步而樵採者。（展禽字季食采柳下謚其死家也泰伐齊先經魯故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快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奇○此下尚有一大段文字刪去宜王曰嗟乎（歎服）君子焉可侮哉寧人自取病耳（此下刪去二句）願請受爲弟子（結前半篇）且顏先生與寧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爲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仍是富貴顏獨辭去曰夫王生于山制則破焉（制裁也斷）騶人習能○起後半篇）謂琢其璞而取之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本眞）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達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眞）觸願得歸食以糲（脫飯）飢而後食○不美食太牢（不衰出乘車）安步以當車（安步緩行也○無罪以當貴（尊遂極矣）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也○形神全矣○仍是貧賤騶人氣度○此下刪去五句）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結贊是蘇張一流反照）

起得唐突收得超忽後段形神不全四字說盡富貴利達人良可悲也戰國士氣卑汙極矣得此可以一洒狂瀾

馮煖客孟嘗君　史記作　國策

齊人有馮煖（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祝）孟嘗君（田嬰子田文封于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三齊相封于薛）左右以君賤之也食（寺）以草具（草菜也不以客待之）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劫）歸來乎（鋏劍把欲）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待以客禮）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待以上賓之禮）於是乘其車揭（擎）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至此一斷綴生趣）後有頃復彈其劍鋏（彈劍彈鋏彈劍鋏三樣鳥次）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叶孤○三歌亦寒酸亦豪邁便知不是無能人）左右皆惡之以爲

貪而不知足處處來寫左右正爲馮煖反襯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問其歌而問左右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比上客反加厚於是馮煖不復歌又妙不復歌又妙○馮煖既曰無好無能所責望于人者較有好有能者更倍之大是奇事孟嘗亦以爲奇即姑應之實非有意加厚孟嘗也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贍○月計曰會能爲去聲文收責同債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署書姓名于疏也○突地出頭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記不起馮煖姓名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突談輕薄盡含句中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有能無能照耀前後未熟其名未識其面可見前番待馮煖並非有意加厚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指是相賓慣膽於憂慣心亂也而性懦怜憐憑況于國家之事猶沒也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臨時猶不露圭角勝毛遂自薦一倍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問則有意答則馮煖客孟嘗君 古觀三 三十四 善成堂

無心幻出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凡券取者絕妙文字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偏合矣乃矯命矯託也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來聽命○亦粗完收債事下乃出奇矯命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馮煖大有作用蓋已料有後日事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寫其迅速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句以問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拏定此言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三句言無所不有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此物人家最少竊以爲君市義奇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更市義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古和之賈利與市義對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說出市義一笑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猶言歇息無可如何之辭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遺其就國而爲之辭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煖曰狡兔有三窟(窟坤入聲)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忽設一喻更進一籌)今有一窟(市義)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起下)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于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徙故相爲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先驅歸薛)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意蓋爲此而發語卻不盡妙)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只是要使齊聞之妙)遣太傅(大臣)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四文車)服劍一(王自佩之劍)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崇神禍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

姑反國統萬人乎(復留相齊)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是第二窟)立宗廟于薛(請祭器立宗廟則薛爲重地難以動搖也)廟成(是第三窟)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總結)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纖介細微也)結出孟嘗一生得力全在馮煖直與篇首無好無能相映照

三番彈鋏想見豪士一時淪落胸中傀儡勃不自禁遂篇寫來波瀾層出姿態橫生能使馮公鬚眉脊動紙上淪落之士遂爾增氣色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齊王建時君王后在)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成太后)書未發(未開封○三字勢作)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陸問三語大奇)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說)曰臣奉使使威后(言奉王命來問太后太后亦當先問王)則先問民歲而後問君貴者乎(以貴賤之說辨其先問)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成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

民苟無民何有君連互說乃見發問妙旨故有問故舊例也舍本而問末者耶本末探出絕去貴賤之見○答語仍作問語聲口有致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複姓無慈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去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息生全也○養民就民之處常北宮之女嬰兒子齊孝女北宮複姓嬰兒子者言息民就民之處變者言女名無慈耶撤其環瑱天去聲至老不嫁以養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潮也環耳環瑱以玉繫于紞而充耳撤去之不以爲飾朝謂使之爲命婦而入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總三問作一頓於陵子仲非陳仲子也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尚存乎六無慈後變出一尚存奇絕是其爲人也上不三十六善成堂

趙威后問齊使（古觀二）

臣於王下不洽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莫住奇絕妙絕

通篇以民爲主直問到底而文法各變全于用虛字處著神問固奇而心亦熱末一問攄識尤自過人

莊辛論幸臣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喻起臣便引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楚襄王寵信幸臣而不受莊辛之言及爲秦所破乃徵莊辛與計事莊辛起手極言未遲未晚是正文以下一路層層遞接而去但寫遲晚也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蜻蛉陵名蟲名桑根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同俯啄吞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蘗所煎謂加已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爲蝘蜓食也遲矣晚矣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

鳥因是以俯啄同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遲矣晚矣夫雀其小者也黃鵠鵠也水鳥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啄鱓鯉仰嚙蔓陵蔓陵衡作蘅同香草奮其六翮翮翅翎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矰繳盧矰矢繳生絲繩也加己乎百仞之上四仞十仞百仞逐漸增加遍起後段亦見處地愈高其勢愈危之意被剽監番同婆○破著弓微繳折清風而抶隕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奈○遲矣晚矣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披○陂坂也北陵乎巫山陵登也飲茹葵流茹飲馬也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麥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弊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曾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蓋使子發召之○遲矣晚矣今則未爲遲也未爲晚也妙在說到此竟任若加一語便無餘味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聲連上聲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四人皆楚幸臣左右鄢陵壽陵皆出則從飯反封祿之粟封祿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雲夢澤名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秦相魏冉封之也方受命乎秦王昭王填咀茹塞之內填者取其地而塞之咀塞江夏瞰噞而投己乎咀塞之外至此則遲矣晚矣今則未爲遲也未爲晚也妙在說到此竟任若加一語便無餘味

只起結點綴正意中間純用引喻自小至大從收及人寬寬說來漸漸逼入及一點破題面令人毛骨俱竦國策多以此喻動君而此篇尤恰

觸讋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惠文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太后少子孝成王新封之長安為質兵乃出許多事情三四語敘完此妙于用筆以下只一事連篇說不盡又妙于用筆

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明謂字妙左師官名觸讋名龍賀史記作龍讋恐其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入而徐趨蹣跚之狀已自動人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先謝足病不得見久矣次謝久不見太后竊自恕雖久不得見竊以病足故自恕其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隙也故願望見郄病苦也○開導老態說起太后曰老婦恃輦連輦而行言亦病足曰日食飲得無衰乎只說老態恃與侍同曰恃粥糜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先說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里也○次說調身少益嗜食和于身次說能食○自入見至此敘了許多寒溫絕不提起長安君妙曰老婦不能不能強步太后之色少解老婦已入敘中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句不肖句而臣衰句竊愛憐之又少又不肖又自衰不得不愛而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黑衣戎服沒猶昧也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謙言死曰填溝壑託謂託太后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無數新折只要對曰甚於婦人又遍一句太后曰婦人異甚心事畢露對曰老臣竊以為媪媪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媪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于燕賢勝也○直說出長安君矣卻又說太后愛之不如燕后若不為長安君者妙想太后曰然君之春秋長安君之年幾何矣至此便可揭言對曰甚於婦人又遍一句太后曰婦人異甚心事畢露對曰老臣竊以為媪媪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是進說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追述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或被廢或國滅方反本國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舍卻長安君單就燕后提醒太后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為趙只就趙論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相繼為侯也他國子孫三世相繼為侯○兩問仍用旁擊法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

婦不聞也亦無有○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金玉重寶○所以無有相繼爲侯者○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太后薨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苦口之言直捷痛快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短宜與深遠久長對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仍找到愛長安君不如燕后終若不爲長安君者妙想太后曰諾只一諾字見左師之言未畢而太后早已心許之恣君之所使之亦不說出長安君爲質妙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通篇瑣碎之筆

苦心誠則生巧至今讀之猶覺天花滿目又何怪當日太后之欣然聽受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邯鄲趙都魏安釐禧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河內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衍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公子趙勝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齊不稱帝故秦亦止今齊閔王益弱今之齊比閔王時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一段敘趙事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猶豫獸名性多疑故人不決曰猶豫○敘趙事爲仲連也然難于插入故借平原君作一頓便可插入仲連矣此時魯仲連適游趙鄭重出仲連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前一段文歸至此處入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于外長平之敗今又內圍邯鄲

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正寫猶豫未決莫可如何以爲仲連之地耳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跌就住文法佳甚梁客辛垣衍安在應其人在是吾請爲君責而歸之絕有膽識平原君曰勝請爲紹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繼也謂介次介末介其位相承繼也上介次介末介其位相承繼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恥不願見魯連亦知帝秦之說不足入高士之耳平原君曰勝已泄洩同洩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先無言反待辛垣衍開口妙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亦自識人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

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鮑焦周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當世今世以鮑焦不能從容自愛而死者固非即以爲其自爲一身者亦非正對其在圍城之中不爲身謀也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計功受賞戰獲首級者權使其士虜虜掠也使其民役也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甚也正天下即易大臣奪僧子愛諸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欲同鮑焦之死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直破其謀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故爲硬語以生下論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一反一覆最微昂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

策天子下席。起告也天子謂烈王子安王
北坂。姓後至。則斬之。捉斬斬也
東藩之臣田嬰齊斥其
威王勃然怒曰吒嗟。怒斥聲
而母婢也。而汝也罵其母
名
爲婢賤之詞
辛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不忍其求直買下變易大臣。奪憎予愛請事且曰其爲天子理應如此以見權之不可假人也然不說出不說盡。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詰問得妙
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既爲僕則不難烹醢突然指出可驚可詫
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醢也。倒句
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鬼史記作九鄂
鄂侯鄂屬江夏縣有九侯城
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歎息。魯仲連義不帝秦
古觀二
魯仲連曰。然。而歎故拘之於牖。史記作羑聲
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言與人俱稱帝上昌爲卒就脯醢之地若專尊秦爲帝則足以脯醢
之矣○引紂事一證詞意含其可制尋味。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地名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謂
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
筦。同鍵件○筦鑰也鍵其牡遊管鈸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
食而聽退朝也。退而聽朝魯人投其籥。同鑰○不果納。不得入于魯。此言魯不
肯齊
將之薛。假涂同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
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背也主人背其殯柩北面哭也。設北面於南方。
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
於鄒。此言鄒肯帝齊鄒不
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返含。上聲

二國拒之必見伐則生死皆不能盡其禮也以來及貝賓尸之口中曰飯以珠玉賓尸之口中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飛上起下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應侯倶稱帝王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魏趙韓爲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辛垣衍自認梁比秦如僕此持言僕妾之不如痛罵盡情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欲爲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帝秦之害如此切膚之災可懼可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吾以大義則不動言反利害切身則遽駭起拜謝策士每爲身謀而不顧大義如此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與前魯連對平原君語同調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秦軍聞之而卻五十里不必然也無忌擊之而不必然也

魯仲連 公擇言 古觀二

魯仲連 公擇言 國策

梁王魏嬰史作觴諸侯於范臺是時魏惠王方强范臺當衛宋鄭君來朝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當戒者

帝秦之說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知秦稱帝之害其勢不魯連所言不止特人未之見耳人知連之高義不知連之遠識也至于辭封賞揮千金超然遠引終身不見正如祥麟威鳳可以偶覩而不可常親也自是戰國第一人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秦圍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畏秦止于蕩陰公子無忌惟殺晉鄙將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我有德趙王自郊迎人德我唐睢魏人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陛下四語無頭無尾奇絕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善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二段上一段是賓下一段是主上一句是賓下一句是主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猝同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上二段是虛此一段是實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謂信陵君只須說不可不忘卻先說不可忘亦只須說不可忘不可不忘卻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又有覆而不解者其勢急也詞有複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秦圍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畏秦止于蕩陰公子無忌惟殺晉鄙將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我有德趙王自郊迎人德我唐睢魏人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陛下四語無頭無尾奇絕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善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二段上一段是賓下一段是主上一句是賓下一句是主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猝同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上二段是虛此一段是實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謂信陵君只須說不可不忘卻先說不可忘亦只須說不可不忘不可不忘卻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又有覆而不解者其勢急也詞有複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連下　齊桓公夜半不嚮歠○不喜食也易牙乃煎熬燔炙。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燕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當戒者二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三日不聽朝遂惟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當戒者三楚王莊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臨從上視徊下彷徨徘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盟誓也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卑池停水曰池亡其國者當戒者四今。領下四句主君之尊尊酒器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閭須皆台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上魔舉四事不意厭厭皆應章法奇妙危語動人梁王稱善相屬祝○謂稱善不置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整練而有扶疎之致嚴重而饒點染之姿古人作文不嫌排偶者正在此也不善學者即失之板實矣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秦圍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畏秦止于蕩陰公子無忌惟殺晉鄙將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我有德趙王自郊迎人德我唐睢魏人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陛下四語無頭無尾奇絕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善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二段上一段是賓下一段是主上一句是賓下一句是主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猝同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上二段是虛此一段是實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謂信陵君只須說不可不忘卻先說不可忘亦只須說不可不忘不可不忘卻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又有覆而不解者其勢急也詞有複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安陵小國屬魏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設言易之實則奪之秦人常套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一拆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正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修好也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措意也錯置也言非不能取安陵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廣其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言以秦爲不能取安陵而輕之唐雎對曰否

秦王之言不然非若是也不如是也安陵君之意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較安陵君答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陡來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綴接秦王曰天子之怒伏

屍百萬流血千里寫天子之怒雄甚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撇過天子之怒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先上以頭搶錦上地耳以布衣之怒反詰之突兀駁去免冠八字夫專諸之刺王僚也豫譲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聶政爲嚴仲子相俠累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韓傀規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慶忌王僚子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帶說○總承上三句作一頓現前一士若士必怒必怒已發伏屍流血秦王說得極小唐雎說得極大妙絶也對懷怒說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今日是也今日即行怒之期挺劍而起手中即行怒之具○此段一步緊一步句句駭殺人秦王色撓撓屈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喻矣喻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

樂毅報燕王書　國策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趙楚韓魏燕）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三城聊莒即墨唯莒即墨未下云三城者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趙趙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一段敘事簡括）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補寫燕王心事一筆）燕王乃使人讓樂毅（讓責也）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

軍爲將軍久暴僕（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善語周旋巧于文飾○以上是謝之之詞）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以上是讓之之詞○先謝後讓重稱先王欲以感動樂毅詞令委折有致）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質斫也）趨（人）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曰義）無罪而殺（先敘不歸燕而降趙之故○前書有先王左右寡人故應還先王左右足下）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上聲）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不敢斥言惠王故稱侍御畜養也幸親愛之○應遇將軍之意）而又不自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應自爲計）故敢以書對（一起已括盡一篇大旨）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功名

二字一篇柱 臣以所學者觀之自見本領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毅爲魏昭王使燕遂爲臣察至也○事先王之心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正對左右句而使臣爲亞卿畜幸之理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事先王之心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畜幸之理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驕勝之遺事也驕敖也齊當霸天下而敖然於他國其餘教遺事猶存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而盡力魏欲得宋四國攻之併燕爲四國齊可大破也事先王之心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也起兵隨而攻齊毅令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畜幸臣之理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濟水之西齊界也齊王閔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事先王之心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蒲臺大呂齊鐘名故鼎齊所得薛鼎元英曆室燕二宮名蒲臺燕臺也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薊邱燕都植旗幟之屬汶水名竹田曰篁言薊邱之所植植于齊汶上之竹田○上三句自齊入燕薊邱句自燕及齊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一頓贊先王先王以爲順於其志惬于心以臣爲不頓命頓猶墜也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封謂昌國君樂毅之理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勿敢事先王之心○遜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應前功名二字又從不廢不毀四字生出後半篇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歇

之及子棄羣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同民隸皆可以教於後世敘完先王事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第二句虛冒下始入議論子胥說聽乎闔閭吳王名闔閭闔閭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故吳王遠迹至於郢郢楚都吳破楚長驅至郢○善作善始善成善終夫差闔閭子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革囊也夫差殺子胥盛以鴟夷革投之江○不必燕王有之也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蚤見應上蚤知不改言子胥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自言幾不免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免於罪而全取濟之功以明唯同昭王之舊烈是臣之本意離罹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離遭也遭誹謗而被訪則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被不可測之重罪以去燕又豈敢出此○剖明心事激幸趙伐燕以爲利揆之于義而磊落長歌可以當泣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復轉二語結出通書之意以應起臣雖不佞數謝奉教于君子矣應以臣所學句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應前侍御不察二句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察能論行則始進必嚴善成善終則末路必審樂毅可謂明哲之士矣至其書辭情致委曲猶存忠厚之遺其品望固在戰國以上

李斯諫逐客書 秦 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一切者無所不逐也李斯議亦在逐客李斯秦客卿楚上蔡人○所謂一切也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一句揭開題面通篇純用反法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楚宛人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

人時游宋故迎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不豹自晉奔秦，公孫支游晉歸秦。）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一段穆公用客）孝公用商鞅之法（商鞅衛人姓公孫氏）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墾地千里至今治強。（二段孝公用客）惠王用張儀之計（張儀魏人）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惠王時司馬錯請伐蜀滅之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竝云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于相歟）北收上郡（魏納上郡地六百里）南取漢中（攻楚漢中取地十五縣）包九夷制鄢郢（屬楚之夷有九種鄢郢楚二邑）東據城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成皐屬河南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三段惠王用客）昭王得范雎（魏人）廢穰侯逐華陽（穰侯華陽俱太后弟）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四段昭王用客○四段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元爲言妙）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一段總收下節轉入）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又一轉下反振語氣乃足）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同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結完上文乃入時事必以爲說正意矣偏又發許多譬喻滾滾不窮奇絕妙絕）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崑山在闐國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隨侯珠和璧）垂明月之珠。（珠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干將歐冶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乘纖離之馬（纖離良駿）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一頓○秦王性好倭大故歷以紛華聲色之美動其心此善說之術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一折上是順說下是倒說）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提決駃騠馬名）不實外廄（駃騠良馬名）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宕折可以止矣偏作兩節寫但見其妙）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簪）傅（附）璣之珥（二○璣珠之不圓者珥耳也謂以璣傅著于項）阿縞之衣。（齊東阿縣所出縞帛爲衣）錦繡之飾（飾領緣也）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陽雅變化而能隨

俗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語氣肆宕采色爛然可以止矣又編也再衍出下節疆弩穿甲勁勢未已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彼○甕汲瓶也缶瓦器箏以竹爲髀股骨擊即彈搏皆所以節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樂記桑閒濮上之音謂濮水之上桑林之閒衛地也韶虞武象者韶虞舜樂武象周樂異國之樂也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與前何也遙應今取人則不然上邊事已多文已長不知如何收拾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取人正意只四句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去聲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收拾前文又一句拓開不粘逐客上妙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則士勇此下即完上意而更起一峰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讓卻也就成也○又下二喻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

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纔是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謂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一段始正逐客事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收完崑山之玉二段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收完昔穆公四段○一篇大文只此二語收盡更無餘蘊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無補于民而增怨於諸侯內既無賢皆往事他國而對怨于外也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又收地廣者一段完棄黔首資敵國等語而正意俱足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令復李斯官秦王乃除逐客之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辭乎

屈原既放。屈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遂被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先敘卜之由。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端正也。策蓍草。拂龜將以筮也。龜將以卜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卜效。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悃款。誠實傾盡貌。送往勞來。謂隨俗高下。無窮。不困窮也。不知所從一。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遊。遍謁也。大人。謂貴幸者。不知所從二。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偷。苟也。樂也。不知所從三。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足。資。栗。縮。哫訾。謂小心畏忌。栗斯。謂恐懼。喔咿嚅唲。如。而。以事婦人乎。保宇其天眞。嚅唲。喔咿。嘆聲。強言笑貌。婦人。暗指懷王寵姬鄭袖。不知所從四。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突梯。滑遶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輭。楹。屋柱。圓物。絜。比絜。本方而求圓也。不知所從五。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揯一句參差八字。不知所從六。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騏驥。千里馬。亢。當也。軛。轅端橫木。駑。馬之下乘也。不知所從七。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鶩。鴨。鷄。家鳥。鶩。野鳥。同羣爭食乎。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不知所從八。以上八條。只一意而無一句重省。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祇。辭。畢。下是訴詹尹。乃心煩慮亂之由也。世溷濁而不清。溷。濁。不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無限感慨。寫得又似要卜。又似不要卜。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二句起下一句。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溷濁。不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寫不肯卜。又妙。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尺而不足。則有所短。寸而有餘。則有所長。○引鄙語起下文。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數。指蓍策。言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六有所字。本接末句。橫插此八字。奇峭。靈龜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疾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故設爲不知所從。而假龜策以決之。非實有所疑而求之于卜也。中間請卜之詞。以一

宜字將字到底語意低昂隱隱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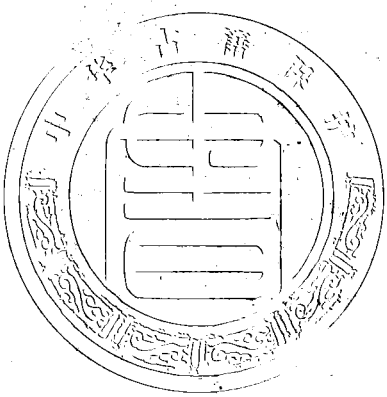
楚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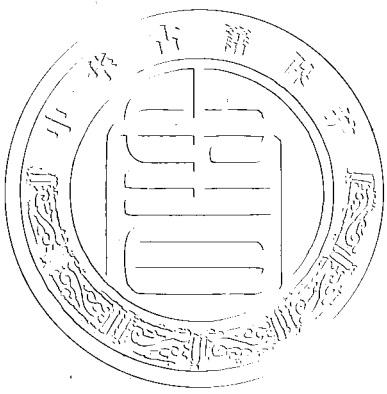
宋玉對楚王問

是襄王問於宋玉屈原弟子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庶不譽之甚也遺缺失也○宋玉對曰唯一然再應有之三應○連下三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入三語客有歌於郢中者郢楚都其始曰下里巴人最下曲名國中屬屬而和者數千人屬聚也○和者甚眾其爲陽春白雪高曲之名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和者已寡○數十人加不過字妙引商刻羽雜以流徵紙○五音協律最高之曲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和者甚寡○數人又加而已字妙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總上段故鳥有鳳而魚有鯤後總此先總後開法變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杳冥絕遠也○寫鳳凰下如許語

夫藩籬之鷃鷃鵪也○寫鷃只下藩籬二字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奇僕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崑崙山在西北去嵩山五萬里暴露也魚之鬚鬣曰鬐碣石近海山名在冀北孟諸澤名在梁國唯陽縣東北○寫鯤魚下如許語夫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寫鯢只下尺澤二字○先喻之以歌言行高不合于俗又喻之以物言品高俗不能知唯俗不能知所以不合于俗也下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上用一故字轉此又用一故字轉入正意作結緊附轉章法奇妙士亦有之夫聖人瑰規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上一樣寫法佳妙

瑰偉也琦美也○與意想平空而來絕不下一實筆而騷情雅思絡繹奔赴固軼羣之才也夫聖人一段單筆短提不說盡不說明尤妙





古文觀止卷之三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手錄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司馬遷自謂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尚，久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鎖一句，下即捷轉。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其可徵而信者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帝嚳，則所徵者猶有藉于他書也。二轉。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馴，訓也。百家雖言黃帝，又涉于神怪，皆非典雅之訓，故薦紳先生當世士大夫皆不敢道。則不可取以爲徵也。三轉。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于宰我，而儒者疑非聖人之言，故不傳。以爲實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四轉。余嘗西至空同，空同，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涿鹿，亦山名，在嬀州山側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皆東南西北與篇中作映帶。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身所涉歷見所在，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舊蹟，與其風俗，總之。教化固有不同，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五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尚書也。大要以不背尚書所載者爲近于是也。然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六轉。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同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說爲甚，章著顧儒者但不深考而或不傳耳。其二篇之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或可徵矣。七轉。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失若黃帝以下之事，乃時時見于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縉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八轉。將尚書國語等，一總。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事在疑信間，則當會其意，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爲之言也。其九轉。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文不雅馴。故著爲本紀書首。余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

下且并黃帝顓頊帝嚳而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澤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轉折層曲往復回環其傳疑不敢自信之意絕不作一了結語乃贊語中之尤超絕者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儒者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異邪何興之暴也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從興之暴想到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閒處寫極有丰神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竝爭不可勝升數上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蠭起數言多也斯時相與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定霸蓋亦甚難○振數語通入項羽有勢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趙韓魏燕○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背關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義帝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爲楚懷王項羽尊之爲義帝後徙之長沙陰令人繫殺之江中○一貶駁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二貶駁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三貶駁○前後興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竝見興亡之速俱關鍵過矣謬哉喚應絕韻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世楚項氏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曰初作難發於陳涉一段虐戾滅秦自項氏二段振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同阼成於漢家祚位也○三段三樣寫法五年之閒號令三嬗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總承上三段作結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考之於天即孟子所謂天與也○一段湯武

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會孟津二句單言武王舉武以見湯耳○二段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大也○三段○俱反上三段數十年十餘世百有餘載句中有眼以德若彼指四代用力如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段作結總承上三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倒句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怪名城銷鋒鏑的鉏豪傑維萬世之安鉏誅也維討度也○另起一峯下卽捷轉單寫高祖慨歎作我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于亭長合從宗討伐軼於三代與豪傑并力攻秦同向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去驅除難過于湯武之放弒鄉聲駈除如耳前言一統之難高祖獨五年而成帝業蓋田秦無尺土之封字敗壞既極適足以資助賢者而爲之驅除其所難耳○一層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蓋古語也高祖墳發閭巷而成帝業安在其爲無土不王也○二層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歟不秦楚之際月表合觀三三善成宮可以當理拘蓋有天意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若非大聖孰能當此存乎其間矣○三層豪傑並爭之日獨受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前三段一正後三段一反而歸功于漢以四層咏嘆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究未嘗著一實筆使讀者自得之最爲深妙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同閥積日曰閱明其等謂明其功之差等伐積功也積日計其任事之久閱經歷也○先立一案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同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異○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苗裔遠嗣也言使河山至若帶厲國猶未絕蓋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微也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自古已然先爲一歎○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封爵之誓意枝葉稍陵夷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

考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曰異哉所聞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不待枝葉已隕夷衰微也。夷衰一歎。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萬國乃堯以前所封者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同藩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者。又引一案自古皆然而漢獨不然頂異哉所聞也三歎。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纔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昔日之衰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息蕃庶也蕭何曹參繩勃灌嬰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今日之盛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太初武帝年號辟作百年之間見現在為侯五見者僅五人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毛耗盡也。同罔同網亦少密焉罔禁網也。因盛而衰冷句帶調。然皆身無嗣。

高祖功臣侯表古觀三

而奉上法則能嗣嗣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疊四歎。競於當世之禁云仍歸到不能自全上。兩句與上篤于已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善成堂四

以自鑑也未必盡同鑑鑑也居今志古所以自鑑得失而時勢變遷亦不必今人盡同乎古。一總便推開為本朝誅滅功臣回護一番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魂平。緄合而合之也言從來帝王原各不同要以成一代之功為綱紀豈可見合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論也。

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應察其首封所以失之二句。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應異哉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舊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結出所以作表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通篇全以慨歎作致而層層回互步步照顧節節頓挫如龍之一體鱗鬣爪甲而已而其中多少屈伸變化卽龍亦有不能自知者此所以為神物也。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向往之景行大道也○借詩虛寫起余讀孔氏書遺書想見其爲人心鄉往之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遺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遺教余低回留之不能去示鄉心往之○聖無能名又何容論贊史公只就其遺書遺器遺教以自言其鄉往之誠虛神妙最爲得體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更透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可謂至聖矣定贊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既入事而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也

外戚世家序

史記

高祖功臣侯年表 合觀三 五 善成堂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桀俊有施有施氏以女妹喜女焉○繼體殷之興也以有娀嵩○有娀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爲次妃生契爲殷始祖○受命紂之殺也嬖妲己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繼體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王○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生后稷爲周始祖太任王季之妃○受命而幽王之禽同擒出淫於褒包姒褒姒褒國之女姒姓也○繼體○序三段頂受命繼體之君變化而一正一反句法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離降二女于嬀汭釐理也降下嫁也嬀汭嬀水之北舜所居也言先料理下嫁二女于嬀水之汭也春秋譏不親迎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即五經五段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以完六經文補出樂人能弘道根上六經無如命何起下如匹甚哉妃匹同配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因命字起兩段自馬龍同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姓子孫也能成矣或皇后陳皇后愼夫人尹姬

不能哭本其終始盛成夫人王皇后粟豈非命也哉結住命字孔子空
歎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文以性命並言
性焉之意

齊家治國正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于六經而反覆
感歎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于此孔子罕稱命一轉恐
人盡委之于命而不知所勸戒故特結出性命之難知
蓋欲人弘道以立命也此史公言外深意不可不曉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可信以爲實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
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則虞
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開開引起堯將遜位讓於虞舜在讓國一
節故先以堯讓天下引起擬舜禹之間岳牧咸薦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
人于其倫是極重伯夷處事牧九州之牧又十二牧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皆典職事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
孔子纂賢從善處厚古觀三　六　善成堂
授政攝政以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即虞夏之文
知堯舜禪讓之難以見堯讓許由之難以見堯讓許由光之妄而說者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
恥之逃隱乃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讓焉逃隱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上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
者卞天下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竝不受而逃此何以稱焉堯舜讓位若斯之難則許由隨
光之讓或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太史公曰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字皆遷述其父談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
冢云又似實有其人○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爲伯夷襯貼幾令人不辨賓主神妙無比孔子序列古之仁聖
賢人孔子是一篇之主知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又論一吳太伯帶出伯夷
法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既見何哉以由光義至高而
略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間未可據以爲實○又回映由光一筆繚繞襯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詩書之文辭不少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以孔子接余悲伯夷
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諸侯莫稱詩可異焉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
不食周粟而餓死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軼詩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軼其詩有涉于

恐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筆妙。其傳曰始正序伯夷事蓋伯夷先已有傳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扈伯夷實事平實簡淨蓋前後多跌蕩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應前軼詩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同殂兮命之衰矣悲憤歷落流利抑揚此歌騷之祖也遂餓死于首陽山詩與傳畢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應前瞻軼詩可異句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感慨或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同潔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餓死上翻出議論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諱。恣睢謂恣行爲睢怒之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反借夷齊一若引出顏淵盜跖一反一正以極咏歎。有堯舜由光諸人故又引顏淵盜跖二人照應作章法若至近世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升數上又即近世人一反一正以足上意作兩層寫妙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咏歎三非邪呼應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上設兩端開說此又引孔子言合說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不同註脚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獨。何帥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撥一句作柁伯後洞註腳挽上伯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以下此指擇地而蹈以下。又以咏歎作一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貫子誼名賜字反覆到底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以身從物曰徇。參者死權。貪權勢以矜者至死權也。眾庶馮平生。馮特其生。引賈子四句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雲。虎嘯風烈。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時而人民皆爭先快覩。引易經五句聖人伯夷一句是主指孔子。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直貫至篇末。伯夷叔齊。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即所謂同類相求。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因滅而不稱。悲夫。一反應沒世而民不稱結篇首悲弔由光案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賢士言傳世者。承上二段推開一層說言夷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于後世由光未經孔子序列故後世無聞所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

寓慨無窮。

傳體先敘後贊此以議論代敘事篇末不用贊語此變體也通篇以孔子作主由光顏淵作陪客雜引經傳層開疊發縱橫變化不可端倪眞文章絕唱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出陽城少時常與鮑叔牙。齊大夫。游。鮑叔知其賢。一篇以鮑叔事作主故先點鮑叔。管仲貧困。常欺鮑叔。自與之類也。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良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齊襄公無道。鮑叔知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于桓公以爲相。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一生事業只數語畧寫。管仲曰。即述仲語作敘事。吾始困時。嘗與鮑叔

貴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此一事最易知然知者絕少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不利時之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此四事最難知唯良友深知之○忽排五段前實事既略此虛事獨詳前以紫節勝此以排語佳相間成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總收知我字句中有淚鮑叔既進管仲開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叔索隱指管仲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以贊語作結管仲既任政相齊閒接一匡九合前已總序此又另出一頭重提再序局法縱橫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任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此句是管仲治齊之綱同字生下六個因字故其稱曰夷吾著書所稱是管子者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上服度上服御物之服有制度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固安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二句得管仲之骨髓貴輕重慎權衡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一部管子收盡數行因嗣爲福二句又生下三段桓公實北征山戎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南征至召陵而管仲因而合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桓公與魯會柯而盟曹沫妹以七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欲無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桓公收盡數行因嗣爲福二句又生下三段諸侯由是歸齊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與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怒歸蔡姬而弗絕蔡人嫁之因伐蔡伐蔡即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也以管子語結之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人皆思之而祭祀不絕也

其政常彊於諸侯。收完任政相齊一段。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螟蛉蜾蠃。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萊今東萊地。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節儉力行四字括盡晏子。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與管仲三
歸反坫對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謂直
道行也。無道。即衡命。謂權衡量度而行也。二十五字作八句。四節兩對。偶承包括。以此三世。靈莊頃景。
名於諸侯。晏子一生事業。亦只數語括盡。與管仲一樣。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
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賢者固不可測。晏子懼。
蹴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
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伸於知己者。一句。方吾在縲紲中。彼不
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
紲之中。前以知己論管仲。此以知己論晏子。是史公著意點綴聯合處。晏子于是延入。爲上客。晏子
管晏列傳　古觀三　十　善成堂
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揚揚。是自得也。描盡情狀。呼之欲出。既而歸。其妻請去。奇婦人。亦先作一縱。石父請絕。御
妻請去。作一樣寫。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
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看八細。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亦奇。晏子怪而
問之。寫出有心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著書篇名。及晏子春
秋。晏子春秋七篇。詳。故其言之也。因二子書已詳。言既故。史公傳以略勝。既見其著書。欲見其行
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表明作兩傳之旨。先總說下乃
分。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
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貶駁處。渾融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

親也三句出孝經事君章言君有美惡臣將順而匡救之故君臣能相親協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極抑揚之致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崔杼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補傳所未及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公以無勇責之至其諫說犯君之顏即傳中所謂危言危行順命衡命是也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進思進忠八字亦出孝經事君章○極贊晏子假令晏子而在今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執鞭暗用御者事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故作此憤激之詞耳

屈原列傳

屈原列傳 古觀三 十一 史記 善成堂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左徒即今左拾遺之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于辭令嫺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此句怕人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讒屈原作兩節寫害其能一節虛奪草稿一節王使屈平爲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語中庸主之忌王怒而疏屈平以下竝史公變調原體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先寫作離騷之由離騷者猶離憂也下忽入議論奇妙離遭也○註一句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提窮字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道出人情眞而切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窮字應）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提怨字）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應怨字）○回環曲折多永言之致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密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而史公亦假借用之）○比騷于詩深得旨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閒汙泥之中也）溷汙蟬蛻（退於濁穢蟬蛻如蟬之去皮也）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皭（皭然泥而不滓子者也）皭疎靜之貌也淖濁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極贊屈原○以上離騷只虛寫）

屈原既絀（閒接又入敘事）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同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詳張儀始終事爲屈原諫楚王張本）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浙浙丹皆縣名在弘農）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一段）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即割楚地以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算定懷王）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僅）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長句正段○兩段是省句）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二段○兩段詞簡而情藴）是時屈原既疏（忽接入本傳）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只爲何不殺張儀一句乃倒裝楚願得張儀一段又倒裝張儀許楚一段意思在此而序

事任之。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張儀詐楚客也，于此一結。時秦昭王彼，
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又起雖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伏再用懷王卒行，入武
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
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懷王一欺于秦而國削，再欺于秦而身死，爲屈原作證，亦爲楚辭作序也。長
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王之不明也。）楚人既咎子蘭以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嫉子蘭先從楚人說雖放流，雖
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意作議論）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忽又轉到雖騷上）然後無可
奈何，故不可以反。（應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應莫君之一悟）人君
無愚智賢不肖，（又寬一步）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

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
不賢也。（泛泛感論包羅古今無窮事）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
死于秦，爲天下笑。（將前事總作一收）此不知人之禍也。（繳斷一句）易曰：井渫（屑）不
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停污也，井渫而不食，使我
如有王之明者，汲而用之，則上下並受其福矣。）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憤切語）令尹子蘭聞之
而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同應上官大夫頃襄王怒而
遷之。（屈平既嫉之妙）屈原至於江濱，（被）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極寫落
魂悲憤之狀。以下漁父點出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掌王族，昭景三姓之官，何故
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又引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彼老氏舉世混濁何

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醨薄酒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自令見放爲只就漁父口中翻出一段至理可參有情有態可咏可歌詞家風度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彈而振之去其塵也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問者乎察察淨潔也汶汶垢蔽也盛世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乎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枉入聲○溫蠖猶惛憒楚詞作塵埃一氣流轉機神跌宕乃作懷沙之賦懷沙賦刪去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今長沙屈潭是也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輩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借宋玉等前襯屈原後引賈誼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人之云亦卽國形弊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借投書事接下賈誼傳

屈原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悲其志讀其文而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卽用他弔屈原之意以歎息讀服鳥賦楚人命鴞曰服賈生作服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自弔賈生此屈賈合贊四折徹繞無際

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婉雅悽愴使人讀之不禁歔欷欲絕要之窮愁著書史公與屈子實有同心宜其憂思唱歎低回不置云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引孔子之言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不德不有其德也不失德其德可見也滋益章明也○引老子之言太史公曰信哉

是言也總斷一句引孔子老子是立言主意以見酷吏之不可崇尚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立論醒徹言天下之網嘗密矣謂秦法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相遁謂借法爲奸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本弊不除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升其任而偷同偷快乎此時非酷吏則其末難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言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溺謂沉溺不興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藉于嚴酷○下士聞道大笑之何又引孔子之言知有道德○又非虛言也又總斷一句應前引老子之言漢興漢初破觚而爲圜觚八稜有破觚爲圜謂除去嚴法斲雕而爲朴斲削也雕刻鏤斲雕網漏於吞舟之魚其疎網極密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又安烝烝盛也艾治也○一段慨想高文之治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彼指道德此指嚴酷○一束用全力

酷吏列傳序 舍觀三 士五 善成堂

日漢德之衰隱然自見于言外語不多而意深厚也

游俠列傳序 史記

韓子韓非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句以儒俠相提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側重儒一句起下文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春秋術巧詐也固無可言者儒之爲者誠不足言起下次憲及若季次原憲公哲哀字季次亦孔子弟子閭巷人也閭巷閭巷之儒照閭巷之俠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次憲功名未著而後世學者稱之儒固自有眞也狹亦從可知矣今游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二句俠士本領蓋亦有足多者

亡者存之死者生之○句法

馬稱游俠一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見游俠不可無接上生下無限波瀾太史公曰吾觀
舜窘于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嚴呂尚困於棘津太公年七十賣食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激而食菜則色灸肉炙云菜也
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蔽同困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升道哉正見游俠之不可無也感歎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同以嚮同享其利者爲有德享受也以受其利者爲有德何知有仁義也○正應遭苗涉亂接下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許周以仁義然享文武之利者不以伯夷醜周之故而貶損其王號跖蹻強入聲暴戾其徒誦義無窮跖蹻皆大盜其徒享其利而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三句出莊子胠篋篇竊鉤之小則爲盜而受誅竊國之大則爲侯而人享其利故仁義存非虛言也正對何知仁義二句此段言世俗止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極其感歎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暗指季次輩豈若
游俠列傳序古觀三　十六　善成堂
卑論儕紫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忽又歎儒皆有激之言也而布衣之徒指游俠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稱游俠三
故士窮窘而得委命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士之窮窘無所解免皆得託命而望俠士之存亡死生此誠人之所謂賢豪閒者而未可謂不得與儒齒也○稱游俠三是史公爲游俠立傳本意誠使鄉曲之俠子同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俠以權力儒以道德不可同日而論○縮合次憲略抑游俠一筆下即轉稱游俠四○以上儒俠次寫至此方歸本題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布衣閭巷是主意一有憑藉便不足事故下詳言之近世延陵吳季札也季札豈游俠耶然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
嘗齊田春申楚黃平原趙信陵魏無忌之徒又借五人引起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前有多少層折方入本題以爲止矣偏又翻出一層落下匹夫之俠至

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其義誠高其事誠難○稱游俠五然儒墨皆排擯不載儒與墨皆輕俠士故不載○又挽定儒字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遙接布衣之俠靡得而聞○閭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蔡照延陵孟嘗春申平雖時扞翰原信陵之徒五賓五丰雖時扞當世之文罔同網○謂犯當世之法禁○應以武犯禁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名實相副而不虛立士必附而不虛附○稱游俠六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至若引朋爲黨比周施財以役乎貧民恃其豪暴侵淩孤弱恣欲以自快者不特不可語游俠而游俠亦醜之○此言游俠自有眞僞不可不辨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一往深

世俗止知重儒而輕俠以致俠士之義湮沒無聞不知俠之眞者儒亦賴之故史公特爲作傳此一傳之目也凡六贊游俠多少抑揚多少往復胸中

游俠列傳序 古香齋三 十七 善成堂

舉落筆底攄寫極文心之妙

滑稽列傳 史記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滑稽傳乃從六藝莊語說來此卽史公之滑稽也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二句爲滑稽之要領滑稽者流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骨稽多辨滑稽談諧也數使諸侯未嘗屈辱一總虛序齊威王之時喜隱好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勉不治沉湎溺于酒也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同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話頭奇絕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亦以隱語應亦奇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

封圖墨大夫烹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中敬世家中一段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盡也。加四字無關于大笑而大笑之神情俱現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穰田為田求豐穰也。○又作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摟小之區篝籠也汙邪滿車。目遮切。汗邪下池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穰穰多也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一語兩關。滑稽之極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益二段以穰田喻以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路皆以劈空奇論成文

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帨。絹韝。溝韝也鞠躬同跽。帨收也韝臂捍也鞠曲跽也捲小跪也謂收袖而曲跽也待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猝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三徑字對下二參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曹輩也握手無罰目眙。熾不禁。眙視不移也。前有嚊唶。同三。句法變而趣。上云一斗一石此又添出二斗五六斗八斗參差錯落後有遺簪。極意寫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此交添出二斗五六斗八斗參差錯落日暮酒闌。飲酒半罷半在曰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如襟解。襦汗衣也微聞薌。同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句法又變。逐節遞入。如落花流水。溶溶漾漾而中間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字句之妙情事之妙清新

貨殖列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至治之世不知有貨殖必用此爲務輓同晚近世途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言必用老子所說以爲務而輓近之世止知塗飾民之耳目必不可行矣○史公將伸已說而先引老子之言破之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之極頂至治之極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謂勢所能至之榮也○此欲富之根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

眇論微妙之論終不能化民多嗜欲則不能至治矣故善者因之是神農以前人利道是也○忽變一倒句妙此其次較也方論貨殖之理忽雜敘四方土產筆勢奇矯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句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農虞工商是貨殖之人前後脈絡此豈有政教發徵期會哉若句有我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貴物賤極必貴貴極必賤故賤者貴之徵貴者賤之徵○貨殖盡此二語是一篇主意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又忽作莊語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賜在側三段以飲酒喻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總是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之意○下有優孟優施二傳并合贊史公一書上下千古無所不有乃忽而撰出一調笑嬉戲之文但見其齒牙伶俐口角香豔另用一種筆意

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正見俗之漸民而貨殖之不可已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三寶。謂珠玉金。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同闢農工虞商復黜。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國富家。是通篇眼目。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事存乎其人。以引起太公管仲等。故太公望封于營丘。齊地。地潟鹵。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引太公管仲。以設輕重九府。爲貨殖之祖。九府。蓋錢之府藏。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太公管仲是富國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已而不樂。言失其富厚之勢則客無所附而不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艷富羞貧。雖有激之語。然亦確論。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叶四句用韻。蓋古歌謠也。熙。和樂也。壤壤。和緩貌。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晦。刺時事。語多感慨。天地之利。本是有餘。何至于貧。貧始于患之一念。而弊極于爭之一途。故起處。全寄想夫至治之風也。史公豈真艷貨殖者哉。千乘萬室句。蓋見天子之權。貨列侯之酎金。而爲之一歎乎。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子。先人。謂先代賢人。孔子卒

後至於今五百歲（適當五百歲之期）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熟出六經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下子何敢讓焉（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明明欲以史記繼春秋意）上大夫壺（胡）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設爲問答單提春秋見史記源流）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王事即王道之一句斷盡春秋已下乃語歎春秋一書之大）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原實著當時行事非空言垂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人不決）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此段專贊春秋下復以諸經陪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

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洛）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又從易禮書詩樂說到春秋以應起）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秋結束一通再將諸經與春秋攪亂）世之正莫近於春秋（莫切近于春秋應上深切著明○以下獨詳論春秋）春秋文成數萬（春秋萬八千字）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聚括春秋全部文字）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升）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所以弒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本）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也）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此易坤卦之詞文亦稍異○兩引易詞以明本之不可失也○檃括春秋全部事跡）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義者。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春秋所該甚廣。而君臣父子之分尤有獨嚴。故提出言之。其實皆以爲誡爲之不知其實。秋之空言而不敢辭。總上文而言。其實心本欲爲善。但爲之而不知其義理。憑空加以罪名。而不敢辭。○春秋實有此等事。特爲揭出甚言春秋之義。不可不知也。夫不通禮義之旨。即春秋生出禮義二字。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犯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應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句。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極贊春秋。收括前意。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有四句引治安策語見春秋所以作。并史記所以作之意。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武帝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再借虛遂語。辨難一番。回護自家妙。太公公曰。唯唯。委唯否否。否不然。妙。唯唯否否。唯姑應之也。否否。略折之也。不然。特申明之也。余聞之先人曰。又提先人。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又言春秋與諸經同義。皆純厚隆盛之書。非刺譏之文。極得宣尼作漢興以來。至明天子。應上遇明天子。獲符瑞。指獲麟。建封禪。封泰山。易姓。受天命。情洽。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譯。亦款塞之通士。款塞。叩塞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言口不能悉。兼故不可不載之書。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此句寘。主上明德而德不布。有司之過也。此句主。且余嘗掌其官。應下得守職。廢明聖盛德不載。一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二墮先人所言。三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

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作字呼應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正對欲以何明句○壺遂問答一篇完。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詳後報任安書中○可見史公未遭禍前已作史記特未卒業耳。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刑受腐隱憂也約猶屈也。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史公欲卒成史記故以此句與起。昔西伯拘羑有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髕上聲刖去膝蓋骨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稅雅孤憤非作孤憤說難等篇十餘萬言。○又組織六經作詮波而添出離騷國語等作陪更妙。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又借詩作結文法更變化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黃帝至獲白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孔子絕筆於獲麟也史公雖欲不比春秋之作又不可得矣

史公生平學力在史記一書上接周孔何等擔荷原本六經何等識力表章先人何等淵源然非發憤鬱結則雖有文章可以無作哀公獲麟而春秋作武帝獲麟而史記作史記豈眞能繼春秋者哉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再拜言少卿任安字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遷既破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責以推賢進士○二句任安來書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望怨也○二句任安書中意僕非敢如此也一句辨過下更詳辨僕雖罷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殘破刑穢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而誰與語言無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起下文諺曰誰爲去聲爲之孰令平聲聽之言無知己者說欲爲善當聲聽爲誰爲之復欲誰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伯牙破琴

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大質身也雖才懷隨和隨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辱也○一段先作如許曲折漸引入情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帝還又迫賤事卑賤之事相見日淺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猝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卒卒促遽貌閒隙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爲戾太子事因獄吏旬月也僕又薄博從上雍薄迫也又迫從天子將祭祀於雍後便當就刑季冬刑日也恐卒然不可爲諱難言其死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滿悶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今乃闕然久不報前不答幸勿爲過說今所以答之故一段又作如許曲折看他一片心事更無處明而欲明向將死之友可以想見古人交情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特標五者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見己之無復有此以起下意故禍莫慘同慘於欲利須利贖罪而家貧最慘也悲莫痛於傷心盡心事君而見誅最痛也行莫醜於辱先辱先人之職業行莫詬備詬莫大於宮刑陷割勢之極刑恥莫大焉詬恥也宮腐刑也醜焉詬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次死之刑○緊承四句正與上五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接上起下言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者雍渠參乘孔子去衛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寒心懼其禍必至同子參乘袁絲變心同子武帝朝宦官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袁盎字絲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日陛下奈何與刀鋸餘同載自古而恥之應所從來遠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言士羞與宦豎爲伍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以上敘己虧體辱親不足齒於士答任安書中推賢進士語僕東先人緒業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舉自結明主。不能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不能二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拔取也。不能三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不能四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以上敘己平日不能致功名引咎自責文熱雄拔。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厠開也。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如根如悔胸中不暢之況盡青頭鬱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茸戎士聲。闒茸猥賤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此段申言不足爲士再答安意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加二嘆更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以下敘已所以被禍之由。此一句管到受悲痛。辱朝堂外廷著書且與下文末易一二爲俗人言。難爲俗人言相呼應。僕少負不羈之才。負猶無也。不羈言才質高遠。不可羈繫也。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言襲先人太史舊職。周衛宿衛報任少卿書 古觀 三十五 善成堂
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于史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曾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初意本如此。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提轉。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爲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先明與陵無舊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以身從事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明于陵有獨賞。旧殉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矣。明于陵有獨賞。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辰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同蘖孳。其短。謂釀成其禍也。僕誠私心痛之。落一且李陵此下言李陵之提兵不滿五千深践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勝敗曲折周悉。扶救不深。不能得其死節。而卒降匈奴。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蟬于匈奴號。連戰十有餘

日所殺過當（陵軍士少殺何奴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給與也）暇（暇音遐）裹之君長咸震懼（裹裹何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左賢王右賢王並何奴侯王之號）舉引弓之人（舉引弓之人何奴所服）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積露也）然陵一呼勞（去聲）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詩也）血飲泣（血沾胸曰沫淚入口曰飲）更張空弮（弮音弓也陵時天盡故張空弓）貫日月（北闕事死商者一段極力描寫陵未沒時）天動地（陵摩下騎陳步）故意寫出公卿王侯醜狀）

使有來報（樂報陵戰克捷）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卿王侯醜狀）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故意寫出○已上詳敘李陵）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愴悼也）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款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味之甘者自絕食之少者分之）上素所蓄積（句與此素與士）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雖陷（陷降何奴）敗（敗降何奴）彼觀其意（彼觀猶觀彼也）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欲立功于何奴）

報任少卿書（以當異乃所以報漢也）事已無可奈何（事既無可如何計不得不出此○此句正推原陵意妙）其所摧敗（摧破何奴之兵已足以表白于天下矣○此段以以為二字貫是遷意中語）功亦足以暴（暴）於天下矣（況其摧破何奴之兵已足以表白于天下矣○此段以以為二字貫是遷意中語）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未得其便）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上段意中之）欲以廣主上之意（對上慘愴但悼）塞睚（睚音涯此恣之辭）眦（眦此恣之辭）之辭（睚眦怦目相視貌）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稅）遂下於理（初上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何奴令陵為助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無功聞遷言謂遷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理治獄官）

拳拳之忠（拳音權）終不能自列（拳拳忠謹貌）列陳也）因為誣上（不從吏議吏議以為誣上天子終從其議）之罪（貳）家貧（貧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而遷無金可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觀家貧貨賂王句則知史遷作貨殖游俠二傳非無為也）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伍對）深幽囹圄（囹圄獄也）之中（囹圄語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已上詳敘自己）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是之蠶室

但次也養鼠之室溫而密窮刑畜宰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大可
風須入密室乃得全因呼爲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大可
一二爲俗人言也。一二謂委曲也言陵與已事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說謂俗人不知也。○此段總結上兩段下乃專敘
己所以不自引次之意。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功定封申以丹書之信。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不爲天子所重假令僕伏法受誅自引決。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挽一句指僕之先以下言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彼此付屬輕重
較然結上生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義理顏色其次不辱辭
令。言辭其次詘體受辱。詘體長跪也。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著赭衣。其次關木索
被箠楚受辱。關木桎械也索繩也箠杖也楚荊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髡
也嬰繞也
報任少卿書 古觀三 二七 善成堂
嬰金鐵鉗也。其次毀肌膚斷。短肢體受辱。毀別剔削。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歷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已之極辱文字奇麗而壞瑋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
勵也。上大夫有罪則賜自殺不致加刑以辱之所以勵士節。○曲一筆言此是太史之言非今日之謂。猛虎在深山
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檻圈也穽陷坑也。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其威爲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引起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
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未遇刑自殺爲鮮明廷之勵節如此。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邦箠榜擊也。幽於圜。還也。牆之中。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搶突
也。視徒隸則心惕息。驚惕而嘯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
者所謂强顏耳。勉强厚顏。曷足貴乎。以上敘已受辱。且西伯。文王。伯也。拘於羑。有里
羑里。殷獄名。李斯相也。秦始皇相。具於五刑。先行墨劓割宮。而後大辟故曰具五行。淮陰王也。受
械於陳。韓信爲楚王人有告信欲反高祖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信
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至洛陽赦爲淮陰侯。彭

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梁王高祖誅陳豨徵兵至梁越稱病上捕之囚于洛陽張敖嗣父耳爲王孝惠八告其反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誅諸呂立孝文權盛于五伯後有告勃謀反者遂囚魏其大將也亦囚三木魏其侯竇嬰坐灌夫去者聲赤　夾囚三木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赭赤色罪人之服關穿鉗也三木在頸及手足桎梏械也　季布爲朱家鉗奴布爲楚將數窘漢王楚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之魯朱家賣之灌夫受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植陰侯灌夫怒罵之坐不敬乃繫于田蚡所居之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同網加法也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歷引破辱古人自證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言勇怯強弱皆緣形勢頓殊原無定體自古以然何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言人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欲引節自決不亦遠于知幾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上大夫句報任少卿書

以上言不必引決以下言已之不引決乃更有所欲爲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于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義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于妻子何如哉言何足顧也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死節要歸于義何嘗論勇怯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可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跌宕　且夫臧獲婢妾撏揚淮海之間呼奴爲臧呼婢爲獲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應上不得已再跌宕　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凡作無數跌宕方說出作史記本意筆勢何等變勃紆迴何等變勃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升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厄于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放逐懷王

左徒上官大夫讒之被放逐乃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失明謂瞽瞍上聲）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臏腳與髕同俱學兵法涓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至則刑臏其兩足而黥之臏刑刑去膝蓋骨人因呼爲孫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秦始皇惡呂不韋于蜀于是著書以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韓之公子也入秦爲李斯所譖下獄非先曾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倒句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三句總承上八句說此廣引被辱著書之人以發作文之意）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獨複引左氏孫子者以其廢疾與己同因遂言著書宜與之一例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謙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黃帝）下至于茲（漢武）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忽一時之辱而重萬世之名立志誠卓）

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藏于山古人著書藏于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傳之同志備亡失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史遷深以刑餘爲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回應前文關鎖緊密）且負下未易居以自解負累之下未易可居下流多謗議下流至賤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言如此便應逃遁遠去）身直爲閨閤之臣（閨閤臣閨官）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引出也狂惑謂小人言所以不得逃遁遠去只因久係閨閤之臣故不得自主耳豈慎得位行道哉）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刺戾也○此書大旨總是卻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爲一篇綱領始終亦辣）謬乎

相今雖欲自彫琢萬辭以自飾（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恐益爲俗人所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言死後名譽流于千載也○直應上本未未易明句）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此書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豪氣逼人其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文情至此極矣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豈能豈特古之人乎（以王伯自期以古人期士）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歸谷人主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歸功賢士得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無）絕也（是求賢正旨）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其安利之可乎（二句見帝制作雄略）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

尊顯之（上言交此言游眞有天子友匹夫氣象）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周昌）下相國相國酇侯（蕭何）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此詔令頒行次第）其有意稱明德者（意實可稱明德非僞士也）必身勸爲之駕（郡守身自往勸爲之駕車）遣詣相國府（詣至也）署行義（作儀）年（書其行狀儀容年紀）有而弗言（郡守不舉）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癃病勿遣（高帝平日慢侮諸生及天下既定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漢室得人其風動固爲有本）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聞（如字了）者數年比（去聲比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虛隔二句）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一諸一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貧之寡之也（再詰）夫度（鋒）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地多于民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二語咎字呼應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謂工商之業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汁滓酒也以靡穀者多醪也靡散也六畜之食馬者眾與六畜牛羊馬犬豕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又繳一筆仍作推究語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求得其中愛民之誠如見帝在位日久佐民未嘗不至至是復議佐之之策可見其愛民之心愈久而不忘也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纂赤組也組卽織害女紅工者也二層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二層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矣三層○起數語作三層寫意甚婉至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成祭服為天下先以務農蠶為倡不受獻減太官省繇同徭太官主膳食○不徭賦傷害農事女紅欲天下

務農蠶素有畜同蓄積以備災害欲絕飢寒本原彊毋壤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壤取也六十日耆遂成也○欲民免于為非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未稱朕意必有任其咎者或詐偽為吏以詐偽入為吏吏以貨賂為市商賈同行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牟食苗根蟲侵牟食民比之牟賊也○咎不在民而在吏縣丞長吏也縣丞為長吏之長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助也漁奪侵牟吏卽為盜長吏知情而不執法是助盜為盜矣殊非設長吏之意也○咎不在吏而在長吏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修察長吏之職不事官職耗憒亂者耗亂不明也指二千石言丞相以聞請其罪請其不修職之罪○咎不在長吏而在二千石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一念蓄儉飢寒立至起手數言窮極原委姦法與盜盜一語透盡千古利弊國家最患在吏飽府庫空虛百姓窮困而奸吏自富此大害也二千石修職誠足民本務

誠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雄心露于非常二字。故馬或奔踶。隨而致千里。奔馳也。踶踢也。奔踶者。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二句一意。乘之則踶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或字活看。夫泛同覆。泛覆也。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跅弛說。跅弛之士。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頂負俗說。亦在御之而已。只一御字。想見英主作用。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者。異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應非常之人。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應非常之功。求材不拘資格。務期適用。漢世得人之盛。當自此詔開之。至以可使絕國者與將相並舉。蓋其窮兵好大。一片雄心。言下不覺畢露。與高帝大風歌同一氣概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殽。山名。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亦據也。雍州。今陝西固守。堅守其地也。周室。天子之國。秦欲窺而取之。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拜吞八荒之心。括。結囊也。八荒。八方也。○四句只一意。而必疊寫之者。蓋極言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連六國以事秦。而使之自相攻鬬。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拱手而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名。○秦之始強如此。襄是昭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巴蜀。三郡。並屬益州。膏腴。土田良沃。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宗。締交。相與爲一。以一離六爲衡。以六攻一爲從。故衡曰連從。曰合。締結也。○正欲寫秦之強。忽寫諸侯作反襯。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極贊四君。以反襯秦之強。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趙人。徐尚。未詳。蘇秦。洛陽人。杜赫。周人。之

屬爲之謀。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子。陳軫。秦臣。召滑。侯。楚臣。樓緩。魏臣。翟景。未詳。蘇厲。蘇秦弟。樂毅之。燕臣。遺。與也。其意。實起。魏將。孫臏。頻上聲。孫武之後。帶佗。駝。未詳。兒倪。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田忌。齊將。廉頗。趙將。趙奢。皆趙之倫。制其兵。此段申明以致天下之士一句。極寫諸侯得人之盛。以反襯秦之強。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叩。擊也。關。函谷關。此正接前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句。作一逼緊。呴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族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鏃。箭鏑也。上寫諸侯謀弱秦。何等忙。此寫秦人困諸侯。何等閒。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初點連衡次點合從三敘約從散約離段落井然。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軍敗曰北。櫓。大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極言秦之強。總是反跌下文。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虛敘帶過。施及至始皇。方說道始皇。是。

奮六世之餘烈。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振。舉也。策。馬鞭也。振長策。以馬喻也。二周。東西周也。履。至尊。踐帝位也。六合。天地四方也。敲扑。皆杖也。短曰敲。長曰扑。○四句亦只一意。極言始皇之強。非一辭而足也。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非一種也。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百越之君。俛。同俯。首係頸。委命下吏。言任性命于獄官也。極寫始皇之強。乃使蒙恬。秦將。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極寫始皇之強。○前應言秦之強。以其善攻。以下言始皇不善守。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燔。燒也。百家言。經史之類。黔。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的。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隳。毀也。兵。戎器也。咸陽。秦都。鋒。鏑。兵刃也。始皇銷鋒鏑爲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始皇愚民。弱民。適所以自愚自弱。伏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一句。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踐。斷。華山爲城。因河水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之谿以爲固。疊上兩句。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問也。誰何言誰敢問。○極形容始皇之強盛。比從前更自不同。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東有函谷關。南有曉關武關之中。故曰關中。金城言堅也。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自廢先王之道至此。正說秦皇之過。看來秦過亦始皇自愚自弱。只是一篇。而大轉關。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陳勝字涉。陽城人。秦二世元年秋。陳涉等起蘄縣以攻蘄。以攻蘄曰爲關也。繩樞以繩繫戶樞也。甿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不及中人。等庸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陳猶頓之富。范蠡之陶。自謂陶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猗頓。魯朱公富往問術。十年間貲。躡足行伍之間。俛同俛。勉起阡陌之中。率罷同疲。弊之卒。將數百之眾。俛起不得已而舉事也。阡陌道路也。○不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傑竿爲旗。揭高舉也。斬木爲兵而無鋒刃。舉竿爲旗而無旌幡。○不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同影。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雲集響應如雲之集如響之應也。贏擔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前寫諸侯如彼。難此寫陳涉如此。易反照作章法。且夫。轉筆會。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同謹。戟音芹。不銛。仙於鉤戟長鎩。鎩也。耰鋤柄。矜矛柄。銛利也。鎩長矛。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涉適戍漁陽抗。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曩時。六國之士。○總承前文兩兩比較句法變換。最耐尋味。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一略作一頓。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墨上意又作一反。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收前半篇。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作難。陳涉爲首倡。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死人手。謂秦王王嬰爲項羽所殺。○收後半篇。何也。仁義不施

而攻帝之勢異也結出一篇主意筆力千鈞過秦論者論秦之過也秦過只是未仁義不施一句便斷盡從前竟不說出層次鼓擊筆筆放鬆正筆筆鞭緊波瀾層出姿態橫生使讀者有一唱三歎之致

賈誼治安策一　西漢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開口便吸盡全篇下數朔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爽武也上疑下必討則下被其殃而不能全下疑上必反則上爽其憂而不能安○是立言大旨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謂淮南厲王長文帝六年謀反廢死親兄之子西鄉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與居爲濟北王閼文帝幸太原發兵反欲擊取滎陽伏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二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田三國之反乃知他國未有不思反者然而天下少安何也一轉握大事情實緊處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所以一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貫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逆推將來指陳利害誠切遠謀切慮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反剔治安下語斬截貴帝曰日中必昃衛操刀必割昃曬也○喻時不可失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全安謂全安下安上不肯早爲已迺同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剋景之殺也抗到謂舉其頭而割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季世末世也○此言欲全骨肉之屬當及今早圖語帶痛哭之聲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尚憚二句也不肯早爲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無位無助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設一難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一不能假設天下如曩時高帝時之時侯尚王楚韓信爲楚王人告信欲反遂械信赦爲淮陰侯黥布王淮南英布爲淮南王反高帝自往擊之彭越王梁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韓信王韓故韓王孱孫信與匈奴反太原高帝自往擊之張敖王趙貫

高爲相張敖副父耳爲趙王趙相貫高等謀弒高帝事覺夷三族盛趙王敖爲宣平侯盧綰王燕陳豨在代陳豨以趙相國守代地反八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綰遂亡入匈奴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又設一難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二不天下殷亂高皇帝與諸公侔同殺雞也起礼總論高帝非有八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屋同僅得舍人中涓舍人皆官名材之不逮至遠也角材臣之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惠同至渥也德厚也身封王之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七年高帝五年至十一年九反韓王信貰高淮陰彭越英布陳豨盧綰并利幾五年十月反引高帝異陛下之與秋反爲八其一人蓋燕王臧荼五年十月反角校也競也無材以制其力又非身封王之也無德以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無材以制其力又非身封王之也無德以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妄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繳應上服其小三不能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諉託也尚可諉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特強爲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假令悼惠王王齊高帝子肥子如幽王王淮陽高帝子友其兼王梁高帝子恢靈王王燕高帝子建厲王王淮南高帝子長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又設一難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四不能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言諸王皆謂與天子爲昆弟而不論君臣之分無不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意見下文擅爵人赦死辠同罪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不軌不修法制也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圜驚視而起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比首已陷其胸矣悍勇也馮敬馮無擇子奏淮南厲王反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爲刺客所殺細寫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一句陛下雖賢誰與領此亦繳應上

段不能之意。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三句總收上文親疏二段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指韓彭陳豨言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指淮南言其勢盡又復然矣歟同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再總收一層入喻。屠牛坦屠牛者。名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同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械理解支節也。至於髖髀寬髀彼之所非斤則斧髀上曰髖兩股間也髀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絕好分剖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觸也。臣以爲不缺則折因喻入議筆甚酣勁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終用仁厚勢不可故也。自難自解妙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連用則又反三字有致。長沙邊在二萬五千戶耳。秦時鄱陽令吳芮漢爲長沙王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形勢弱故不反。細數反國忽帶寫一不反者反覆乃益明。曩令樊酈力絳灌樊噲封舞陽侯酈商封涿侯周勃封絳侯灌嬰封潁陰侯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承上長沙。七國。信越之倫彭越。韓信。列爲徹侯而居徹侯即通侯雖至今存可也承上長沙。用反言洗發正意筆情逸宕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臨海。殖酤酷肉醬則莫若令如樊酈等將兩層作結下層入正意。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句爲一篇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是此意此下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正衆建諸侯之故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一割地定制令齊

趙楚各爲若干國。若王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正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也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子孫少者有以處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諸侯之地有罪見削而入于漢者爲遷徙其國都及改封其子孫亦以衆建之數償還之。○國既滅者有以處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爲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二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同背畔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三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利幾項氏將。降漢侯之頻川。高帝至洛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四業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赤子幼君也。植直也。遺腹君未生者朝委

裘以君所常服之裘委之于位。受羣臣之朝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五業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懼而久不爲此。總收一句。下又入喻申言。天下之勢方病大癰。腫足一脛形去曰癰。腫聲。一二指搕觸身慮無聊。搕動而病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辨鵲不能爲已。扁鵲良醫。○不能爲與上不肯爲字相應。病非徙癰也又苦跋。職。盭同戾。○足掌曰跋。跋盭言足跋反戾不可行也。○又從病癰上推進一層。臣故曰非徙癰也又苦跋盭。病癰喻疏者制大權以偪天子。謂親疏二字應前作結。者無分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是篇正對當時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發論。主意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向此向以論言不若此而治安之難此何以

後言能若此而治安之易起結總是勉以及時速爲之意雖只重少同姓之力卻將異姓層層較量尤妙于賓主之法

鼂錯論貴粟疏 鼂音潮 西漢文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寺）之織而衣（去聲）之也爲（去聲）開其資財之道也（此句是一篇主意）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相棄也瘠瘦病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聖王爲民開資財之道故有備無患）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避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說出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故地有餘利）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故民有餘力○後世不能開資財之道故患在無備○以聖王形當時謂當時畜積未及弊在不農下因言不農之害）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逆寫不農之害）不農則不地著（丈入聲○安土謂之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謂輕去其鄉）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順寫不農

之害）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申言民貧則姦邪生數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申言不農則不地著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捷轉）故務民於農桑（所謂開其資財之道者以此）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承務民農桑說）故民可得而有也（應安能有其民句）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三句承上起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意在重粟卻從金玉上起下）此大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最便處卻是害處）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升）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最不便處卻是利處）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玉出正意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役謂服公家之役）其能耕者不過百畝（二句言民之力有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二句言民之財有盡）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樵亦薪也）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休息（承服役能耕三句言勤于作事之苦）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承百畝之收一句言勤于應用之苦）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頻仍賦斂急平常勤苦之中又有意外之勤苦）當其有者半賈（同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穀有貸錢者貸穀者稱貸以應急用無穀者稱貸錢以應急用）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細玩田家辛苦顯連之狀如在目前下復將商賈相形一番情事愈透）而商賈轉接（輕妙）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贏獲利也）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同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堅好車肥好馬）履絲曳縞（異縞極寫商人之逸樂句句與農人之勤苦相反）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總收一筆以見當尊農賤商意）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商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農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棄本逐末法律皆為具文可為三歎）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正意作三層跌出）今募天下人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屑○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一折更醒）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入粟拜爵除罪固非正論然實一時備荒良策）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貴粟中又剔出三項）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馬可以備車騎之馬也復免也謂免其爲卒者三人此當日現行事例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既有武備尤賴粟以爲守起下文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見粟之當重如此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過一人耳五大夫五等之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與納馬言入粟多而復卒少而復卒多者相去甚遠○此正見以粟爲賞罰最是良法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所以爲良法之良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應上民心句結出貴粟正旨

此篇大意只在入粟於邊以富强其國故必使民務農務農在貴粟貴粟在以粟爲賞罰一意相承似開後世賣爵之漸然錯爲足邊儲計因發此論周非泛談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古觀三 罕 善成堂

西漢文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齊人從梁孝王景帝少弟游陽爲人有智略慨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介間廁也勝詭皆孝王客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惡謂毀詭也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遂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忠信二字一篇關鍵臣嘗以爲然徒虛語耳起便跌宕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荆軻爲燕太子丹西刺秦王精誠格天白虹爲之貫日白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懼其精誠上達於天太白爲之食昴太白天之將軍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昭王尚疑而不信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變動也喻曉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言左右不明不欲斥王也訊鞫問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楚下和得玉璞

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沒復廞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秦始皇以李斯爲丞相始皇崩二世胡亥立殺李斯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
接輿避世紂淫亂不止箕子陽狂爲奴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恐遭此患也厲大王察玉人李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多之驕奢使臣爲箕子接輿庶免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子胥自刎吳王夫差取馬革爲鴟夷形盛子胥尸投
之江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以上自訴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故引荊軻
蒐先生之事明之又引玉人李斯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白頭初相
比干子胥足其意是爲第一段識至頭白也傾蓋者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交小敬之義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提出知字開下文之論端故
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曾燕太
子丹遣荊軻欲刺秦王無以爲藉於期自刎首合荊軻齎往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
存魏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到夫王奢

善成堂

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寡義無窮也是爲第二段知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蘇秦說齊宣王使還燕十
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應醒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寺以駃決知字
疑引王奢樊於期蘇秦白圭證之是爲第二段白圭
駃題○反食蘇秦相異味駃駃駿馬名白圭顯於中山拔中山而尊顯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
賜以夜光之璧○反賜白圭以奇珍又申說一遍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
移於浮辭哉以上忠其見疑猶罪之由皆因於知與不知故以上總結
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承上起下昔司馬喜臏聲腳於
宋卒相中山司馬喜六國時人臏刖刑去膝蓋骨范雎拉嚇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范雎
魏人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胸後入秦爲相封爲應侯拉亦折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

之書。書計揚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心也。以之自是以申徒狄。崔之河。申徒狄。殷末人。白徐衍。周末人。貧徐衍。周況。沈於雍州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雖不見容。終石自投于海。不苟且朋黨于朝。以感動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妻之以政。百里奚。賢伐主于之以自致。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甯戚。衛人。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此二人者。豈素定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又將相知意結。下復說。就娣姒。深一層說。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致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偏聽獨任。痛心于古。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秦穆公求士于西戎。取由余于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任子臧。威宣。二王所以彊盛。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公聽竝觀。與上偏聽獨任相反。故意合則吳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朱。堯子。象。舜弟。管蔡。管叔蔡叔。○上無朱象管蔡。忽然插入。古文奇恣不拘如此。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以上思其不見知之由在於無明黨之私。被讒佞之口。故引司馬喜范雎申徒狄徐衍四人為無朋黨之證。是為第三段。是以聖王覺寤指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燕王噲欲禪國於其相子之。國人皆不說。田常陳恆也。齊簡公悅之。而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孕婦紂刳妊者觀其胎。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寺人披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袖。後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桓文欲善無厭。至夫秦用商鞅之

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同擒）滅勁吳（下句）
中國遂誅其身（秦孝公用衛鞅封爲商君後犯罪以車裂之越王句踐用文種敗吳王夫差後被讒賜死○秦越後世有始無終不能不厭也）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孫叔敖三爲楚相三去之而不怨悔楚王聞陳仲子賢欲以相仲子夫妻相與逃而爲人灌園○恐始榮而終敗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披開也）見情素（如一無所吝惜于士也）墮肝膽（墮落也）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蹻）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跖盜跖由許由此言破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同沈）七族（腰）離燔妻子（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劒刺之）豈足爲大王道哉（言士皆樂爲之用也○以上恩其朋黨得援讒佞得行皆因于人主之不能欲善無厭故歷引桓文秦越反覆明之是爲第四段）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同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劒相眄（眄目偏視也）者（眄目偏合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盤）木根柢（底）輪囷（屈平聲）離奇（蟠木屈曲之木也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爲萬乘器者（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容謂雕刻加飾○突出奇喻振起一篇情神）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隋侯珠）夜光（和氏璧）柢（同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游謂進納之也）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復說一偏更有味）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貧羸衣食不充而羸瘦也）雖蒙嘉舜之德挾伊管之辯（伊尹管仲）懷龍逢（旁比干之意）（龍逢亦紂臣○激昂自負）而素無根柢之容雖極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懷才不遇宜有此憤激）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陶家名模下回轉者爲鈞蓋云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匕（比）首竊發（荊軻至秦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

先言于秦王秦王見之獻督亢之地圖窮而匕首見周文王獵渭載呂尚以歸以王天下西伯出遇呂尚于渭之陽與語大悅因我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太公非舊人若烏烏之暴集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太公非舊人若烏烏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鑾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單頂用王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同牆者所牽制之制言爲臣妾侍帷牆者所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阜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鮑焦周之介夫怨時之不用已采蔬于道抱木而死○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此段言人君待士不可信左右之人孝廧同衹觸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勝母不孝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朝歌不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寥廓空大也籠於威重之權務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同窟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應起忠信二字○此段言士之自處不肯附左右之人○以上言世主必欲左右先容而賢者寔有伏死巖穴以自明其志是爲第五段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文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長楊宮也是時天子武帝方好自擊熊豕馳逐檏同野獸相如因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兼人獸說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僚子闔閭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賁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賁亦勇士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從猛士引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石猛獸卒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逸材過於眾也不存不可得而安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本然二字伏下不及不暇不得用等字輿不及還旋轅輿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旁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枯木朽株阻險中窮道之物○危言悚聽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

不殆哉輜車後橫木起載接輜有如寇敵俞謂之不遠○此民以謂恐之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曲折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撞之變銜馬勒銜也橛車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或出銜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馳邱墟豐茂也馳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利貪也變其爲害也不難矣此段以理諭之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結清道後行一段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結卒然遇獸一段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懼瓦墮而傷之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喻更醒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卒然遇獸一段寫獸之駭發清道後行一段寫人之不意復反覆申明之棣然可畏之神復委婉陽聽試諦所以善之也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子卿蘇武字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同聞休暢幸甚幸甚策立也榮問令聞也休美暢通也○先勞子卿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風遠望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遺忘也陵前與武書武有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矣動念昔書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聊但見異類羣轟鉤轟吹去聲幕以禦風雨韋皮也韝衣袖扇平聲轟轟也幕帳也羶聲肉酪洛歸乳漿以充飢渴羶羊臭酪乳漿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玄冰冰厚色玄也慘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佳互動笳笛類胡人吹之爲曲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邊聲即笳曲馬鳴之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矣寫自初降至今之苦境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

無辜，竝爲鯨鯢。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臨年老之年也。鯨鯢，魚名。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頃坐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謂其先君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次寫無歡。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功，謂戰功。罪，謂降虜。不蒙明察，謂誅及全家。陵心區區之意，即下所云欲報恩于國主，是也。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不難自殺之降，非畏死。顧國家於我已矣，顧，念也。全家被誅，國家與我恩義已絕。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攘，奮也。輒復苟活，次明不自引決之故。左右之人，陵之左右。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洛。祇同。令人悲增忉忉，恨耳不入耳之歡，謂富貴之樂，忉忉，內悲也。次寫忽忽之狀，非人所能解。勸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猝。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自此以下，重述戰敗降胡之事。

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先帝，謂武帝也。作書是昭帝時，絕域，遠國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相期不至，故稱失道。陵獨遇匈奴，與之合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天漢，武帝年號。言師出正朔所加之外，見其遠耳。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搴，取也。追奔逐北，北，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埃，梟帥，勇將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言此時功大不可勝比。○此段敘戰勝之功，下段敘敗北之故。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蟬于，匈奴號。臨陣親自合圍。單于，匈奴爲主。客主之形既不相如，陵爲客，匈奴爲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陵步卒，匈奴馬騎。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昌痛決命，爭首，創傷也。以少敵眾，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死傷積，忽，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

窮人無只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徒空也○忠勇之氣凜凜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上爲陵飲血血淚也○精誠有以格天人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恐漢有兵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管敢也先亡入匈奴至是告匈奴以漢無伏兵故陵不免耳只一句說敗降極蘊藉○以上兩段極力鋪敘以見功大罪小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引高帝正是自寫處而執事者云苟怨陵以不死執事漢朝執事之人也云云猶多言也言皆責陵以不死而降然陵不死罪也頓挫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嫌慨悲歌如聞變徵之聲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陵前與蘇于卿書云若將不死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范蠡越之賢也殉死也吳敗越越王句踐走于會稽後七年用范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曹沫魯將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七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是報魯國之羞也陵遂心慕此欲爲漢報功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以上申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爲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實薄也○跌一句妙昔蕭樊因繫蕭何爲民請上林苑高祖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于呂氏欲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執噲詣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白上曰徙蜀自遣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蔺醢肉醬韓彭葅醢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于長樂鐘室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遇呂后白上曰徙蜀自遣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蔺醢肉醬鼂錯受戮鼂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其地七國反遂誅錯周魏見辱周勃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展彼二子之志舉誰不爲之痛心哉交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馮敬之屬盡害之于是天子疏之不用後出爲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病免相以事下獄幅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之志舉之不痛誰不爲之痛心哉○講薄字第一層陵先將軍功略詘天地義動三軍徒夫貴臣之意到身絶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青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迷或失道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遂引刀自剄○講薄字第二層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武奉使入匈奴衛律欲武降武謂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絶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一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二句折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石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侯之類悉爲廊廟宰矣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聽聞也望風馳命謂歸于漢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第三層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孤負也力屈而降則孤恩漢誅陵家亦負德○二句收上起下愛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陵誠能安於死而不孤恩漢豈能眷眷念陵而不負德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效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刀筆之吏獄吏也願足下勿復望陵勿復望陵歸於漢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傷心悲絶幸謝故人勉事聖君指霍光上官桀足下嗣子無恙勿以

爲念武在匈奴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寄聲通國泣下頓首頓首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盡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一以自白心事一以咎漢負功文情感憤批烈幾於動風雨而泣鬼神除子卿自已更無餘人可以代作蘇子瞻謂齊梁小兒爲之永免大言欺人。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西漢文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昭帝崩無嗣迎昌邑王賀爲嗣既至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率羣臣白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已嗣昭帝後是爲宣帝。路溫舒鉅鹿人守廷尉吏。上書言宜尚德緩刑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奔莒管子糾奔魯及公孫無知弒襄公小白自莒先入得立是爲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之姬譖三公子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後重耳入晉爲文公。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高祖寵戚姬生如意封爲趙王帝崩惠帝立呂太后酖殺趙王及惠帝崩呂太后臨朝諸呂專權欲危劉氏諸大臣謀共誅之迎立

代王是爲孝文帝謚號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此句爲下昭大命開至聖張本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承上說桓文。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恕情謂推己之心。是以囹圄空虛囹圄獄名天下太平承上說文帝。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再下一斷虛引往者昭帝即位尚德緩刑之旨世而無聞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上應將以開聖人意故大將軍霍光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掖開決大計黜亡義廢昌邑。立有德立宣帝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立宣帝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德宜改前世

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主意要宣帝緩刑緩刑即倘德也以上卻不直說只反覆極寫興廢之際以深動之臣聞秦有天下失其一似存治獄之吏也此句方入正意秦之時棄文學好武勇失賤仁義之士三失貴治獄之吏四失正言者謂之誹謗五失過過者謂之妖言失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盛服謂力以佩服也○七失忠良切言皆鬱於胷八失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失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十失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結過秦方今天下賴陛下德厚仁恩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六力安家勠力并力也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一開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開死者不可復生絕古絕字者不可復屬屬音燭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然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豈如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敺逐也以刻爲明深者護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

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慘痛之音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闢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棰楚以杖鞭扑也故囚人不勝升痛則飾辭以視同之飾假也視告也吏治苛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獄吏利其假辭以相告爲上奏畏卻指引道理以明其罪之實則鍛練而周內同致之法中○三句盡酷吏折獄之情蓋奏當去聲之成奏當謂處當其罪而上奏也雖咎繇同皐聽之猶以爲死有餘幸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成練謂成其鍛練之辭文致文飾而致人罪也○可見酷吏爲書不可爲據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偷偷爲一切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眞實平議據也期必也此皆疾吏之厲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

法獄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倘存者也（施前文作大柬下更推開一步是上書主意）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兩四句出左傳晉大夫伯宗之言藪大澤也疾毒害之物瑾瑜美玉也瑕玉瑕疵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首尾以天字應）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論者謂宣帝好刑名之學溫舒此疏切中其病非也是時宣帝初立未有施行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即位溫舒冀一掃除之故發此論其言深切悲痛宣帝亦爲之感悟

楊惲報孫會宗書　西漢文

惲（韜）既失爵位家居。（楊惲華陰人與太僕戴長樂相忤坐事免爲庶人）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魚）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父敞爲丞相）少顯朝廷。（朝晡闇味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幸賴先人（父敞）餘業得備宿衛（宿衛衛尉侍郎）常侍（散騎官）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謂見廢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先寫賜書）然竊恨足下不深推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會宗之旨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又報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朱輪以丹漆塗車轂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遺忘缺失也）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頓首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口語即蜚長語所告也）身幽北闕妻子滿獄（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之所○自敘始末與俱合宰駟之意）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又頓）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此非幸語正自恨語）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升）量（良）君子游道樂以忘憂（資）小人全軀說以忘罪（主竊自私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連用三矣字情詞慷慨）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君上之賦稅以免官爲庶人故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不意會宗以此爲譏）一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全神）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沒也既盡也臣子送君父之終喪不過三年其哀有時而盡○起下句）臣之得罪已三年矣（今我得罪已三年惶懼之懷亦可以少殺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煮羔斗酒自勞（去聲）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抑缶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激昂之音短歌促節）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爲萁（其○喻賢人放棄也萁豆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時耳）須富貴時（滿紙不平人意惲幸有餘祿方羅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明明譏刺會宗）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當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尚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此董仲舒對策文）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純是怨望）夫西河魏土（西河會宗所居）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俱魏賢人）之遺風（飄）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

之分。漂然高遠意。頃者足下誰謂士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壃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言子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何慢罵至此。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旃之也。○結語。○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恒騎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廷尉議。譴大逆無道腰斬。太史公外孫。其報會宗書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辭氣怨激。竟遭慘禍。宣帝處置不以藝長樂所告事而以報會宗之失刑也。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是時張步屯祝阿。弇擊拔之。進攻臨淄。又拔之。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齊田廣屯歷下。今歷城縣。祝阿故城。在長清縣。俱屬濟南府。○天然貼合。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田橫立兄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

然。解其歷下軍。韓信用蒯徹計襲破之。○特為表章。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田橫以酈生賣己烹之。衛尉。酈生弟商也。高帝詔之日。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帝使伏隆拜步為東海太守。劉永亦遣使立步為齊王。步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步遂殺之。大司徒伏隆父湛也。又事尤相類也。其功乃難于信也。下。可直接將軍前下無難成之事。特患人之無志耳。有志竟成一語。大堪俄頃英雄。前一段。表弇之功。未一段。佳弇之志。中間將自己處張步與高帝處田橫。此方一番。以動步歸誠之意。英主作田全在此數語。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先是弇從帝幸春陵。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又橫插入此一段。妙絕。在南陽建此大策句矣。偏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落落難合。謂疏闊而不易副也。○天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帝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還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曹輩也）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名論未經人道破）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申明上意）汝曹知吾惡之甚矣（平日常以此相戒）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離女親爲施衿結縭申其訓誡不憚再三蓋欲使汝曹不遺忘耳衿佩帶也縭佩巾也○以上誡其喜談議）龍伯高（名述京兆人時爲山都長）敦厚周慎（四字總）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敦厚周慎如此）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豪俠好義（四字總）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善惡皆與爲友）父喪致客數郡畢至（豪俠好義如此）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龍杜之行益堪愛重而當效與不當效則有別）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申明上意設喻得新奇）訖（迄同）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又單言季良取禍之道以重警之○以上誡其通輕俠客）

誡兄子書諄諄以勗狩返朴爲計其關係世教不淺

五五　善成堂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古觀三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漢文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先帝漢昭烈帝劉備也即位纔三年而沒○萬難心事已傾瀉此二語）今天下三分（魏蜀吳）益州疲敝（益州蜀也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先提明事勢）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次敘羣情起下用人）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菲輕也言必上法堯舜高自期許不當妄自輕薄引喻淺近以失大義○連說宜與不宜發起一篇告戒之意）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此下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

姦犯科作姦僞犯科條○否及爲忠善者臧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異同也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內外謂宮府○宮中親近府中疏遠出師進表著意全在此一段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衣董允等郭攸之費禕俱爲侍郎董允爲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此段言宮中之事宜開張聖聽將軍向寵向寵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此段言府中之事宜開張聖聽○時宦人侍侯必有乘孔明遠出而懼惑其君者故亟亟稱寵以爲引賢才布列庶位以防之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六句承上作一關鎖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論興隆傾頹之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東漢桓帝靈帝用閹豎敗亡○後主寵任黃皓敗國

張裔蔣琬復蹈覆轍尤可歎恨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三人皆孔明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屬緻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南陽郡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孔明學問處過人在此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猥曲也南陽鄧縣西南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觀其出處不苟眞伊傅一流人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叛二年春亮率衆觀其出處本末。

征之其秋悉平遣水名出將駒郡中有瘴氣三四月渡必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者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收到攸之禕允處極有關應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下一層引起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責重後主應前開張聖聽數語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主建興五年諸葛孔明率軍北駐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此疏人意只重親賢遠佞而親賢尤爲遠佞之本故始以開張聖聽起末以咨諏察納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勤懇懇皆根極至誠之言自是至文

諸葛亮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漢自謂賊謂曹偏安謂漢僻處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審大勢當討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北征四句解見前表并日而食謂兩日惟食一日之洪臣非不自惜也頓挫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應上兩託臣句而議者謂爲非計時議者多以伐魏爲疑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關中響振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賊圍當討時不可失謹陳其事如左以上作一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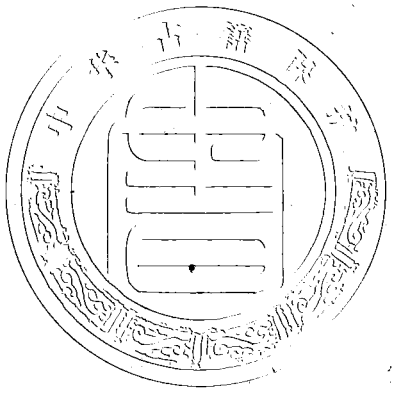
高帝明並日月諫臣淵深然陟險被創昌○創倉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張良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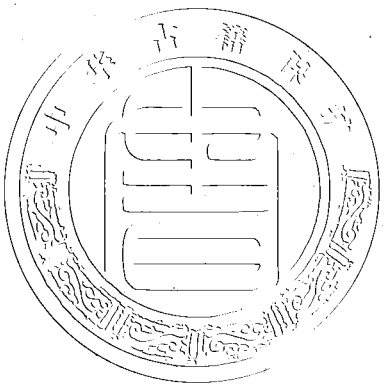
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段言不可以坐定取勝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據呉會王朗守豫章論安危言計策動引古之聖人猶疑滿腹經綸用人則如能嫉賢羣疑滿于腹內臨事則畏首畏尾眾難塞于胸中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孫權兄坐大遂弃江東不務戰征使孫策坐以致大江東遂為其所有○繇朗皆寄一隅以致破敗者引證事最切此臣之未解二也此段言不可以不戰資敵曹操智計殊絶於人甚用兵也髣髴孫吳孫臏吳起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淯水所中喻於烏巢袁紹北屯於官渡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操糧少走許避之危於祁連操征西域幾遇吳蜀踵兵逼迫其後幾敗北山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關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單矢下如雨褚帥虎士以馬車為蔽得渡超復來褚以一手提馬一手拒之超乃退操乃扶上船然後僞定一時爾僞定非眞久也此段言難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難以不危而定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湖入淮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圖謂轉謀操也其事未詳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留夏侯淵守北邊為先主所殺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此段言難以庸才取勝自臣到漢中時亮率軍北駐漢山中間暮年三然喪一千餘人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合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曲部曲也突將無前衝突之將無有敵者賨叢曳青羌皆亮南征所得渠率散騎武騎皆騎兵一千餘人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段言敵之則無人難以圖敵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不已則兵疲以持久○六未解俱甲太說駁伯羣議獨伸己見支勢層疊意思煉慨夫

難平者事也頓一句起下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跨有荊益操恐先主據襄陽將精兵五千追之及于當陽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操當興然後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先帝東連吳越赤壁破曹西取巴蜀進兵圍城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漢又當興是操之事難料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遣呂蒙襲關定荊州秭歸地名先主痛關之亡忿操子丕廢獻帝爲山陽公自稱帝○夷陵先主曹操難料之事見今事亦難料漢又忽敗是漢之事難料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正與上六未解相照照耀簡編結忠肝義膽照耀簡編一篇意思全在此處收

覩也

時曹休爲吳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孔明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乃上此疏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致萬世之爲人臣者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言凜然與日月爭光前表開導昏庸後表審量形勢非抱忠貞者不欲言非懷經濟者不能言也





古文觀止卷之四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手錄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疏。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險釁。艱難禍罪也。夙早也。閔憂也。○二句總下。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父死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舅嫁其母。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一段所謂無祖母無以至今日。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兒息得之甚晚。外無期功強。期上聲。強近聲。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期周年服也。功小功也。強近。強弱也。祭祭。孤獨貌。孑單也。弔問也。而劉夙嬰疾病。嬰。加也。常在牀蓐。蓐。草席也。臣侍湯藥。未嘗廢離。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遭奉聖朝。晉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去聲。無主。無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命。一次陳情在前。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洗馬。太子屬官。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猥。頓也。東宮。太子宮也。頓落也。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兩次陳情在前。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嚴峻也。逋。緩也。慢。倨也。○逋用察臣舉臣拜臣除臣責臣催臣支法錯落。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州縣不從。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再具表陳情之意。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矜憐養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

修辭而稱不得不爾歷職郎署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堅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今臣亡國賤俘俘軍所虜獲日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希望立名節也○此段言已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但以劉日薄博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薄迫也日迫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為命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此段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淚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數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況臣且臣今臣是臣文法更圓轉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達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為顆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升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歷敘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飾晉武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惻動人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永和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時當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魏滂及疑之渙之元之獻之修等以上巳日會于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一筆修禊事也禊祓除不祥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禊○此句點出所以會之故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敘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脫平聲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以因曲水以泛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

絃之盛（折一句跌入賦詩）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敘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敘日）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敘樂○敘會事至此已畢下乃發胸中之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是倦遊者）或因寄所託（一種人是寄興者）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舍或靜或躁）（總是一樣得意）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之往）（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卻又一樣興盡○此向只就一時一事論）向之所欣（俯）（同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莊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興感于死生之際）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為（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畏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為虛誕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古今無踪影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踪影也能不悲乎○一齊收倦眼疾手快）（故列敘時人）（敘在會之人）錄其所述（敘所賦之詩○二句應前羣賢畢至少長咸集等事）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一興感）（後之覽者）（古今同我之感○覽字應前每覽之覽字）亦將有感於斯文（後人亦重死生覽我斯文亦當同我之感○覽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貴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遜少曠達大故雖蒼涼感歎之中自有無窮逸趣）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淵明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田園將蕪（無）胡不歸（猶何也○自）既自以心為形役（去彭澤而來至家也）奚惆悵而獨悲（田園將蕪胡不歸）悟已往之不諫（言去來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

之死。且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此我自爲之。何所惆悵而獨爲悲乎。○自責之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求祿之非也。○自悔之詞。○一起已寫盡。前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行舟而歸。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熙矣。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光之未明。無由見路也。○一段離彼。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奔。喜至家而速奔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一段到此。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蔣詡幽居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一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柯。樹枝也。○一段室中樂事。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契時矯首而遐觀。園田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流憩。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一段園中之樂。雲無心以出岫。岫。山有穴曰岫。翳翳。漸陰也。盤桓。不進也。○一段園中暮景。鳥倦飛而知還。景。同影。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山有穴曰岫。翳翳。漸陰也。盤桓。不進也。○一段園中暮景。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煙。求。交游。指當路貴人。駕言。用詩。駕言出遊句。○一段。與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遊。即不如不歸之念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疇。親戚。指鄉里故人有事。謂耕作也。疇。田也。○一段。插入田事。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巾車。有蓋之車。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欣欣。春色貌。涓涓。泉流貌。行休。謂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興懷。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寓。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猶汲汲也。言如有求而不得之意。○一段。收盡歸去來一篇之旨。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爲官。亦不能爲仙。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

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東皋營田之所。春事起東。故云東也。皋田也。聊且也。乘陰陽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公羅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字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眞有實地受用處。非深于道者不能。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太原。孝武帝年號。武陵人捕魚爲業。武陵屬湖廣。常德府。旁有桃源縣。緣溪行。忘路之遠近。便。忽逢桃花林。妙在以無意得之。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品平聲。紛。繽紛。雜亂貌。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亦不。凡林盡水源。便得一山。亦是無意中得。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善于點景。便捨船。俗人至此。便反矣。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天地。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敘山中人物。黃髮垂髫。謂老人髮白轉黃也。髫小兒垂髮。○純然古風。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平聲。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妙在漁人全無驚怪。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到山問今。來由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眞是目空今古。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歎惋者悲外人屢遭世亂也。○敘兩邊問答。簡括。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避世人多情如此。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可嗤一句。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漁人亦大有心人。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詣至也。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太守欲問而不得。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尋。俄也。○高士。後遂無問津者。悠然而往。

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爲仙爲隱。靖節當晉衰亂時。超然有高舉之思。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亦不詳其姓字不以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爲善于讀書者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蓋別有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酒趣者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適得本來面目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領得孔顏樂處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超然世外人之儔乎爲若人之儔而言衔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想見太古風味

五柳先生傳

淵明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瀟灑清逸一片神行之文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傳也勒刻也謂山之英靈馳驅煙霧刻移文于山庭也。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志超塵俗度鐸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度比也干觸也。行極清高言方知之矣此等隱者吾正知爲必不可得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雪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腴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屣草履言視千金萬乘如草芥脫屣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值薪歌於延瀨賴。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一章而去固亦有焉此等隱者世亦有之豈期終始參差誉昔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

之哭，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罿罻，羅網，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士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悲哭。**信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信，暫也，迴跡，避跡山林，動心猶染于俗也。**何其謬哉**，謬，誤也，此等隱者何其謬誤，人世二至此哉。躓，垢也。**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尙生，尙子平也，仲氏，仲長統也，已上泛論夫隱者有此三等，尙未說到周顒。**書曰尙子平隱居不仕，性尙中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言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承上起下，感慨情深。**世有周子**，南八。入題。**倜傥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元，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顯無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僭也，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用吹竽之吹，齊宣王好竽，必三百齊吹，南郭先生不竽者而吹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齊王薨後，王曰竇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僭也，巾，隱者之服，北岳，即北山也。**誇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

情於好爵，皐，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以上總寫，以下分作兩截寫。**其始至也**，顯始至北山時，**欲拂巢父甫拉蹋許由傲百氏蔑王侯**，拂，推也，拉，折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也，**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皎其長往故歎之談空空於釋部**，翳，劫也，元元於道流，顯汎涉百家，長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翳元元於道流**，顯汎涉百家，長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翳**，蔽也，元元之又元也，道流，謂老子也，**務光何足比潔子不能**，務光，夏時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逃，潔子，齊人，**儔**，儔也，好飾水隱于容山。以上寫顯初志如此，是前一截。**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鳴騶，導引騎也，騶，導引騎也，鶴書，即詔書，在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矣袂聳筵上矣芰**，芰，製荷衣，隱者之服，言製芰荷以為衣，互文也，今皆焚裂之，抗，舉也，走貌，**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矣，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舉臂也，芰，製荷衣，隱者之服，言製芰荷以為衣，互文也，今皆焚裂之，抗，舉也，走貌，也，**風雲慷其帶憤石泉咽煙聲**，**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慷慨，憤悱，悱，怨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紲金章綰墨綬跨扇城**

之雄冠去聲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紲繫也繯貫也金章銅章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城爲屬城縣大率百里言越衆城而爲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浙右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道帙長擯法筵久堙談叅諸賢之末席訴孔愈緇裝其儔帙書衣也擯棄也法筵講席也堙廢也談叅入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倥傯繁倥猶言迫書講席冰棄埋而聽訟也絕無績也綢繆親近也結課考第也紛綸衆多貌龐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者蹤三輔課考第也紛綸衆多貌龐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者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張敞趙廣漢俱爲京兆尹有名望魯茶卓茂咸善爲令龐架謂包舉也三輔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希踪希慕倣賢豪踪跡也牧九州牧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以上寫顯繼志如此是後一截人使其高霞孤映明月霜寒青松落陰白雲誰偶嗣洞戶權絕無賓歸石逕荒涼徒延空言霞月徒擧映無人賞玩松蔭寒落白雲無與爲偶嗣水嗣也權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延佇遠望也言不復更歸徒爲延望也至於還颸飄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風也寫北山移文之旨則可

善成堂

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喜以爲帳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薜縛塵纓投簪謂疏廣也投棄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海幽人佩蘭故云解薜縛繫也塵纓世事也於是南嶽嶷峙北隴騰矣列壑爭議攢峰競峭既遊予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哥南嶽謂南山也嶷峙高峻也隴亦山也騰起也攢簇聚也競上也誚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遊子謂顒也哥問也言山爲顒所欺而無人來問也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攏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蘿女蘿也施于松柏風月所以況松桂之美今既無馳騁也東皋喻隱逸之士故遣攏之西山謂首陽山逸議隱逸之議也皋澤也素謁謂以情素相告也馳騁宣布也謂宣布于人使盡知之也○以上言其遺蓋山靈所以譙之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櫂異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駟○下邑謂海鹽也浪櫂也上京建康故也言海鹽秩滿催促行裝駕舟赴京以還官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顒情實在朝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辭赧例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澤子塵游蹈逐於蕙路汙溪六池以洗耳芳杜薜荔皆香草蹈踐跡也溪水清也言豈可使芳草懷愧恥以相見崖嶺再被澤穢更以俗塵點我蘭

尊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乎宜屬幽幌悅掩雲關斂轅霧藏鳴滿虎平截來轙於谷口結駟於衆岳爲閉也幌幽窓也雲關謂以雲爲關鍵也斂谷口郊端山之外也結駟於衆岳藏霧滿俠無見聞也來轙妄轡謂顓之車來也其親近故截斷杜絕之於是叢條暢莖頴怒魄或飛柯以折輪巨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覺爲君誠遺客條木支也穎草穗也言條穗觸怒而擊折穎之車輪掃去其迹也俗士通客謂隨也謝絕通逃也○以上言其不許再至所以絕之也

假山靈作檄設想已奇而篇中無語不新有字必雋層層說入愈入愈精眞覺泉石蒙羞林壑增輝讀之令人賞心留盼不能已也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浚深也○二句起下一段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伏一思字此句是一篇主意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又伏二思字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便作陛下文極有致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神器帝位也不念居安思危又伏一思字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反縳足上文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元首君也景明也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專爲此意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賴拚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終則縱情以傲物人情大抵如此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董督也○正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苟免謂苟免刑罰○畏威而不懷德國何以安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也○從上居安思危句反覆開諭通出十思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牧養也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滿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易曰王用三驅謂天子不合圍一面之網也憂解怠則

思慎始而敬終慮深蔽則思慮心以總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思所予則思無以怒而濫刑所謂積其德義者總此十思宏茲九德思則十有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盡此十思以此九德乎人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誠懷仁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善言可以無思妙通篇只重一思字御要從德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爲得也魏公十思之論剴切深厚可與三代漢唐垂傳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照

僞臨朝武氏者武則天名曌太宗時召入爲才人高宗爲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即位武氏爲尼引納後宮珪爲昭儀尋廢王皇后立武氏爲皇后政事皆決焉高宗崩中宗即位武氏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性非和順本性不良地實寒微出身伾俚潛通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踰髮爲尼掩其爲太宗才人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王皇后爲其所害是其狐媚之才偏能惑高宗之聽踐元后於翬翟翬翟雉羽也雉之交有時守死而不犯分婦德所宜故后之車服皆畫翬翟之形王皇后廢武氏踐元之位陷吾君於聚麀曰麀曲禮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加以鴟梟亦爲心豺狼成性鴟鴞毒蟲也近狎邪僻殘害忠良邪疏指李義府許敬宗等忠良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殺姊屠兄弒君鴆朕去聲母姊韓國夫人兄惟良君母未聞鴆毒鳥以其毛翫酒飲之則殺人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神器帝位也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子廢爲廬陵王而幽之于別所諸武用事恣委以重任○以上敘武氏之罪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也霍子孟霍光也輔幼主以有漢朱虛侯劉章呂以女配之二句隱述漢事諷作鷰周啄皇孫知漢祚

之將盡漢成帝后趙飛燕立于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舊緣皇孫之誤龍漦時帝后誠夏庭之遽漦
龍所吐涎沫龍之精氣也夏后藏龍漦于庭傳及殷周莫之發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入于王府之童女遭之而生女怪棄
于市周人獻之即褒姒也幽王娶之遂至滅亡國是周之衰亂于夏庭而已伏之矣○四句言唐不久將滅敬
業皇唐舊臣公侯家子敬業唐大臣徐世勣之孫也勣賜姓李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
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微子過殷故墟悲之作麥秀之歌一云箕子所作哀春山
之流潦徒然哉漢哀安以外戚專權言及國事每言鳥流涕是用感風雲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以上述興師之故南連
百越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輪相接以言乎馬則鐵騎萬千以成羣
海陵紅粟倉儲之積庾窮粟多貌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兵眾斑聲動而
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斑馬之聲動而粟然若北風起懸劍之氣沖而煥然若南斗平喑嗚去聲叱咤陳去聲
則山岳崩頹叱咤發怒聲以此制敵何敵不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古觀四 十一 善成堂
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以上寫兵威之盛公等或居漢地異姓或叶同協周親同姓
或膺重寄於話言分封于外或受顧命於宣室受記于朝○二何合同異姓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抔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一抔土指墳墓也土未乾謂高宗葬
未久也六尺孤指中宗言倘能轉禍為福轉武氏之禍而為福送往事居往謂高宗共立勤
王之勳事居謂中宗無廢大君之命送往凡諸爵賞同指山河爵賞有功共指山河以為言若
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謂進退不果徘徊于兩途之間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
誅禍成罪臣于會稽枕風氏後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
下武瞾今日之域中畢竟是誰家之天下言將來必歸唐也○結語悄勁
起高武氏之罪不容誅次寫起兵之事不可緩末則示之以
大義動之以刑賞雄文勁采足以壯軍聲而作義勇宜則天
見機而數其才也

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江西南昌府號爲洪都）星分翼軫（翼軫二星在楚之分野）地接衡廬（衡山峙立千西南境，廬山近聯于北境）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荊江在荊州，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此據其上如衣之襟焉。五湖，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宣州，洞庭湖在鄂州，此據其東如帶之束焉。）控蠻荊而引甌越（荊，楚本南蠻之區，此則接引之。甌越，閩越之雄。）物華天寶（物之光華乃天之寶），龍光射牛斗之墟（豐城有二劍，曰干將曰莫邪，其龍文光彩直上射牛斗。）人傑地靈（人之英傑由地之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穉字孺子，洪州高士也。陳蕃爲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之。）欠序人物之異。雄州霧列（雄州，謂大郡，如霧之浮列于上。）俊彩星馳（俊彩，謂人物如星之奔馳于前。）承物華四句，起下文主人。

臺隍枕夏之墟（臺，子臺，隍，城下池，以首據物，白梳夷，謂正南荊楚之地。）襄貴盡東南之美（時夏于此閣之賓主盡東南人物之美。）再承物華四句，起下文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時閻伯嶼爲洪州牧，即都督也。棨戟，有衣之戟，遠而臨于洪州。）主。宇文新州之懿範（宇文，姓，新除豐州牧，道經于此，懿範，盛德也。）暫駐（暫，住也。）馬坐車（馬者，駕前曰驂，在旁曰騑。）十旬休暇（賓，十旬休暇，勝友如雲，

以賓主交歡，日久言千里逢迎，高朋滿座（以賓朋來自遠方言），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蛟氣之騰光焰奪目，鳳毛之起，文彩耀空，喻才華也。詞宗，謂詞章之宗，光輝之發，閃如紫電，浩氣之凝，凜若清霜，喻節操也。武庫言無所不有，孟學士、王將軍是會中顯客。）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勃父名福時，爲交阯令，勃往省焉，道經洪州，適逢閻公大會賓客，勃自稱，此段述賓主之美。）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只二句，已寫盡九月之景。）儼驂騑於上路（儼，整也。驂騑，馬行不止也。行馬于路道路之上，謂賓客所來之途也。）訪風景於崇阿（崇阿，高陵也。宋玉訪風，景于高陵，謂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也。建閣長洲之上，臨謂至其所也。）得仙人之舊館（仙人，指滕王閣也。得謂登其上也。此段敘到閣之由。）層巒疊翠，上出重霄（閣之高，層巒疊翠，縹緲其上，如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閣之映水，飛舞莫定，影若流丹，下臨于江上，無地之處），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汀，水際平地。渚，小洲也。海中山曰島，山水中島嶼縈迴，聚于江皐，窮于渚已窮盡，曲迴環之處），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江神祠宇，以桂爲殿，庭以蘭爲宮，闕前後分列，如岡巒之

體勢。○此段言閣在披繡闥俯雕甍之南。○披開也。門屏曰闥。屋棟曰甍。山原曠其盈視。山原之深曠者。足以極吾之所視。川澤盱其駭矚。盱呼也。駭驚也。矚視也。川澤如目之張而有以驚吾之所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閭閻里中門也。撲地滿排列于門而食。盡大家也。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舸大船。艦戰船。迷塞水津。皆江船之上。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虹氣已銷。雨開新霽。而彩徹于雲衢之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自天而下。孤鶩自下而上。故曰齊飛。秋水碧而連天。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彭蠡。鄱陽湖也。衡陽。衡山之南有回雁峯。雁不過此。漁唱不到彭蠡。不窮雁聲不到衡陽。不斷總言其極多耳。○此段言閣極山水之外。乃遠景也。遙吟俯暢逸興遄飛。遄速也。爽籟發而清風生。凡孔竅機括皆曰籟。秋晚之爽氣發于萬籟之鳴。故清風颯颯而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纖細也。女樂之細歌。凝止于侍宴之側。而白雲為之遏留。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言其用其漢綠竹事。以喻有德。陶淵明為彭澤令。嘗置酒召客。此美座中之有德而善飲者。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鄴。曹魏所興之地。曹植詩。朱華冒綠池。臨川。今撫州。王四美具。二難并。賢主嘉賓。此段敘宴會之美。四美。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賢主嘉賓之善書嘗為臨川內史。此美座中之有文而善書者。四美具。二難并。賢主嘉賓之人歌飲文詞。無所不妙。窮睇眄於中天。睇眄。視也。邪視窮極觀覽于中。極娛遊於暇日。極盡娛樂嬉遊于閒暇之日。○起興盡悲來。句起引下文命運。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望三子長安之處于日下。指蘇州吳會之在于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地勢東南勢極于南而南溟最深。天傾西北柱高于北而北辰亦遠。○四句起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失路。喻也。萍浮于水上。隨風漂流。故人稱邂逅相遇曰萍水相逢。○四句言在會者。多屬他鄉失志之人。能不感慨係之。下乃承此意細言之。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懷思君門。而不可得見。欲如賈馬。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馮唐漢人。白首為郎。文帝輦過郎署。與論將帥。拜為車騎都尉。李廣難封。漢李廣。武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冀主號為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屈賈誰憐。於長沙非無聖主

終灌屈賈誼謫爲長沙王賓鴈鴟於海曲豈乏明時後臣毀梁池逐太傅非無漢文帝之聖主寘梁鴟於海曲豈乏明時之于北海豈無魏武帝之明時○此段言懷才而際時者皆失志如此後之悲失志者亦可因之以自慰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盥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廣州一水謂之貪泉飲此水者廉士亦貪吳隱之詩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身當困窮如魚處涸轍之內而猶懽悅北海雖賒扶搖可接賒遠也扶搖風勢也莊子北海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鵬搏扶搖而上若九萬里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東隅日出處桑榆謂晚也漢光武勞馮異詔始雖垂翅迴溪終能奮翼翩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爲合浦太守性行高潔不見陛擢故云空懷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率意獨駕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是猖狂也吾輩豈可效之○此段言士雖遭時命之窮正當因之以自勵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方說到自己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去聲○曲禮二十曰弱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勃謂無路請纓于朝比終軍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漢班超嘗爲人書記嘗意不得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宋宗慤被辟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爲將軍勃謂有志于投筆慕宗慤破浪之長風○自負不凡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舍去簪笏于百年富貴之途奉父晨昏于萬里之外言往交阯省父非謝家之寶樹謝玄爲叔父安所器曰子弟亦何須人事而欲使其佳元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于庭階耳接孟氏之芳鄰孟母三遷爲子擇鄰言已幸與諸賢相接他日趨庭叨陪鯉對異日到交阯侍受父教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勃謂今日捧袂而進喜托姓名于閽公之門亦若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楊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勃言不逢楊得意之薦但誦相如凌雲之賦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若江河勃謂既遇閻公之知音何慚呈所爲文又何愧焉○此段自敘以省父過此得與宴會不敢辭作序之意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羲之宴集梓澤邱墟梓澤石崇金谷園今已荒廢而爲邱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序係勃作故曰臨別贈言既承閻公之恩于偉餞矣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也○勃居末座而僭作序故以遜詞作結得體敢竭鄙誠恭疏

短引結作一言均賦四韻俱成勃先申一言以均此意而賦之而八句四韻俱成矣○起作詩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朝看畫棟飛南浦之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暮收朱簾宛若捲西山之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雲映潭而自在物換星移幾度秋物象之改換星宿之推移此閣自今凡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傷今思古檻外長江空自流詩意淡遠非是詩不能稱是序

唐高祖子元嬰爲洪州刺史建此閣後封滕王故曰滕王閣

咸淳二年閻伯嶼爲洪州牧重修九月九日宴賓僚于閣欲誇其婿吳子章才令病構序時于勃省父交馬當去南昌七百里聞水神告曰助風一帆達旦遂抵南昌與宴閣諸眾賓序至勃不辭閻恚其密令吏得句即報至落霞二句歎曰此天才也想其當日對客揮毫珍詞繡句層見疊出洵是奇才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韓朝宗當元宗時爲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故太白上書以自薦○欲贊韓荊州御借天

下談士之言排宕而出之便與諛美者異豈不以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僕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龍蟠鳳逸謂士之俊秀者皆欲奉謁荊州收美名定聲價也○此段敘荊州平日能得士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自薦脫而出即其人焉平原君食客三千毛遂平原君客也穎錐柄平原君謂毛遂曰夫士之處世譬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借毛遂落到自己言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卿相干犯也抵觸也雖長不滿七尺請心雄萬夫身雖小而志實大○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氣義見許于王公大人此喜冀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此平昔所懷安敢不盡告于荊州○此段敘自己平日能見重于諸侯卿相起下願識荊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頌荊州四句幸願開張

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凡士人見公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謔
卿長揖不拜
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相國北征解卑命袁宏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妙今天下以君
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察人物之重輕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應上一登龍門二句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
雲耶言使已得見所長于荊州之前猶致身于青雲之上故曰激昂青雲○此段正寫已願識荊州卻絕不作一分寒乞態殊覺豪氣逼人
昔王子師東漢人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即荀爽既下車又
辟孔文舉即孔融山濤晉人作冀州甄試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
代所美十師山濤皆能接引後進爲先代人之所稱美○前人已有其事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
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欣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
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荊州能接引後進爲當時人之所鼓舞○荊州亦有其事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

委身國士委託也國士謂荊州言其才德爲當今第一人所謂國士無雙也亦當奮發其忠義以報國士知遇之恩○此段譽荊州有薦人之美所以動其薦己之心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
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已所短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
正欲獻已所長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詩賦之類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
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既以文自薦卻又不即自獻其文先請給紙筆書人何等身分
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青萍劍名結綠玉名薛燭善相劍卞和善識玉○仍拈懵字作結關應甚
緊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
本是欲以文章求知于荊州卻先將荊州人品極力擡高以見國士之出不偶知己之遇當急至于自進處文氣豪逸詞調豪雄到底不作寒酸
末乞能自是青蓮本色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客舍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

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點夜字　湖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煙景春景也大塊天地也陶曰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時園中桃李盛開太白與諸兄弟共宴于其中○是設宴本意羣季俊秀皆爲惠連羣季謂諸弟也謝靈運之弟惠連○美諸弟之才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康樂謝靈運封康樂侯○謙自己之拙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四句確是李園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石崇宴客于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末數語寫一觴一咏之樂與世俗浪遊者迥別

發端數語已見瀟灑風塵之外而轉落層次語無乏設幽懷逸趣辭短韻長讀之增人詩多情思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　夐　炯不見人　垠崖際也夐遠也言邊塞之間浩浩乎皆平沙無崖又遠不見人

河水縈帶羣山糾紛　縈帶縈繞如帶也糾紛雜亂也言舉目惟有山水也黯兮慘悴風悲日曛　弔古戰場文　古觀四　七　善成堂

黯深慘色也蓬斷草枯凜若霜晨　蓬草盡枯斷終日如霜落之晨鳥飛不下獸鉦　捷亡羣　鉦疾走貌○先將空楊寫出愁慘氣象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　福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述亭長言倍加愁慘常覆三軍四字是一篇之綱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總弔一筆只用傷心二字便愁慘無極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　徭役也戍守邊卒也召募以財招兵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僕奔走既遠暴露又久也沙草晨牧河冰夜渡　晨則牧馬夜則渡河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　膈臆意不泄也○此是寫三軍初合未覆時就秦漢之先說起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　斁敗也總言秦漢以來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自古天子以文教安天下外戎中夏戰場之苦古稱戎夏不敢抗拒王者之師以王師用正也文教失宣武臣用奇　不用正而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此因多殺傷之慘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牧馬　漠沙漠之地牧馬候敵防易于疎虞敵兵詭伏而伺察其便主將驕敵則門受戰　期門軍衛之門主將輕敵則門受戰遂陷敵圍

聖竪

旌旗川迴組練細甲滿野成組交鎗練練袍皆戰傷也。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八字九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川岳震動互喻山川亦為之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折分也聲之震也足以分江河勢之崩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凜冽寒貌積雪浸脛形去堅冰在轂馬伏巢征馬踟蹰休巢休于巢中不出也踟躕蹰行不進貌言皆畏寒也繒繽無溫暖折裂膚繒繒編也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加害也寒參徑截輪重橫攻士卒輜重載衣物車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塡巨港講之岸血滿長城之窟坤入聲。窟孔穴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升言哉此是寫匈奴盛時軍正覆時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壘兮生死決壘迫也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力○礫小石○此重寫三軍欲覆未覆時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淅昔○淅淅聲肅也。魂魄結兮天沉沉沉沉皆暗也。鬼神聚兮雲冪冪冪密弔古戰場文（顧四　十八　善成堂

冪冪陰也。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此則寫三軍已覆之後也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李牧趙良將○歎趙漢傾天下財殫力痛歎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痛病也漢雖傾動天下而財盡力病困恩奇邊之將在得人不在多也○怨漢周逐獫獫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旋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獫狁北狄也朔方北荒之地飲至歸而告至于廟而飲也穆穆幽深和敬之貌棣棣威儀閑習之貌○歎周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煙塵慘赤黑色朱血色○怨秦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怨漢他疊疊只怨秦漢即近代不言可知蒼蒼烝民蒼蒼天也烝眾也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死于戰者有何罪其存其沒家莫聞知父母兄弟妻子不得而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淵心目寢寐見之悁悁憂也。存莫存歸哭莫哭望天涯夷○布莫而哭望不知其死所

也天地爲悲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又漢家中興多事四夷故也遂將秦漢至近代上下數千百年反反覆覆寫得愁慘悲哀不堪再誦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以山水引起陋室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吾德之馨香可以忘室之陋苔痕上堦綠草色入簾青室中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人室中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明居南陽草廬揚子雲居西蜀有元亭○引證陋室孔子云何陋之有應德

陋室之可銘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也惟有德者居之則陋室之中觸目皆成佳趣末以何陋結之饒有逸韻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燕趙韓魏齊楚滅而海內一統蜀山木盡而阿房始成○起四語只十二字便將始皇混一已後縱心溢志寫盡眞奢凡可喜覆壓三百餘里廣隔離天日隔離○高聳入雲仰不見椓與天日相蔽○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驪山北結屋曲折而至西直赴咸陽殿爲大宮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妄流也○此段總寫其大下乃細寫之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廊腰曲折如縵縵之迴環簷牙尖聳如禽獸之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或樓或閣各因地勢而環抱其間盤盤焉囷囷屈平聲焉蜂房水渦屋心聚處如鉤屋角相湊若鬬盤盤周迴也囷囷屈曲也遠望天井如蜂窩矗觸不知其幾千萬落盤盤之房水渦天井中爲高即瓦溝也矗高起貌落簷滴也○此段寫宮中樓閣之多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有長橋臥木波上

疑是爲龍然龍必有雲今無雲知無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自殿下直抵南山之巔架相照疑是爲虹然虹必有雨今不雨知非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言長橋複道無從辨高低西東也○此段寫橋架道路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臨臺而歌則響爲之暖如春光之融和舞殿冷袖風雨凄凄舞罷閑歇則袖爲之冷如風雨之凄涼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言非一日冷或一宮暖一宮冷也只一日一宮其氣候之變如此○此段寫宮殿歌舞之盛嬪妃貪婪孕嬙牝自皇后而下爲妃爲嬪又其次則爲媵爲嬙○六國宮妃王子皇孫六國辭樓下殿辭六王之樓下六王之殿輦連上公族輦連上下六王之殿輦聲來於秦駕人以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早以聲歌夜以絲絃轉而爲秦皇之宮人○六句承上寫歌舞接下寫美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疑其星言鏡之多綠雲擾擾梳曉鬟也疑其雲言鬟之多渭流漲膩棄脂水也言脂之多烟斜霧橫焚椒蘭也言香之多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轆轆車聲言車之多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縵寬心也天子車駕所至曰幸有不得見者三十六

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言終其身而不得一見也○此段寫宮中美人之多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收藏經營精英指下金玉等言○橫寫六國珍奇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六國歷久取掠于人故多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六國一旦不能自保其所有盡輸于秦鼎鐺撐玉石金塊珠礫力○鐺釜屬礫小石謂磯鼎如石金如塊珠如礫也棄擲邐迤以○棄擲言其多不能盡度閣于几席邐迤連接也言棄擲不止一處也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不啻皇帝秦民亦多甚也○此段寫宮中珍奇之多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人情不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鄰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鳳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纍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譁鴉多於市人之言語總上極寫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獨夫指秦皇○寫秦叶叶陳涉乃成卒一呼而人響應

谷若人一炬項羽燒秦宮室可憐焦土一篇無數壯麗只以四字了之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滅六國者秦也非天下也秦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痛惜六國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止二世而亡痛惜秦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言盡而意無窮

前幅極寫阿房之瑰麗不是羨慕其奢華正以見驕橫斂怨之至而民不堪命也便伏有不愛六國之人意在所以一炬之後迴視向來瑰麗亦復何有以下因盡情痛悼之爲隋廣叔寶等人炯戒尤有關治體不若上林子虛徒逐君之過也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下二句俱指仁義說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道德之實非虛而道德之位則虛也故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而德有凶有吉凶之類此所以謂之虛位也老子之小仁義老子大道廢有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見小是老子病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忙中著此數語如落葉驚湍大有致趣彼以煦煦許小之也則宜煦煦小惠貌子子孤立貌老子錯認仁義故以爲小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不知有仁善并錯認道德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離卻仁義○昧是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據此關之已括盡全篇之意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秦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收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黃老于漢黃帝老子也漢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帝老子之自是相傳學道衆矣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中夏焉此特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

作事者不入方板則入圓不入斗者見入斗佛只重佛老一邊
入手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爲辻也。此處說入從異端衍此六句方頓挫噴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冷語收上下又翻出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老者佛者謂治老佛之道者如孟子所謂墨者是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爲治也言治孔子之道者喜佛老之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筆之于書如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老子曰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孔子歸三日不談之類也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重上一段作小東岩甚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端始也末終也佛老之說甚怪而人好之故反足以勝吾道。數語是文章之要領

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了佛老二種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農工賈三句緊頂上古今四句總言佛老之害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有此句下面許多功用便少不得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害指下文蟲蛇禽獸飢寒顛病等語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有力于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連用十七箇爲之字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嶂如驚波巨浪自不覺其重複無句法善轉換也。說出聖人許多實功

正見佛老之謬全在下清淨寂滅四字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氏之言指老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用反語束上文聖人治天下許多條理一句可以喚醒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言人不若禽獸之有羽毛鱗介瓜牙必待聖人衣食之若無聖人豈能至今有人類乎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提出君臣民三項一正一反以形佛老之無父無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其法指佛老之教而汝也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老言清靜佛言寂滅此佛老之反于聖人處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此老莊之語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突入譬喻破其清淨無爲之說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佛老托于無爲大學功在有爲二字盡折其謬今也欲治其心佛老亦治心之學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此佛老之無爲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

不貨而爲夷也極言佛老之禍天下所以深惡而痛絕之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夫所謂至此一段收拾前文生發後文絕妙章法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問語作態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應非吾所謂道一段是原道結穴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軻之死一句承上極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卿名況趙人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漢楊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十三卷○故云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事行謂得位以行道說長謂立言以明道也○重下二句是原道本意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完矣又一轉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不止不行人其人聖人之道不流不導之使通俗作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同導之使寢其徒衆其書絕其惑人之說廬其居作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同導之使寢其徒衆其書絕其惑人之說廬其居寺觀改爲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以無佛老之害故民皆得其所養其亦庶乎其可也兩可字呼應作結言有盡而意無窮

孔孟沒大道廢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理則布帛菽粟氣則山走海飛發先儒所未發爲後學之階梯是大有功名教之文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意○

二語是一篇之柱。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申上文作兩對是雙關起法。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此三段語意與本孟子舜何人予何人一段來。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世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只轉說一說便見波瀾。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應一句。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從上段能字生出善字。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順勢衍足上意。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

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亦轉說一說又作波瀾。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應一句。○已上寫古人之君子作兩扇是賓今之君子則不然一句折入。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亦作雙關起法。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應一句。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應一句。○已上寫今之君子作兩扇是主亦只就能善二字翻弄成文妙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文極滔滔莽莽有一瀉千里之勢不意從此閒忽作一小束何等便捷是文章中深于開合之法者雖然急轉爲是者有本有原急與忘之謂也急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急忘二字切中今人病痛下文只說忘者而已者自可知惟急故忘也。○方說到本題此爲數

之根也 吾嘗試之矣 又作一層生下二比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撇上三句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怨於色矣良士中之賓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撇上三句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非良士一段是士中之士○兩意形出忌字以原毀者之情委婉曲折詞致若畫悅 然而原毀篇到末纔露出毀字大都詳與廉毀之支葉意與忌毀之本根不必說毀而毀意自見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慨然有感

全用重周輕約詳廉意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雖贅語矣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麟麐身牛尾馬蹄一角毛蟲之長王泳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詩麟之趾公十三年西狩獲麟傳記百家謂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瑞正見其昭昭處○一轉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知其爲祥不可知其爲麟所以爲靈○二轉角者吾知其爲牛鬣獨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不可知其爲麟則謂麟爲不祥之物亦無足怪○三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轉起下聖人必知麟也帝王之世麟在郊藪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麟必待有知麟之聖人而後出麟固無有謂其不祥者○四轉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昭昭句相應德字以德句正與爲靈祥者句相應

雜說一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噓氣虛口出氣也雲爲龍之所自有故弗能靈于龍○一節言龍之靈轉下急轉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間薄博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茫洋雲水之氣極乎窮蒼日月爲之掩蔽光影爲之伏藏雷電爲之震動其變化風雨則水徧乎下土陵谷爲之汩沒雲亦靈怪極矣○二節言雲之靈重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三節申言龍之靈轉下急轉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四節申言雲之靈重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雲爲龍之噓氣故曰自爲○五節言龍能爲雲若無龍則亦無雲矣轉易曰雲從龍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篇以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言賢臣固不可無聖君而聖君尤不可無賢臣寫得婉委曲折作六節轉換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可謂筆端有神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善相馬此以伯樂喻知己以千里馬喻賢士○一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二歎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駢並也三歎不以千里稱也○駢音平不以千里稱也駢音平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三歎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勿一安求其能千里也四歎○千里二字凡七唱感慨悲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

[illegible]字之意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若出非其時惟德故靈也若麟則失其所以爲麟矣何祥之有○五轉○上不祥是天下不知麟也非麟之咎也此不祥眞麟之罪也非天下之咎也

此解與論龍論馬皆退之自喻有爲之言非有所指實也文僅一百八十餘字凡五轉如游龍如驚鸞變化不窮眞奇文也

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五歎總結

此篇以馬取喻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展布其材否則英雄豪傑亦已埋沒多矣而但謂之天下無才然耶否耶甚矣知遇之難其人也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一篇大綱領具見于此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承緊解惑說下承傳道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道在即師在是絕世議論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忽作慨歎若起住甚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而師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人愚益愚今人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此是高一等說話翻前面人非生知之說愛其子擇師而敎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豆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此就尋常話頭從容體出至情其理明其辭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有長有少有貴有賤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可爲長太息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齒列也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貴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

人之不從師反覆劇論意甚切至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耽郯子之徒省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詢官名于郯子訪樂于萇句弘學琴于師襄問禮于老聃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借孔子作証取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收前吾師道意完足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異於今人余嘉其能行古道不異於古人作師說以貽之

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民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感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總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師不必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後學也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元和七年公復爲國子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隨因循也○陡然四句起下不明不公意方今聖賢相逢聖君賢臣分任明幾極深研幾也不公此四句是一篇議論張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頓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舉綱挈領纂言者必鉤其玄鉤索隱也○恆恆久也○恆久也○恆久也○

言勞于衛道。沉浸醲濃。郁含英咀華。讀書而涵泳其味。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作文而悉本于古。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姚虞姓。姒夏姓也。揚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周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也。殷盤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佶屈聱牙。皆艱澁難讀貌。春秋謹嚴。一字褒貶。謹而嚴殺。左氏浮誇。左傳釋經浮虛誇大。易奇而法。易之變易甚奇。而正當之理可法。詩正而葩。平聲。詩之義理甚正。而藻麗之詞實華。下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史記。漢書。子雲相如。揚雄字子雲。司馬長卿名相如。同工異曲。酒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文章不本六經。雖無根之學。故公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家也。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三段言文章之著見。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四段言爲人之成立。上三段論業精此一段論行成其爲一腹。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撥。前疐。後動輒得咎。也。胡。老狼。領下縣肉也。疐。跲也。狼進而躓其胡。則退而跲其尾。言進退不得自由也。暫爲御史。遂竄南夷。貞元十九年。公爲監察御史。謫陽山令。

三年博士。兀。不見治。公元和元年六月爲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兀。散也。處閒散之地而無以自見其治才。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命。與仇敵爲謀。敗。遭敗壞。冬煖而兒號。平聲。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悲。山無草木曰裨。益也。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尾。勤業四段從能精能成二語發來。然而一轉。正破不公不明也。先生曰。呼子來前。夫大木爲宗。萌。細本爲桷。角。柬梁也。桷椽也。樑。薄。盧。櫨。構。櫨。短柱也。居戶牡也。楔門楹也。侏儒。侏儒。短椽。根。闑。居。曇。扉。楔也。闑門中橛。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匠用木無論小大。一喻。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玉屑。一名玉朮。生藍田山谷。丹砂。硃砂也。赤箭。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太山。四者皆貴藥。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牛溲生溝渠也。馬勃。馬屁菌也。敗鼓皮。主蟲毒。三者皆賤藥。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醫用藥無論貴賤。二喻。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作緩態者。卓犖爲傀。行直道者。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宰相用人無論智之巧拙才之長短。○三結。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

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爲祭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一引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冷語不盡○三結下轉正文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解前四段意○再轉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有以養家乘馬從去徒步坐而食有以自養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役役隨俗而無異能盜竊舊章而無聲然而聖主不加誅誅責也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幸其適遇世愈于二需○再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此段解前公不有司未有不公不明處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財賄謂祿也班資品秩也庳下也前人暗指執政瑕疵謂不公不明也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亦爲楹杙橛也楹柱也杙小橛大而訾紫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

稀苓也昌陽即昌蒲久服可以延年稀苓即猪苓主滲泄○掉尾抱前最耐尋味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屢爲國子博士官久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主意全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詞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詞托之已最得體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同杇杇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抑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一揭○陡然立論領起一篇精神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滿平聲衣食鏝圬具也○棄官勳而就鏝工使人不可測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去聲焉屋謂屋租也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視屋租之貴賤而增減其圬之工價償還也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此段寫承福去

官歸鄉手鍛衣食來由畫出高士風味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此言彼此各致其能故君奢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奢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忽其事必有天殃一篇主意特爲提出故吾不敢一日捨鍛以嬉此言小大不忽其事夫鍛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俚同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羌光聲上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此言難易自擇其宜嘻吾操鍛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忽生感慨無限烟波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仍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故言極痛快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去聲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邪三層就前所自見處翻案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戀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二層又開一步感慨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言已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反一句束得有力○此段爲所以棄官業坊之故是絕大議論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爲也此段寫自業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見識○此又日自己折衷張本愈始聞而感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一揚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去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一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

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誠例而實揚之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昌黎作傳全在此數語上○愈始聞一轉忽贊忽譏波瀾曲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愈極含蓄

前略敘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都是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洄波機局絶高而規世之意已極切至

韓愈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欲奪賀名故毀之如此聽者不察也和去聲而倡之同然一辭爲其所惑皇甫湜寔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也○此段敘公作辨之由愈曰然先用一然字接住下方起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

辯

徵不稱在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蓪丘之類是也謂其聲音相近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此入敘事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賀父名晉肅律尚不偏諱今賀父名晉肅律豈諱嫌者乎○此三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妙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作波瀾奇極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昭公名完康王名釗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晳若曰昔者吾友○此言周公孔子皆作諱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然周公只是一句孔子却是四句蓋春秋爲孔子之書曾子爲孔子之徒也康王釗句又只在春秋句中所謂文章虛實繁省之法也周之時有諱其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此又設疑問之不說破妙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侯爲通侯謂徹侯爲澈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

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呂后漢高帝后）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湝（虎勢秉機也）湝勢秉機爲近太祖太宗世祖元宗廟諱也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昰憲宗名隆基睿宗名旦玄宗名隆基以幾爲近元宗廟諱代宗諱豫元宗諱見上。○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承上極有勢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指文詩與春秋）質之於律（指上文漢諱二律）稽之以國家之典（指上文漢諱武帝三段）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倒底是一疑案不直說破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一轉忽作餘文以文爲戲以文爲樂）今世之士（和人指倡）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一轉）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尸於宦官宮妾（三轉）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古觀四）　三面　善成堂

諱四轉。一齊收捲上文不用辨折愈轉愈緊愈不窮

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婉曲顯快反反覆覆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種文法

爭臣論

韓　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作疑詞。○立此句爲一篇綱領下段段關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鄙邊境也）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之書夜不出六年已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城徙居陳州夏縣李泌爲陳號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爲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嶺齎束帛召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公力去陳言如榮字變爲華字無喜色變爲不色喜可見）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易其心哉（不以富貴易其貧賤之心所以爲有道之士也）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言以柔順從人而常久不易其德可謂貞婦人吉也夫之宜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接口一句斷住正矣然乃婦人之道非丈夫之宜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接口一句斷住在易蠱古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蠱卦上九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不臣事乎王侯惟高尚吾之事而已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也蹇卦六二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是君在難中也故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正解二句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無用而匪躬者曠官之刺興王臣而不事者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反振一段○上接曰一句明經斷住此又再引經反覆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在王臣之位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高不事之心○百忙中忽著一譬喻與原道坐井而觀天同法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又作二疊申前意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第一且吾聞之更端再起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有言責則當言言不行則當去不言與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不消多語只看陽子將爲祿仕乎一轉當令陽子俛頸吐舌不敢伸氣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看他添減孟子文字成自己文字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第二段言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橋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招舉也故雖諫且議使人不

得而知焉書曰周書君陳篇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前面意思已說盡了主意只在再設問處幹旋一節深于一節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蔑者矣接口一句斷住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如千斛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情趣在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不僭賞指擢居諫位言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熙明也鴻號大名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見復何愈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是開君文過之端也○又翻一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議端全在守其道而不變處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接口一句斷住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乂治也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汝汝砢砢坤入聲死而後已汝汝勤也砢砢勞也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孔子坐席不及溫又遊他國墨翟黔竈突不及黑即又他適突竈類黔黑也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畏時之不平悲人之不乂○以聖賢皆無心求聞用折不求聞用句以得其道不敢獨善折守道不變句仍引禹孔墨作証行文步驟參差有條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再作頓跌過出妙理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爲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更端生議論尤見人情當看聖賢時人一語眞名世之見名世之言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

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兩路夾攻愈四顧。每段皆用一且字故爲進步作波瀾。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前段攻擊陽子。直是說得他無逃避處。此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亦甚峻。文法最高。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接口斷住。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有此一句分疏。纔有收拾。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照有道之士。回互得妙。令陽子聞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第五節。

爭臣論 古觀四 善成堂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故公作此論。譏切之是箴規攻擊體。文亦擅世之奇。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應如一線。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裴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諫命於左右。從前書敘起。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設喻一段。卻作兩層寫。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看他複寫上文不換一字。若

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總上兩段勢急是總前一段情悲是總次一段）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閔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四句四矣字生姿）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閔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說）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閔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兩將歟字一乎哉字跌出此句最見精神）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也下文三轉深闢其時不可之說）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市衣蒙抽擢自是公自開後門）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一段卽今比擬）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一段援古自況情險辭盡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　愈

（前幅設喻中幅入正文後幅再起一議總以勢字時字作主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所見似悲感而文則岩逸可誦）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步）方一沐三握其髮（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述周公急于見賢是當是時（將當時勢空振起爲下設使其時一篇主意）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禹貢五百里荒服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段連用九箇皆已字化作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一段就周公振勢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一段就賢士振勢○前下九皆已字此下三豈復字專爲下文打照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此一轉最有力以上論周公之待士反覆委曲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

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又推周公之心反寫一筆妙在維虛字斡旋將無作有生烟波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句已可住而添不衰二字奇峭○正寫一筆收完前一幅文字凡作無數轉折寫周公方畢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方入正文竟作兩對運局甚奇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譎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段連用九豈盡字對上九皆已字亦就當時振勢一段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又添兩豈盡字即上三豈復有哉變文耳亦就賢士振勢一段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至此乃盡言垓擊。○說閻下異下始入自復上書意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昏人睡焉閽人守門禁。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晚周公一句閽下其亦察之以前是論相之道以後是論士之情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猶言故不必復上書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書安得不復上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書安得不復上此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器上足數溯及門而不知止焉上用四矣字其勢急此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縱如法文章家所謂虛字上斡旋也其兩不知字歸結自身上

與上不知逃遁相應最妙轉生委以大賢之門打照周公。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通篇將周公與時相兩兩作對照只用一二虛字斡旋成文直言無諱而不犯嫌忌末述再三上書之故曲曲回護自救氣傑神旺骨勁格高足稱絕唱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始下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言下之人必如此一扇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言上之人必如此一扇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翻前扇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翻後扇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後先有待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土下難逢豈

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退平歟援猶手也推聲求而進之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上下之間是必有故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詣其上下不肯援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上不肯推故高材多戚戚之窮名顯當世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光照後世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負能負位各有其咎○一句斷定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可援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無可推○自起至此只是相須殷而相遇疎一句話卻作許多曲折言己平日誦此言已熟終未嘗輕以告人○承上起下

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方入襄陽易襄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上有揖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莫爲之後豈求之其人揖未得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問得委婉疑得風刺愈雖不材方入自己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

以其人自處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葦始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將欲報仇往見郭隗先生對曰今王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橫插一句有情更有力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應求之未得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應吾志未暇○後半藏議論皆是設爲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回顧聯絡精神之齷齪錯者既不足以語去聲之齷齪急促貌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一結悲涼慷慨淋漓盡致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可即文以見志愈恐懼再拜

前半幅只是泛論下半幅方入正文前半凡作六轉筆如弄丸無一字一意板實後半又作九轉極其搜愴堪爲動色通篇措詞立意不凡不畀文情絕妙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敘相見）貧賤也衣食於奔走（倒句法）不得朝夕繼見（敘不相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侍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賤者日隔侍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忽閤二扇一扇陳給事。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天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生九年將赴京奏赴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一扇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自己）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總上兩扇敘所以不相見之故）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祝）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連續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重起二扇一扇再敘相見）其後於東京取妻子（東京洛陽也）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與陳給事書（古觀四）　四　善成堂

悄（靜）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一扇再敘不相見）今則釋然悟（翻）然悔（翻出陳給事意）曰其邈也乃所以終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單就不相見中思來奇絕妙絕）不敏之誅（誅責也）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邱皆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俟）更寫（唐人有生紙熟紙生紙非有喪故不用公用生紙急于自解不暇擇耳揩塗抹也）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愈

通篇以見字作主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一路頓挫跌宕波瀾層疊姿態橫生筆筆入妙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閤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濆（焚。天池天池也濆水際濆水涯）曰有怪物焉（怪物龍之別名）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貨類也。○總領一句下一連大轉）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得水轉）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頓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獵（賓）獵之矣者蓋十八九矣（獵小獵也。○不及水二轉）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頓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同俯）首帖耳搤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氣骨矯矯明明托物自喻。○不肯乞憐三轉）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有力者不知四轉）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仰首鳴號五轉句句飽前句句刺心）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作三疊總結六轉）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歸結自己甚妙）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此貞元九年宏詞試也無端突起譬喻不必有其事亦不必有其理卻作無數曲折無數峯巒奇極妙極

送孟東野序

韓　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句是一篇大旨）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草木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水）其躍也或激之（梗塞也）其沸也或炙之（水獨加三句錯綜入妙）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三）人之於言也亦然（說到人）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同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一鎖應起句筆若甚。○人言四）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突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生出善字與假字為下面議論張本）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金鍾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匏笙壎革鼓木柷敔也）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樂五）維天之於時也亦然（突然說天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倏同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天時六○樂與天時兩段俱是陪客其於人也亦然收轉入士下暢發之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士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辭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建血脈首尾相應處其在唐虞咎皐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咎陶禹一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后夔作樂以鳴唐虞之盛○夔二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太康盤遊無度厥弟五人咸怨洛汭○五子三伊尹鳴殷伊尹四周公鳴周周公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結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孔子之徒六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荒大唐空也○莊周七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楚之同姓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入臧孫辰仲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辰孟軻荀卿九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李姓名耳字伯陽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著書名老子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與師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慎韓大夫申韓稱之田駢齊人好談論時稱談天口鄒衍有書四十六篇到臨淄人著書十萬餘言尸佼攬○魯人衛商鞅師之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齊人著兵重列國燕昭師事之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楊朱十四人○此十八人或邪說或功利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殺伐之說或橫縱之謀皆非吾道故公稱一術字大有分曉秦之興李斯鳴之李斯秦相專言威令○李斯十一漢之時司馬遷即太史公相如賦檄封禪等文揚雄字子雲有諸賦與太元法言等書最其善鳴者也二司馬揚十二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浄其節數速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即其所謂善鳴者亦且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那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如此所以爲不及于古魏晉十二○將人題又頓挫之致唐之有天下以下始此一段先寫出感慨之致唐人陳子昂字伯玉號海內文宗○二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辭有名○二元結字次山所著有元子

○三李白 杜甫 五 李愬字元賓公 ○六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子皆當時先達之人其
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七○從許多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繁雜雜說來無非要顯出
孟郊以詩鳴文之變幻至此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若無此筆可追其他浸
淫乎漢氏矣其他美處純乎其爲漢氏○三句總收前文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李翺
有集張籍善樂府○李翺八張籍九又添二人于後妙絶三子者之鳴信善矣結出善鳴二字抑不知天
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
鳴其不幸邪兩句歎咏有味括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
也鳴國家之盛笑以喜其在下也自鳴其不幸笑以悲二語甚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
南也時東野爲溧陽尉○單結東野有若不釋然者結出不平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
之應前四天字收

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爲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

送孟東野序 合觀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杭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同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
阻隱者之所盤旋兩或曰跌宕起盤字義雖似閒情只乎出隱者一句爲主友人李愿居之李愿西平
忠武王晟之子歸隱盤谷號盤谷子○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
只六字題已盡了下全憑愿之言行文我知之矣此句是綱直到我則行之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敘功名坐於廟朝
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功矣樹立也武夫前羅列也武夫前
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敘威令
才俊同後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敘門客曲眉豐頰清聲而
便平聲體秀外而惠中外貌秀美風輕裾飄長袖裾衣後豸曳也○敘近侍粉白黛

化繪者儘畫眉墨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敘姬妾。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極寫世上有此一輩大丈夫。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著此句逗起下段。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敘居處之幽。採於山美可茹。汝食也。釣於水鮮可食。敘飲食之便。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敘晨昏之逸。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橫插隱士自得語妙。車服不維。刀鋸不加。刑賞不相及。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朝政不相關。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極寫世上又有此一輩大丈夫。我則行之。結出本意與上不可幸致句緊照。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者。趦趄。欲行不行之貌。口將言而囁嚅者。囁嚅。欲言不言之貌。虛汙穢而不羞觸刑辟。闕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此是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爲。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此其人視前兩

樣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等第當何如。只以一句收盡二扁意。最有含蓄。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壯其爲高隱一輩大丈夫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叶故盤之泉。可濯可沿。沿循行也。盤之阻。誰爭子所。阻曲折也。窈而深。廓其有容。叶營縈而曲。如往而復。四句承盤之阻來。窈深繚曲。極力形容其妙。可想。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盡也。○樂字承上起下。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平去聲。膏去聲。吾車兮秣。吾馬。以脂塗轄曰膏。以粟飲馬曰秣。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常羊。○徜徉。自得之貌。○送李徜徉。卻說到自亦欲往。何等興會。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都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全舉李愿自己說話。自說只前數語寫盤谷。後一歌詠盤谷。別是一格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京。趙今眞定。俱當時河北地。感慨悲歌乃豪傑之士也。○兀然而起。以

士風立論奇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邵南
士屢次不得志去遊河北時河北諸鎮不稟命朝廷每自辟士故邵南欲往茲土指河北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亦豪傑自與燕趙之士意氣相投合。○吾知其妙　董生勉乎哉此段勉董生行是止寫資格慕義彊羌上聲仁者皆愛惜焉皆愛惜董生而願引薦焉。○慕字彊字對下生字　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況燕趙之士仁義性成故吾知其必有合。○將上文再作一曲折掉轉應篇首燕趙多感慨意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性風俗固然然當時河北藩鎮多習亂不臣其風俗或與治化相移易而今日之燕趙未必不異於昔日之所稱也。○吾惡知其妙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風俗之異與不異我不敢懸斷聊以董生之合與不合卜之也董生勉乎哉此段勉董生行是反寫士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于觀津號望諸君此燕趙之古人也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乃感慨不得志之士也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送董生卻勸燕趙之士來仕則董生之不當往已在言外

董生憤已不得志將往河北求用于諸藩鎮故公作此送之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文僅百十餘字而有無限開闔無限變化無限含蓄短章聖手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漢疏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去聲。○供張謂供具張設也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餞行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敘二疏中引起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時訓後進此句補楊君入題楊君在官時事。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敘楊君事畢以下發議論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隨手先予丞在公卿後時公爲吏部侍郎一篇情景全在一總作一托病上寫出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司業去位國史亦書但不見今世無工書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張大其事維書亦落莫也上文圖述原屬後世事所以付之不論○此段從之疏合到楊侯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餞白之于朝命爲其邑君不絕其俸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和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此段從楊侯合到二疏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隨手再作一總應前古今人不相及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反襯楊侯楊侯始冠去聲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賓句今之歸主句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點出歸鄉風趣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法其不以官爲家罷後有所歸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古人臨文不諱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感歎不盡

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公欲張大之將來形容又不可確言特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則巨源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至失言未托既世之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情景宛然

送楊少尹序 古觀四 善成堂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節泣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石先生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公曰先生何如因此一問下傳誉從事之薦詞以代已之頌美所謂避實行虛文之生路也曰先生居嵩邙茫漭蟬穀之間嵩邙山名漭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一路短句錯落與之語道理雜

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王良造父皆古善御者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與之語道理皆到龜卜也止中間用三個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不同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因此再問下文借從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轄元和四年三月成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鎭州恆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鎭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爨運輻輳之區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急需賢才以濟先生仁且勇仁則易于感動勇則敢於有爲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句句爲石生占地步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門內見于從事之言所以不告不謀藏有意味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席之類○只此一句文生出下半篇文字酒三行且起酒三行後且將起別得此一句落下便有勢有竢酋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第一祝並贊二人又酌而祝曰上只執爵而言此乃酌而祝也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照上勸之仕不應遂以爲先生壽第二祝獨壽處士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吾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第三祝規大夫又祝曰不再到也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第四祝規先生○四祝詞一段緊一段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須有此一答上四祝便有收拾於是東都之人士成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此一句上何等筆力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純以議論行序事序之變也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祇詞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姓孫名陽古之善相馬者○憑空作奇語起下一雖一解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已上以譬喻起下獨爲送溫并送石亦連及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溫石凡四段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一語即從俞處渡下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連石名其南涯曰溫生出溫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而致之幕莫下幕雖幕也在旁曰雖正上曰幕軍旅無常居曰幕府○連石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出溫生自見所以連石之故○爲羅爲媒字法新奇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暮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所謂遇其良輒取之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居守謂東都留守二縣謂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笑所諮而處焉寫空羣一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寫空羣二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寫空羣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寫空羣四○美處士在去後感慨中見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以烏公爲士之自樂應首司意夫南面而聽平聲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陪一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陪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此段推開一步以歸美烏公文氣始足愈縻於茲縻繫也時公爲河南令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本以致頌反更生出絕妙文情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應求內外以後所稱

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應何能無介然句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全篇無一語實說溫生之賢而溫生已處處躍露若是而稱曰數語是結前半篇其爲吾以前所稱是結後半篇然致私怨于盡取句直挺到篇首空宋收盡通章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七日乃能者以所報月日不同欲審其實故遲遲若此建中人名十二郎名老成公兄韓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嗚呼吾少孤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從自說起及長不省所怙小雅無怙兄嫂是依見韓會嫂鄭夫人即十二郎父母公子即雖叔姪猶兄弟其情誼盡在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此貶官公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始入十二郎只俱幼二字已不勝酸楚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避地江左家于宣州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一段敘幼時相依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寫盡零丁孤苦引嫂言尤悲慘不堪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上說俱幼此又略分○一段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雖略分又不甚分妙妙○吾年十九始來京城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上郎別其後四年而歸視汝與郎會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與郎遇汝從嫂喪來葬與郎會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年董晉帥汴州○汝來省吾與郎會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孥妻子也○與郎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與郎不復會是年吾佐戎徐州余州節度推官○與郎別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十六年五月張建封辟公爲是歲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與郎不復會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

致汝圖與郎長會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與郎永別不會○自吾年十九以不遠憶其離合之不常卒不可合而遠死意只是平平讀之自不覺酸楚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承寫相離之故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眞言陽斷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倒跌起下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承上發出一段疑言倘況光景下分承一段疑信一段疑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轉到疑一段從信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家人名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

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一段從疑轉到信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言其不應死而死卒歸咎于天與神與理哀傷之至也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此言已亦不可必回顧前寄孟東野書上意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言有知不久與郎復會若無知悲日無多而不悲者終古無盡時蓋以生知悲死不知悲也○達生之言可括蒙莊一部汝之子始十歲謂湘吾之子始五歲謂昶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忽然于郎前寫自家不保忽然又于郎後寫二子不保支情絶妙汝去年書云比得輭腳病往往而劇極○劇甚也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此段伏下汝病吾不知時

時句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上言病下言歿一句接無痕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此段伏下汝歿吾不知日句今吾使建中祭伏弟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刺刺也嗚呼自此以下一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聲貶去不臨其穴窆下棺也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自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

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更不能分句何況分段分字直是一慟而盡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也起下一句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伊潁二水名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吾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自是天理人情中體貼出來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總結更復悲悼嗚呼哀哉尚饗

精之至者自然流爲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大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淚未嘗有意爲文而文無不上祭文中千年絕妙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謂魚食而告之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同網罟擭陷刀以除蟲蛇

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列遮道也擒刺也○及後王德薄不能遠存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潮在嶺外海內較江漢更遠毋怪爲鱷魚所據涵淹潛伏也卵育生息也○先歸妙後王故意放寬一步妙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能遠有矣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揜止也潮于揚州之境以四海六合言之則潮地又甚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句近也○三十四字作一句讀是一篇綱領前將五子立大議論此下專在與鱷魚爭土上發議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欲安民而鱷魚爲害若此是與元拒爭雄矣刺史雖懦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伏鱷魚文　古觀四　善成堂

心上睨睨賢上聲睨睨小目貌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嚴以天子嚴以天子命吏詞嚴義正是一篇討賊檄文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總喝一句起下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爲鱷魚尋去路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爲鱷魚限日期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屑置而無前夫倣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閃電轟雷齊俱發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全篇只是不許鱷魚雜處此土處處提出天子二字壓服他如問罪之師正正堂堂之陳能令反側子心寒膽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北魏姓拓跋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諱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顧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父諱蹟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敘其前人節概所以形子厚之附叔父是公微意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侍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巍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嶄尖銳貌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四字爲柳文寫照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卓同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子厚爲諸公要人所爭致初非求附之也全爲附王叔文一節出脫貞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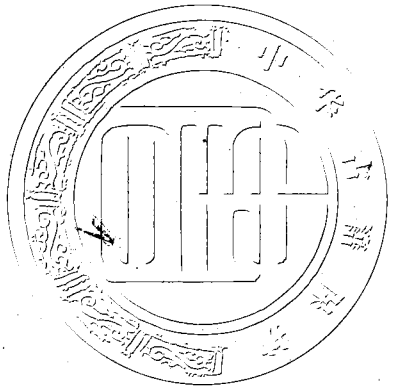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藍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宗元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誌其破貶不露叔文輩姓名甚婉曲居閒益未至道貶永州司馬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詞上聲而自肆於山水間宗元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憤一寓諸文放離騷數十篇讀者感悲恻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伏爲劉禹錫請播州一節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至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柳州之政詳見羅池廟碑獨書贖子一節撮其有德于民之大者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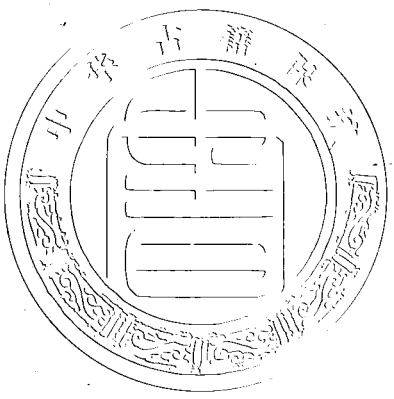
可見前敘其自爲詞章此敘其教人（接遙接）（接爲文詞公推重子厚特在文章）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遙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
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
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子厚所至皆有樹立其處中山尤其行之卓異者）嗚呼士窮乃見
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謝謝（計強笑語以相
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
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
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
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此段因事發議今學伯夷屈原傳）子厚前時少年
勇於爲人不自貴重（就出子厚病根）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

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異材不爲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只數語總敘子厚平生且非必且惜）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
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反振起下意）然子
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就斥窮二字一轉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
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一轉語帶規諷意亟含蓄）子厚以元和
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
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有節槩
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
眷屬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遂

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附書裴虞二人與前十家見節義一段對照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子厚不克持身處公亦不能爲之諱故措詞隱曜使人自領只就文章一節斷其必傳下筆自有輕重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乘權楚材
大職謂侯手錄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韜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韜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韜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投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以子昂爲是○宰相作案臣竊獨過之總駁一句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故而讎者死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

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子不當讎吏不當殺而殺者死○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凡爲治者殺無赦而旌焉一句點醒破其首鼠兩端之說誅其可旌茲謂濫嚮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旌焉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以上泛言旌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流於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鄙使刺讞年上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刺訊也讞罪曰讞誠僞以情言曲直以理言○承上正轉一何者若元慶之父不昭於公罪師韜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顧豚號豪不聞顧呼也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禮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苫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脉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一段寫旌之不宜誅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愈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傲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旌與誅莫得而妨之意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遊子吊原議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此段申明讎字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周禮謂人調人官名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見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

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來一往日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也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韞○引周禮公羊以明殺人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一篇主意具見于此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收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請下臣議商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看敘起于刃父讎東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中段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語引經據典無一字無一字無根乃成鐵案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

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時于劉向說苑云云吾意不然一句抹倒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一層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二層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三層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爲病要去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段方是正斷嚴切不留餘漏下乃就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應要于其當句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一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迫之太甚則敗壞矣二層

桐葉封弟辨 古觀五 三 善成堂

子之間尚不能以束縛馳驟是直小丈夫孰孰敏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老子其攻瘵窓其民孰孰小智猾○正結一段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妙

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尚口舌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耳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去聲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蒙犯也正蒙難者以天犯難也○總提三柱立論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謂下易書詩所載是也○出箕子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威○總起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閣過比王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豫亡吾國故不忍閣過微子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將正寫箕子先大此段斟酌多少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

讀範疇於囚奴昏而無邪贊賴而不息故在易貝箕子之明夷正蒙
箕也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四奴正土正土謂箕子也易明夷卦
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
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一日及天命既降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
得以序彝倫而立大興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出大法
範洪大也範法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禹治洪
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
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應前二日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
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世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
禮義田蠶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
淫飲其教民飲食以籩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應前三日率
是大道蔑同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句○首提作柱
以次分應似正意徹是客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旨於虖呼同嗚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
殄止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恒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

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陰忍而爲此
其有志於斯乎忽然別起波瀾語極淋漓感慨使人失聲長慟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
汲郡紂故都今爲河南衛輝府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頌不
前立三柱眞如天外三峯卓然峭峙於虖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
異蛇最毒然得而腊昔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攣踠淵上聲瘻漏癘賴去
死肌殺三蟲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攣踠曲不能伸也瘻漏癘惡創死肌如癰疽之潰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
毒蛇偏爲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焉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
入永之人爭奔走焉蛇事有商氏者其利三世矣人問之則曰吾
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

[illegible]敝者(承泰山婦伏結處)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若攸也言改汝捕蛇之役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鄉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蛇獨存句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賦斂之苦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同什于賦斂觸風雨犯寒暑呼嘘毒癘利往往而死者相藉謝也屬疫氣而徙○勞于遷徙而死○息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二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前三世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轉下有力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灰)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甯焉追呼之擾吾恫所不忍言恫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蛇存故心漢食嗣之時而獻焉小心養食候其時獻上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天年○摹擬自得光景逼情逼語大有筆趣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言吾犯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今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于斯役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安敢怨其為毒而不為比○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句出斯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此小文耳卻有許大議論必先得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然後有一篇之意前後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棲惋之態若轉

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眞有用之文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樓）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其名以名乎（胡）謂橐駝云僂偏疾也隆然高起貌橐駝即駱駝○以上先將橐駝命名寫作一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何）爲書其鄉只爲欲駝命名寫作一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長安人爭（迎）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種樹）及賣果者（種樹）謀生皆爭迎取養（去聲）○爭相迎取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無不活雙承種與遷）且碩茂蚤實以蕃（其樹大而盛其實蚤而多）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又反襯一句伏後文）有問之對曰橐駝（橐駝自謂）非能使木壽且孳（折一筆）也（能順木之天（性字）以致其性焉爾（一篇之意已盡于此）凡植木之性（承其性字）其本欲舒（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此四欲字既本性欲也）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其蒔（侍）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蒔種也○此段是暢講無不活三字理）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耗損也○此段又反覆碩茂蚤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他植者則不然（一句提轉上言無心之得下言有心之失）根拳而土易（拳曲也易更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此段明他植者莫能如一句理○以上論種樹畢以下入正意發出議論）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總提一句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段摹出）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去聲）爾植（鏟）爾（蚤）繅（騷）而緒（蚤）織

而纍縲絏繭爲絲也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字養也遂長也鳴鼓而聚之羣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去聲吏者旦不得暇又何以能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

問者嚬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一篇精神

命脈直注末句

結出語極冷峭

前寫槖駝種樹之法瑣瑣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爲山家種樹方末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世道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裴封叔名瑋子厚之妹夫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同暇宇而處焉梓人即木匠款叩也隙宇空屋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尋人尺引寸夾尋引所以度長短礱礪石斲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疑住

問其能曰吾善度鐸善成堂

七

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嗣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此以言語代敘事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故作一折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蔽羣材會眾工委蓄也○寫梓人一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枝而中處焉寫梓人二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枝曰斧彼執斧者斧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寫梓人三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寫梓人四其不勝升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人五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寫梓人六既成書於上棟易上棟下宇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寫梓人七余圜圓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

工大矣。（附驁焉也。○何何包含下意摹寫其精緻既成數句尤極合蓄爲下文張本。）繼而歎曰。（轉筆）彼將合其手藝。（照不居襲）專其心智。（照所職尋引）而能知體要者。（歎）體要者。（規矩繩墨）規矩繩墨之器。（是一篇之綱）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又就專其心智）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事也。○連下三者歟字贊美方轉入正意如黃河近乎此也之流九折而入海何等委曲以下將梓人一一翻繹）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此以王外薄博迫也）四海。有方伯連率。（同帥。○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都內言）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漢制鄉小者制嗇夫一人版尹。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掌戶版者。○此以王都外言。猶衆工。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梓人傳　合觀五　八　善成堂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猶梓人二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繢於成也。猶梓人三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猶梓人四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單承一句側出第五段句法變化）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梓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周者不列也。猶梓人五。○以上闡相道之合梓人。段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一贊作總結前若無此以恪勤爲公以傳書之人處凡五段文勢層疊措詞有法）

矣。起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傳書。其不知體要一段

衙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縱取六職百役之事所以銀於守宰而置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退者也所以猶斷猶捍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擧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侈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厭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此就上五猶捍文字已畢下另發議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處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予謂如彼築室不潰于成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不能有成也○此以主爲宰者喻人君之任相當專一意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閣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言成室

梓人傳 古觀五 九

此又從梓人上喻爲相者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敗道亦不可嗜利意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喻意正意總結一句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審曲面勢出考工記言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住法亦奇前細寫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後細寫相道句句回抱梓人末又補出人主任相爲相自處兩意次序摹寫意思滿暢之致

柳宗元

愚溪詩序

灌水之上溪鬻東流入於瀟水灌灌一水在永州府城外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題前先借影一層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三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憲宗朝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提愚字作主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引古作陪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斷斷斷斷辨爭貌○斷應上兩或曰不可以不更乎聲也故更之爲愚溪敘出名愚溪之故

上員小邱爲愚邱又就愚字生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七出於合流而曲而南爲愚溝四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五愚池之東爲愚堂六愚其南爲愚亭七愚池之中爲愚島八愚嘉木異石錯置而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總結愚字一筆○敘出八愚亦極錯落指點如畫夫水智者樂效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一又峻急多坻池石大舟不可入也小注日幽邃蔵淺狹峻龍石層不能與言神三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段明溪之所以爲愚宜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胄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莭我若也是爲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此段明己之所以名溪雖莫利愚溪詩序 古觀五 十 善成堂

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冕旒慕樂而不能去也與上其流甚下一段抑揚對照余雖不合於俗亦願以文墨自慰浦文慶溪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與上違理悖事一段抑揚對照以愚斂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嘗然而同歸超鴻濛氷雰冥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鴻濛元氣也一云海上氣老子曰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將於已之愚溪之愚寫作一團無從分別奇絶妙絶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仍收轉入愚作結

通篇就一愚字點次成文借愚溪自寫照愚溪之風景宛然自己之行事亦宛然前後關合照應異趣香來描寫最爲出色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爲窮谷嵁嚴謙嚴潤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聳連上聲山石清澗壑陵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脩空翻起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

馬又翻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絡人○發端忽作數折全用虛字頗成筆法奇幻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六○九疑山名有九雖皆相似故名麓山足也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書惟荒度土功○此句追原城中所以有自然泉石之故有石焉嶙於與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鼠之所蟠貍鼠之所遊茂樹惡木翳蔽叢生荊榛蟊也與深也虺蛇屬蔽花貌卉草之總名○寫得荒蕪不堪以起下開闢之功永州刺史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欲寫韋公之開闢新堂先著理甚無事四字妙望其地且異之六字寫出理甚無事人閒心妙眼始命芟其蕪無一行其塗積之邱如蠲涓之流如既焚既酾詩奇勢迭出除草日芟積聚其草也邱如草高貌蠲除其穢也劉如水清貌焚燒其所積之草也酾疏其已清之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虛矣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茂樹嘉蔭視其蓄則溶漾紆餘蓄水聚處溶安流也漾水搖動貌紆曲也餘繞也○有泉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或邃堆阜突怒邃深也○有石○善成堂此記畢工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倭於堂廡武之下此記新堂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樵門之內譙門城門上樓以望敵者新堂在郊邑中故云樵境界紋修潔處便似個修潔鳥所可謂文中有畫○此記堂外○敘荒蕪處便是個荒流也○此記始事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魚或贊凡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推進一步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濁濁而流清豈不欲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贊賀語說出新堂關係政教所見者大矣然則是堂也宕開一筆以作一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傳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精出斯堂之不仍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刺史兩二千石楷式也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只要表章韋使君開闢新堂之功先說一段名勝之難得又說一段當地之荒蕪以起韋公于政理之暇新之所以爲有

功未特開一議見新堂煞
甚關係是記中所不可少

鈷鉧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古鉧母潭西二十五
步當湍而淩者爲魚梁西山在永州城西蘄江之北鈷鉧潭在西山
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梁之上有邱焉點邱字生竹樹含下嘉木美竹其石之突怒偃
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上聲○舍下奇石其窾敎然相累而下
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蹲於山嶽高聲
也衝可突也○單承石之奇狀描寫一筆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籠包舉也○問
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酬○以物售與人曰貨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
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太息出自意外敎買即更取器用
剷庭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敎開由
鈷鉧潭西小邱記 古觀五 十二 善成堂
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遊皆呈露悉顯然迴巧獻
技以效茲邱之下敎玩賞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瀠瀠縈之聲
與耳謀瀠瀠水回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敎玩賞中生出靜機
不匝簪入聲旬而得異地者二匝周也十日曰旬○此雖古好事之士
或未能至焉收任下忽從小邱發出感慨寄意更遠意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戶杜
豐鎬鄠杜俱屬右扶風漢上林苑地則貴游之士爭賈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感慨不盡
前幅平平寫來意只尋常而立名造語自有別趣至末從小邱上發出一段感慨爲茲邱致賀賀茲邱所以自弔也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故寫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

得閒起步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墟
銀其上爲牌譬睨詣梁欐例之形垠崖也睥睨城上女垣也梁欐屋棟也山以小石城名者以此其
旁出堡塢堡塢烏上聲有若門焉窺之正黑堡小城也塢水障也投以小石洞然有
水聲其響之激越長久乃已此不是寫水只襯出石之可上堅是遠望
可以窺深其上可以望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竹而異狀類智者所施設一句生下有無一段
無及是慾以爲誠有疑其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侯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疑其無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
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借兩或曰錯落自說胸中憤懣隨筆蓬勃是二者余未信之
小石城山記

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柳州諸記奇趣逸情引人以深而此篇議論尤爲崛出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陽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蓄也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
大喜蓋將弔而更耕以賀也因駭疑而將弔因大喜而更以賀道遠言略猶未能究
矣其脈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再足一句以上總提作
柱下文分疏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樣赫
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滌脩上聲滌雖上聲之具或以不給滌滌米滋也禮
內則滌濯以脅之脂膏以膏之謂調和飲食也吾是以始而駭也承寫一凡人之言皆曰盈
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
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詰戛心悄悄慍于羣小勞苦變動而後能光
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遐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

也承寫一段疑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者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無有他故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好廉名者所以不敢道出口則嗤嗤鳴者以爲得重賂嗤嗤笑貌○雖道亦必見笑于人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凡矣非特負足下也已亦逆忌世嫌有負公道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言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杭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即欲一明公道究不免于嗤嗤者之竊笑僕良恨修已之不亮素舉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盆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公道難明古今重歎借以抒發不勝世變之感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哀黔其廬赭者其垣黔黑也赭赤也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回祿皆火神相助也●奇語快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奇極快語有而彰之八皆寬宥而可以彰明其美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予而不慄喙口也發策決科謂明經取士必爲問難疑義書之于策以試諸士定爲甲乙之科慄懼也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蓄縮謂畏忌世嫌受侮謂被人竊笑於茲吾有望於子庶幾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是以終乃大喜也承寫一段喜大喜是士故此段獨詳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今吾之所陳若是指第三段有以異乎古原不是災故將弔而更以賀也承寫一段弔且賀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關焉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勤奉養樂朝夕未慰之言正照上養字樂字

閒失火面賀大是奇事然所以賀之之故自創一段議論自闢一番真理絕非泛泛也取徑幽奇險仄快語驚人可以破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天道聖人對起立論闊大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三句收上二段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唐皐夔至房魏可數上唐陶后夔舜臣房玄齡魏徵唐相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先提一勤字引起待漏意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側重宰相當勤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來朝至此待玉漏及晨而後趨朝○點待漏院示勤政也緊接上勤字乃若北闕向曙樹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忽作韻語描寫宰相入院之景妙甚待漏

善成堂

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輕輕帶出一思字生出下文二大段文字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災眚生上聲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理也之釐理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四聰四方之聽也虞書達四聰言廣四方之聽以夾天下之聰也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寫賢相勤政之思先用兩個思字又轉用兩個何以字我將字何等可師可法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書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滔○慆假也假寐而坐寐不脫衣冠而曰假寐九門既開重瞳屢

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窳灰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寫好相創政之思與上賢相一樣太賀經營可鄙可恨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縣於宰相可不慎與二段總收上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旅眾也言進退與眾不世出好相亦不啻有此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棘寺周言所庸相卻多黜出尤足示戒棘卿大夫之位也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是作記本意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將千古賢相好相心事曲曲描出辭氣嚴正可法可鑒尤妙在先借勤字立說後將慎字作收蓋為相者一出于勤慎則所思自有善而無惡末又說出一種苟蔫全身之庸相其害王與好相等尤足以為後世戒雖名為記極似箴體

黃岡之地多竹黃岡縣名今屬湖廣黃州府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說起子城西北隅雉堞圮頹黃岡竹樓記

毀棄莽荒藏雉堞城上女垣也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月波樓在府城上亦王禹偁建○次說因竹作樓遠吞山光平挹江瀨賴幽閒傾入遠眺同不可具狀瀨水流沙也○寫山川之景夏宜急雨有瀑布聲飛泉懸水曰瀑布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爭先聲又下一助字正見有聲韻者與竹相應而皆佳又致偶絕然皆竹樓之所助也上二句寫人事之景連下六宜字又下一助字正見有聲韻者與竹相應而皆佳又致偶絕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逸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時禹偁謫貶黃州郡○上寫竹樓之景令讀者心開目朗此寫登樓之勝則逸情獨往翩翩欲仙矣則高矣齊雲樓名五代韓王井幹樓名亦樓名浦建落星樓名吳赤烏二十六年蘧蒢樓名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二十丈蘧蒢華則華矣曹藩建止於貯妓交歲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飛騷憂也屈原作離騷言遭憂也今謂

閒人爲騷人。○又借四壁反照竹樓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以我幽冷傲彼繁華襟懷何等洒落吾重覆之得二十稔竹瓦熟日稔古人謂一年爲一稔取竹一熟意也○應前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嘻吾以至道宋太宗年號乙未歲自翰林出滁除上州貶滁丙申移廣陵揚州丁酉又入西掖中書省曰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名齊安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讎竹樓之易朽乎細敘數年履歷如閒雲野鶴去留無定讀之可爲愴然後之人舉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期樓之不朽也以修葺望之後人極繫戀又極曠達洽淡蕭疎無意于安排措置而自得之于景象之外可以上追柳州得意諸記起結搖曳生情更覺蘊藉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去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函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點洛陽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善成堂

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于天下唐貞觀太宗年開元明皇年號之閒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底○點之園號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五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謝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興廢不過園囿而盛衰關于洛陽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將字倒用此生活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將上二段一總寫出作記意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感歎歎欷欲以收之

名園特遊觀之末耳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其興廢可以古盛衰可以占治亂至小之物關係至十有學有識方有此文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位點出相尚以道總贊一句就平日言及帝握赤符光武至鄗儒生彊華奉赤伏符表上遂即帝位乘六龍易日時乘六龍以御天得聖人之時臣妾竊況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到先生既而動星象帝與光共臥光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謂侍臣曰朕故人嚴子陵其臥耳歸江湖帝除光爲諫議大夫不得聖笑日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歸江湖屈去耕釣于富春山中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從先生打轉光武以節高之以禮下之正見先生與光武始終相尚以道處在蠆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蠆螫封上九爻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蠆壞極而有事也處蠱之世衆皆有爲而上九獨在事外惟高尚其事而已先生以之引經證先生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初九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屯難也屯難之初德足亨屯而乃能以貴下賤民心無不歸之也光武以之光武益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高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大微先生不能先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互言之以終相尚之意而使貪夫廉

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只用而使二字過文獨歸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祠堂在嚴州桐廬縣也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風猶孟子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立六字相關應山高水長言與山水並垂千古以歌結有餘韻頭嚴先生卻將光武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末乃歸到先生最有體格且以歌作結能使通篇生動不失之板妙甚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仁宗年號四年春滕子京名宗諒摘守巴陵郡巴陵即岳州宋曰岳陽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提句最諒不可少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祝予作文以記之述作記之由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洞庭湖在府城西南○先總點一句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商橫無際涯朝暉夕

陰氣象萬千。四字包許多景致。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述指上詩賦言。○只用虛筆輕提過。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巫峽山名在四川夔州。瀟湘二水通在九江之間。遷客騷人。多會於此。遷客。遷謫之客。騷人。詩人。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覽物之情一句。一段。一句。一段。文字。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傅曾。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是覽物之情而憂者。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精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是覽物之情而樂者。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上寫悲喜二段。只是欲起古仁人一段正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進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退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從悲喜引出憂樂。明古之仁人憂多樂少。與人情之隨感而憂樂。頓殊者不同。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先生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于此發之。○憂樂俱在天下。正見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人指古仁人。結一往清深。

岳陽樓記

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以聖賢憂國憂民心地。發而爲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突然而起高題一層。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非古之無不得諫者。此諫官何等關係。居是官者。尚志其大。舍其細。先其

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諫官本無利然最易犯名必須名利俱戒方是不爲身謀二語極精細天禧眞宗年號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諫院先記仁宗慶歷年號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次記題名光恐久而漫滅嘉祐仁宗年號八年刻著於石又記易版爲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佞某也賢某也不肖嗚呼可不懼哉結出題名之意言下凜然文僅百餘字而曲折萬狀包括無遺尤妙在末後一綀後世以題名爲榮此獨以題名爲懼立論不磨文之有關世道者同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名仲淹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二句是一篇之總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佃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點義田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喪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諫院題名記古觀五　二十　善成堂

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此中大有經濟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此敘分給之法屏丙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亦給又加一語分始備此其大較也一頓住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言公早有此志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人而終其志慶湜二年公出爲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三年入爲參知政事○言公得遂其志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其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賢祐仁尤行仁義○言子孫能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綀公之志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收完前文下一段引古一段歎今總是借客形主之法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

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闕以酒。○引古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愛觴不離是服之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哉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專美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結到文正公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高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庶稍去聲之充餘凍口稍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同瓠爲滿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同他人乎歎今是皆公之罪人也罵世人之不義公之忠正以贊公之義

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子可無錄也他人作記必以此于起手處張大之今只于結尾略帶高絕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常見世之貴顯者徒自肥而已視親族不異路人如公之義不獨難以望之晚近卽求之千古以上亦不可多得作是記者非特以之高公之義亦以望後世之相感而效公也

袁州州學記

李覯

皇帝仁宗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屬有偪力殫慮祇順德意屈盡也祇敬也○此等或亦閒有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皆以治民士言假借云者謂徒有官師之名而無其實惟苟且具奉詔文書以上聞而已○此等比比皆是或連歲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曁不行尼沮也○一段先以前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闕廢壞也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閒陳亡以稱去聲上意晉扈得閣大通判潁川陳君侁萃聞而是之議以克合

先書祖君有功德於民者，而嘗大子廟陋隘不足改爲，提過乃營治之東厥士燥剛厥次書時君有功德於民者，而嘗大子廟陋隘不足改爲，提過乃營治之東厥士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記地之吉殿堂門廡。武幼憲上黝堊。堊惡丹漆。舉以法勤徵青黑白堊色土也。記制作之佳記改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物器備竝手偕作。記作學也。申次第。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記用力勤而成工舍同釋興理。陳設也。茶蕭蔡之屬立學。吁江李皆諡聲。方眾曰。說告也。往四代之法考詩經可見已。作學記自當從虞夏商周。說起今只以一句道破。高絕。秦以山西虜。與平六國。虜死殺降。人曰虜。欲帝萬世劉氏。漢高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建捽。亡。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引古廢學之禍。孝武漢武。興。豐富世祖光武。出戎行。杭。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靈帝獻帝。草茅寇。言者折首而不悔。謂竇武陳蕃李膺杜密郭泰范滂張儉王章等。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倚數十年。謂曹操篡。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引古興學之效。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謂建學。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教之于無事之先。有不幸充當俠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俠人有所賴且有所法。報之于有事之日。是惟朝家教學之意。應前補上意。肯句作收。若其弄筆墨以徼。騁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又反收一筆。

作學記如撰入先王教化話頭。便落俗套。是作開口將四代之學輕輕點過只舉秦漢衰亡故事學校之有關于國家。立論最爲警切。至末不幸一轉不顧時忌。尤見膽識。讀竟令人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眞關係世教之文。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一篇主意。重人君。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也。君子小人先平寫一筆。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說何哉。側注君子

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承寫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承寫君子有朋）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應轉入君辨其君子小人句作一束以起下六段意）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君子一證）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並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君子又一證）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小人一證）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君子又一證）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時以竇武陳蕃李膺郭泰范滂張儉等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鉅鹿張角聚衆數萬皆著黃巾以爲標幟號人謂之黃巾賊帝右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而擢用之從之○小人又一證）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李之黨多小人號牛○小人又一證）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此濁流（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時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小人又一證）大抵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矣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靈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按十紂漢唐三段是不能辨君子小人者）更相稱美推讓

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名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繳前舜武三段是能辨君子小人者○看他一用倒捲之法五莫如字尤錯落可誦）嗟呼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總治亂興亡四字歸到人君身上直與篇首惟幸人君句相應）

公此論爲杜范韓富諸人發也時王拱辰章得象輩欲傾之公既疏救復上此論蓋破藍元震朋黨之說意在釋君之疑援古事以證辨反覆曲暢婉切過人宜乎仁宗爲之感悟也

朋黨論 古觀五 三四 善成堂

歐陽修

縱四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兩句立柱）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懸指所縱之四）宜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懸指四之自歸○兩句兩尤字最見精神）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闕）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斷）其囚及期而辛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斷）此豈近於人情哉（一句收緊伏後必本人情句）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設一難起下本旨）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言太宗爲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劈手一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所以貽禍乎（將太宗與囚之心事大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賊猶言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上以賊下非直施恩德也下以賊上非眞

知信義也。○反應上文收住。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反覆辨駁愈駁愈快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又起一波然此必無之事也急轉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提出常法二字縱因之失顯然可見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辦而章窮

太宗縱囚囚自來歸俱爲反常之事先以不近人情斷定末以不可爲常法結之自是千古正論通篇雄辨深刻一步緊一步令無可躲閃處此等筆力如刀斫斧截快利無雙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縱囚論 古觀五 二十五 善成堂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在位及求仕者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伏秘演卿二人欲從而求之不可得此段言非常之士不易見先作一折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先出曼卿作陪引。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伏後隱于酒與極飲酣歌一段案。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猶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從曼卿弔起秘演。浄屠秘演者浮屠僧也○人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浄屠皆奇男子也一人合寫然喜爲歌詩以自娛魚○點出詩。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敘其盛。一

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插入自家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南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敘其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插入自家○寫祕演將曼卿引來陪說寫二人將自家插入陪說文情絕妙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曼卿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應奇死胥於卿無所用祕演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脏區其窠胜發也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段方敘其集詩是正文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到底不脫曼卿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峭聲論入江濤洶湧甚可壯也應前壯字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年雖老而志猶壯○結老字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仍以盛衰二字結妙寫祕演絕不似釋氏行藏序祕演詩亦絕不作詩序套格只就生平始終盛衰敘次而以曼卿次入爲照并插入自己結

處說曼卿死祕演無所向祕演行歐公悲其哀寫出三人眞知已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壁頭引一語拈窮字起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一句駁倒詩人多窮下詳寫詩非能窮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而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與於思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言今詩人作意摹寫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干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予友梅聖俞人點出少以蔭補爲太廟齋郎進士輒抑於有司調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闕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辟書聘書也爲人佐如作幕賓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

予出語已驚其長者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點出文章爲詩作陪引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出詩方正點世既知之矣而未有爲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禹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鳥獸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亦復感慨無限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

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結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察於其家得其遺稾千餘篇并舊所藏擬端入聲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記所集篇數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惝然不盡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一段尤哭幾事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記往事提出學夫琴之爲技小矣頓挫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該商角徵操絃驟作忽然變之聲以情遷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

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雁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慎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景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喜怒哀樂動人必深二句爲下轉筆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必如此寫方不是琵琶與箏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寫琴至此極盡

送楊寘序 古觀五 二六 善成堂

子友楊君入楊子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辟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攝幽憂意情至而語深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琴也止借琴以釋其幽憂耳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遵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由宗姓朱耶名存勗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勗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挈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末帝時進封梁王竟移唐祚滅晉王至存勗滅梁自稱帝契丹與晉約爲兄弟燕王守光晉王嘗推爲尚父守契丹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尚父守契丹燕王守光自稱帝契丹與晉約爲兄弟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尚父守契丹燕王守光自稱帝契丹與晉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契丹耶律阿保機部落入寇晉王與之此三者皆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

則遺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請其矢盛平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凱軍勝之樂。方其係燕父子以組（燕守光父仁恭周德威伐燕守光囚仁恭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而梁君臣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晉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朝可滅吾首降宜泣弒梁主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一段揚。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一段抑。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虛神。宕出正意應徵人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斷應篇首理字。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用方其字妙又一段揚仍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伶人乘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弒。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結出正意。

既想獨遠起手一提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禍與寺只是竝提特與極力分出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而親之害一轉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捏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宦者之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捏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宦者之害三轉

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然之則養禍而釀患之則挾人主以爲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宦者之害四轉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禍及家得借以爲資而起至執淵入聲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轉自古二字總兜一句者非一世也應前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禦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步履霜之戒可不慎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卒持頭髮而去之可也昭宗與崔允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以銀過畫地數上罪數十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最深切著明可爲痛戒

善成堂

五代史宦者傳論 舍觀五

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于女禍一句意名論卓然可爲千古龜鑑

歐陽修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富貴歸故鄉猶晝而錦何榮如之史記當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晝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若終餓死買臣不能留卽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慙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感數世態炎涼何等痛切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收拾前意惟大丞相魏國公文忠起下意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伏句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一句撇過上文公相聲入也世有令

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應起二句。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翻季子買臣一段。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袞裳。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于季子買臣處。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宗年號。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知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點題。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爲韓公解釋最透。故能出入將相。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夷平時。險處難。一節謂一致也。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是實事。初無溢美。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應前勒金石。播聲詩二句。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點出作記意。

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古地步。處接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入曰。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即畫錦堂記。以永叔之筆。寫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除之明年。滁州在淮東。時公守是州。夏始飲滁水而甘。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暇知水甘也。只此一句意極含蓄。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出其上則豐山。聳

然而特立陪一上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陪一下中有清泉瀠瀠翁上聲然而仰出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再陪左右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當滁之膀末帶與滁人句爲下文發論張本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昔太祖皇帝趙匡議論忽開一篇結構允嘗以周師破李景南唐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關在滁州西南世宗命匡允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此滁所爲用武之地不能豐樂以起下文。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平就滁想出天下之平一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升數上聲。岩開一筆不獨說滁也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寰之憑特險阻剗產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再疊一筆今滁單接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歌歌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計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功德是爲豐樂之所由來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應舟車商賈數句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春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峭刻呈露清爽秀出。秋冬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點出遊面應轉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結出作記意應轉休養生息句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鄭重妙絕。收極端莊。

作記遊文部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柳州諸記是爲

過之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從山字領起下文許多也字單出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從諸峰單出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殘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從山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從泉亭作亭出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出作亭之人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出名亭之人法只應云太守也又加自謂二字因有下注故耳。

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石出者。冬山間之四時也。記亭之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樂字起下文數樂字

至於二字貫下段。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於上聲提攜。傴僂。僂。伸也。不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洌清潔也。山肴野蔌。蔌菜謂之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先記滁人遊太守宴。次記太守宴。次記賓客從。次記眾賓自懽。次記太守自醉。次記禽鳥知。次記太守去。次記賓客亦去。次記滁人亦去。忽又添出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劃四語。從前

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貫下段。射者中。投壺者勝。圍棋觥籌交錯。觥。所以記罰。籌。所以記數。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二字貫下段。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歸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歸後景。太守去賓客亦去。滁人亦去。忽又添出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之樂來下。便借勢一路捲轉去。設想甚奇。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劃四語。從前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句不在酒。一句亦在酒。妙若夫日出而林霏開。明晦。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記亭之朝暮。野芳發而幽香。春佳木秀

許多鋪張，卒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結出作記。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記姓名。

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句是記山水，卻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聲字，領起下文。悚然而聽之，聽字，領起下文。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縈入聲。○含風雨似。忽奔騰而砰湃，烹拜。派。○含波濤似。如波濤夜驚，一風雨驟至。喻。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撐金鐵皆鳴。含起敵二句。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銜枚，所以止譁也。枚形似箸。而已乎！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聞作波。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夜。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是視不是聞，妙。嗟乎！怪歎。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秋聲二字，先各領起全篇。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色。其容清明，天高日晶。精。晶，光也。其容。其氣慄冽，邊。砭人肌骨；其氣。其意蕭條，山川寂寥。其意。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從其色。其容。其氣。豐草綠縟，其意。奪。其意，喚出其聲。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二句未。秋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烈，實寫秋聲已畢。夫秋，刑官也，司寇為秋官掌刑。於時為陰，以氣言。又兵象也，主肅殺。於行為金，以五行言。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實字含既老過盛意。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故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夷則，七月律名。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此段又細寫秋之為義，洗刷秋暢發悲哉意。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無餘下乃從秋聲已畢，官掌刑，借童子語，翻出三四，善成堂

物之靈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尚有時而飄零況有情者乎○四句起下數層是作賦本意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一人之秋非一時也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人或有時非秋而欲故自舉秋也宜其渥然丹者爲橘木黲衣然黑者爲星星朱顏忽而變枯黑髮忽而變白酒草木之徐緩而色變葱蘢而葉脫也若欲任其憂思必此身爲金石而後可也奈何非金非石而欲與草木爭一日之榮乎念此稿本星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爲戕賊耳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結出悲秋正旨出一聲作餘波

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末歸于人之憂勞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漸乎悲秋之意溢于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秋聲 賦 古觀五 三五 善成堂

維治平英宗年號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詡異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一生而爲英死而爲靈生死幽明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其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許其名傳後世耳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引古聖賢就死一邊說其名之必傳十九字一句讀嗚呼曼卿二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喚起下文其軒昂磊落突兀崢撐嶸崒而埋藏於地下者十六字一句讀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産靈芝而九莖此從生前想其死後必當化爲金玉爲長松爲靈芝必不與萬物同爲朽壤也○中間用不然一折更快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鄰飛螢鄰鬼火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擲躅逐而哭伊嚶悲其今日之墓今固如此異千秋

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鼠鼬哉悲其後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皆然呼應有情又率自古聖賢之墓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一頓了又一拆自述傷感欲斷欲絕尚饗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

篇中三提曼卿一歎其聲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墳墓滿目淒涼一敘已交情傷感不置文亦軒昂磊落突兀崢嶸之甚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瀧岡在江西吉安永豐縣阡墓也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提出緩表之故包下種種恩榮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爲下告之發端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

庇而爲生一句讀吾何恃而能自守耶一句反跌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起下能養有後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去世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段一聲歎父之孝親俗後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淺語更覺入情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遽然耳頓岩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一段承上文寫孝親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知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仁人之言出名世禮測回顧乳者抱汝而

立於旁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謂死獄求生之語。○述至此不勝酸楚。）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描情切。）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補筆）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段承上啓下。）爲裕後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平聲）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總束數語有收拾。）以上述太夫人之言修述而志之不敢忘（結受母教）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眞宗年號）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一段詳崇公仕宦年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氏族德行）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

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逆知後來遭謫之事有先見）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段又表太夫人安于儉薄）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據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逐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詳記年數應起于六十年句）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仁宗年號）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

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一段敘出自己出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此段歸美祖處及應制寵錫先方入己意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名言至理足以訓世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總贊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前人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總收父母教訓言約而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此結己之立身本于先澤最得體要

熙甯年號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善必歸親褒崇先祖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寫出不事藻飾而語語入情祇覺動人悲感增人嗚咽此歐公用意合作也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爲威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功案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其禍蔓蔓延訖簡公齊無甯歲禍案禍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生下接上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而功所由起是客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承禍所由兆是主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

責威公是客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句含贊顧其傑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責管仲是主事見下文仲之疾也

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人管仲罪處全在此段以下反覆暢發此意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須看有無字意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勢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轉撰策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此轉更透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斷句有關鎖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段設身置地代仲爲謀論有把握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僅狐趙衰先軫陽處父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子之虐不如孝公威公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晉以有賢而強威公之斃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齊以無賢而敗○此把晉文來照齊桓方知管仲無所逃責未有有君而威公在焉而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無臣者也見非天下無賢仲下能薦仲之書管子有記其正罪仲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强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據仲之書竟以爲無賢故不足信吾觀史鰌秋○史

魚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仕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治置尸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子是命殯之客位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結語恰絶如此也引二人俱臨歿時進賢切證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通篇總是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伏照應開闔抑揚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今古人心服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成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惟靜故能知幾悟起此先生自負之言也○開端三句言安石必亂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虛實冒起全篇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礎柱下石也月旁昏氣曰暈柱礎生汗曰潤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事人無不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就與天地陰陽之事人事理勢較天地陰陽則爲易知而賢者有不知歐陽公亦勸先生與荊公遊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常人尚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蓋其心汨於好惡利害而不能靜也○此段申明起手三句意昔者引證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晉惠帝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令皆善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歎曰何物老嫗生甯嬰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分奸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同平章事杞貌醜有才辨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去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理有固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恢至不求與物浮沉無盧杞之陰險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反照神宗伏下願治之主盧杞

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悅
世無王衍之虛名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反照神宗使下願治之主由是言之二
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衍杞之姦未甚特其迹與帝德宗而
爲儇巧正形姦石爲極姦今有人暗指安石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
之士不待志之入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有王
衍之虛名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有盧杞之陰險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
禍豈可勝言哉厥後卒生情康之禍直是目見非爲懸斷夫面垢不應洗衣垢不應辭
裳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大堯之食囚首喪面而
談詩書囚不櫛首居喪者不洗面○明指安石此豈其情也哉後極情勘出至姦所謂見微知著者以此
事之不近人情者雖不爲大姦慝豈易易哉開方是也性見管仲論中○拓開一
步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緊入本人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
將畢而用之規諷神宗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不欲有功恐致傷人也使斯人而
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
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當願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
吾言爲過毋厭安石用使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結得淋漓感慨

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識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流毒寰宇見微知著可爲千古觀人之法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第一段言爲將當先治心○此篇凡
每段自爲節奏而以治心爲主
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
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第二段言舉兵當知尚義凡戰之道

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後○烽燧所以警寇書則繼夜則舉燧斥度也堠堡也以望烽火也）使耕者無所顧后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雖平敘自歸重養心）故士常皆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第三段言議戰當如所養）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第四段言將與士當得智愚）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隆後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炎興元年魏將鄧艾入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遂至成都後主禪出降漢亡）故古之賢將能以兵貴敵而又以敵自貴（此段就上段分出申說智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忿可以支百勇一（爭）可以制百動（第五段言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敵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敵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僕）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喧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頁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尸鉦當猛虎奮呼而搏擊（喻有所恃）徒手遇蜥

蜴亦變色而却步。喻無所恃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禹而案則為遣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此喻不可徒恃比前喻更深一層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此篇通篇自為段落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然先後不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也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仁宗皇帝嘉祐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四語為出將亂光景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閒莫命往撫朕師代天子言便是天子氣象但語語偽下伏根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伏根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告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敘事簡嚴質而不儉

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有亂急無亂弛即上不可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敧溪未墜於地敧不正也不敢不正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得坐鎮之體即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以下至不忍為也皆述張公之言發揮大意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驅之以縱盜賊之法曾足屏而慮之民而以堪斟參令於是民始忍

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桓亦終吾以爲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爲得之人待其身者大畏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齊等之名吾不忍爲也此段議論皆從上敘事中發出雖稱不得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收拾前文下乃拈出畫像意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盧下三在字錯落有致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一折留像意文勢激昂筆墨精采蘇洵無以詩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耐○數語應篇首以起揚頌意系係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捨武臣謀夫不用而特用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暨暨果毅貌公宴其像伐鼓淵淵駢騈旌茂也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就館也撤守備爲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圃公來斾馬公宴其像伐鼓淵淵駢騈旌茂也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就館也撤守備爲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圃

觀之像亦不爲無助此段就人之至情上曲曲寫出

挑達跳脫

條場條，枝落也。○此乃是常是館屯撤守實際

自足貌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

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閴閴有童哇哇娃亦既能言娟好貌閨閴閉門自得貌哇，小兒啼也

美盛貌

嗟我婦子樂此歲豐于定後效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轉到公歸留像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象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結有餘韻

前敘事後議論敘事古勁而議論許多斡旋回護尤高手一段寫像處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必無像三四轉折殊為深妙系詩一結更見風雅遺音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一篇主意在此一句○總冒以咏歎起另是一種起法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一意翻作兩層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吁歎其不然之辭俞應許之辭也○應上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此言盛時之忠厚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

呂刑告爾祥刑刑凶器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此言至衰世傳而忠厚猶存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賞而疑則當與之當罰而疑則當不致罰○疏疑處見出忠厚來篇中不出此意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皐陶曰二句諸生文不如其出處及入謝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數公大笑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方命逆命而不行也圮族猶言敗類也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獨舉堯以為舜禹湯文武之例刑賞忠厚意便躍然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罰嗚呼盡之矣引經斷往下乃暢發題旨得意處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可以賞可以無賞

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遂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至理快論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又振起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又將刑賞振起一番下便一轉而入快利無前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升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懲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底不脫疑字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應前故曰忠厚之至也一句點出文氣已完下作餘波詩曰君子如祉恥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祉喜也遄速也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御賞罰亦忠厚之至也引詩引春秋亦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觀五

見同歸于忠厚深著夫子作春秋之意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

此長公應試文也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每段述事而斷以娩言聲語天才燦然自不可及

異 善成堂

蘇軾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略一場獨恨其不早耳劈下一斷作冒然則當以何事去問故作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耳商量故作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故作答以起下正意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喻○霰雪之始疑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先引詩易語文勢不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

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通篇只一何斷盡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陳涉詐稱以感動人心○借陳涉引起項氏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楚懷王入秦無歸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陰使人弒之○此言楚之盛衰係于義帝之有亡 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關乎范增之禍福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三人生死相關涉推原出來正見增之去當于殺卿子冠軍時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反振二句結過疑增不待陳平意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借遣沛公引起識卿子冠軍歎義帝之賢以起羽與義帝勢不兩立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申上羽殺卿子冠軍是弒義帝之兆句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空中著想妙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申上弒義帝則疑增之二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救趙時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故曰比肩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制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夫夫也哉代增處置一番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責增之不能知幾由于不明去就之分最有關鎖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作贊歎語盡抑揚之致

前半多從實處發議後半多從虛處設想只就增去不能等處層層駁入段段迴環變幻無端不可測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伏能忍）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能忍者○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責）其事甚怪（人）（能忍者○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責）其事甚怪（人）

也（能忍者○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責）其事甚怪（人）（能忍者○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責）其事甚怪（人）

也

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句踐能忍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此下又提前語申論之前只虛括此乃實發夫老人為子房才有餘而愛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忽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子房老人可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矣雖有秦皇項籍亦不能驚而怒之也○此段極寫子房之能忍以見其為天下之大勇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忽推論到高祖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高祖能忍由子房教之所謂忍小忿而就大謀者以此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惟陰侯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

人皆以受書為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撇開擊定忍字發議頓挫如長江大河而渾浩流轉變化曲折之妙則純以神行乎其間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賈誼維陽人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帝于是疏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為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見用卒以自傷哭泣而死年三十三○一起斷盡立一篇主意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

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以其不能待月忍故云自取○申不能自用其才句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真霸終不可有所爲耶冷語破的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則先之以冉有中之以子夏荊楚本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一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一引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身至一引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得此一句接到賈生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此段說出得君勤愛君厚愛身至必如是始可以無憾章寫古聖賢用世

之不苟以責賈生見得賈生欲得君甚勤但愛君不厚愛身不至耳故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也甚有意味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嗣大臣迎立之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后時諸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齊王襄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其誅之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流中之意○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恣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代爲賈生畫策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有造託湘流分敬弔先生句紫紱等篇俱屬無謂賈生覺治安

不善處窮即不能自用意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文情開宕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總斷二句是不能用漢文之本一字一惜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荐賢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秦王荐堅因呂婆樓以招王猛一見大悅自謂如劉元德之遇諸葛孔明也乃以國事任之○借荐堅能用王猛正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此一轉尤妙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為句○補出人主當憐才意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關作收深情遠想無限低徊賈生自用世之才卒廢死于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間群讒舊臣而為之痛哭故自取疏廢如此所謂不能謹其所發也末以荐堅用王猛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更有不盡之意

賈誼論 古觀五 三十五 善成堂

蘇軾

鼂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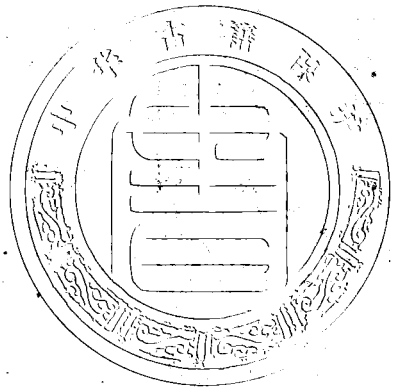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開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鈕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狃習也○圖暗說鼂錯建言削諸侯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三句為一篇關鍵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非其倫○一段是冒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所謂出身犯難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暗說錯居守使他人任其責暗說使天子將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暗說誅錯○一段是承以上兩段攝盡通篇大意昔者鼂潮錯盡患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景帝三年鼂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谷兵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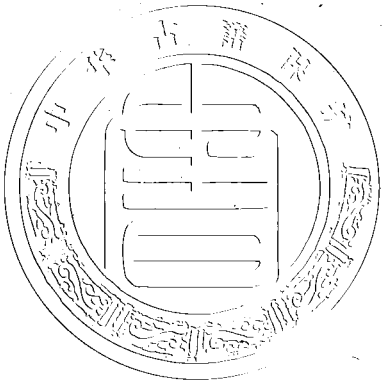
狀鼂錯欲共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袁盎素與錯有隙因言惟斬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錯東市○入事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斷定全篇俱發此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照下驟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會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嘗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借禹作證爲立論之根夫以七國之强而驟削之不能徐爲之圖其爲變豈足怪哉不能前知其當然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一句指出鼂錯破綻通篇從此發議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緊喝一句己欲求其名應前求名安所逃其患應前禍字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盡鼂錯與袁盎何與耶當此

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承上遞下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正見受禍皆錯自取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翌礪火入水爲淬礪磨也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閒哉此段是代爲錯計作正意收住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又喚醒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到底只責其不自將收足出身犯難意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矣收上錯有與以取之句

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鼂錯之死人多歎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之論發前人所未發有寫錯罪狀處有代錯畫策處有爲錯致惜處英雄失足千古典型任大事者尚其思堅忍不拔之義哉

古文觀止卷之五終





大司馬吳郡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手錄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鴟鴞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稱謂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劈頭歎周公起奇絕）及觀史（史記）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

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手又羨）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爲主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收周公夫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處亦高）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先出歐陽公）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夾出梅公）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歐梅之樂只虛寫妙）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即作詩及詞賦之類）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欲寫其得見先寫其不得見文勢開拓）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

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也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卷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不爲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獨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以上敘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爲淋漓酣暢。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應前富貴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占地步多少。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眞樂。乃一篇之關鍵。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引成語四句收住。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末復以樂乎斯道頌梅公是樂字結完。

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于聖門之徒。長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朱色。其議論眞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拆開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釋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叔孫勝敵以名其子。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引古爲證。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先記作亭。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縱一筆下便可用既而字轉文始曲折。自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跌一句。惜發字形喜字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又跌一句。丁卯大雨三

日乃止。次記雨。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里。慶歌忭。三字易法。憂者以喜。病者以愈。次記喜。而吾亭適成。緊接此句。妙。兩頁不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閒出波瀾。曰五日不雨可乎。更五日也。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更十日也。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以無雨之可憂。形出得雨之可樂。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應前。示不忘。結住。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如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而三曰。伊誰之力。一眼注著亭。卻不肯一筆便說亭。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蓋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卻于亭北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淩虛而起。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麗附也。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應宜若何。此淩虛之所爲築也。點出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髻也。曰是必有異。緻未築之先。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

高而以爲山之蹲躍奮迅而出也敘既築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公曰是宜石凌虛點出名臺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點出作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句奇想其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貉之所嘯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是說興成廢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自有而無是說興成廢毀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所以宮名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仁壽改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百不可動者豈特日倍於臺而已哉例興成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例廢毀○憑弔今古唏噓感慨欲歌欲泣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惟進一層說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試意有在而不說出妙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有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爲高文若認作一篇議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樂字是一篇主意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醨薄酒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意○一起便見超然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不超然則不樂是謂求福而辭福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名生也豈足以福辭福也夫

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蓋蔽也○承上起下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反超然說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如瞭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哨眼界之小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子自錢塘移守膠西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入題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采椽不斲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安得超然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枹菊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人固疑子之不樂也反跌一句起下文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子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子之拙也正寫已之安往而不樂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二縣名以

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敘完作臺事○上寫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放意肆志四字正爲樂字寫照上下左右望馬耳常山二山名秦漢間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廬敖秦博士之所從遁也東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尙父太公即相公之遺烈猶有存者西北俯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濰水而陣即此慨然大息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北○憑今弔古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寫臺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寫人擷賢人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漁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擷摘取也釀酒爲釀秫稷之黏者即糯也漁猶釃也脫粟穬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

子弟子曰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點臺以見子

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應前安作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神宗年號十年秋彭城彭城今徐州是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牛犀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驥隱此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山足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先點亭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承寫境作亭因異境作亭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又從異境上摹寫一番山人有二鶴甚馴飼而善飛馴順習也且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

如或立於陂皋田澤障水曰陂或翔於雲表暮則傲然東山而歸傲向也故名之曰放鶴亭文點名亭●二段敘事錯落多致藏飲酒二字作後案挹山人而告之挹酌也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是一篇綱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爻辭言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于幽隱之處而其子自和之也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于九皋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患欲徵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酣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以自儆其三章云顯覆厥德荒湛于酒以爲荒厥政

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晉劉伶阮籍崇尙虛無輕以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爲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來飮酒從上飮酒來嗟夫南面之君雖淸遠聞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遠韻筆勢瀾翻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鶴

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亭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頓覺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蓋之最能發人文機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里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即鄱陽湖○引本經起更典實酈力元酈道元注水經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一說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一駁伏下節字案至唐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爲左拾遺辭疾不至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宮北音淸越商枹浮止響騰餘韻徐歇枹鼓槌也自以爲得之矣一說然是說也余尤疑之余疑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一駁伏下節字案元豐神宗年號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齊安臨汝皆邑名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君蘇邁爲饒州府德興縣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

扣之磕空然此即李渤之故智余固笑而不信也仍然是疑轉下有勢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乀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一段點綴奇景慘淡淒其侵人毛髮句余方心動欲還折筆妙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增吰宏如鐘鼓不絕噌吰聲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鐵去聲涵澹談笑澎音彭湃派而爲此也得其實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講且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款冬鏜湯蹋榻之聲窾坎鏜鞳拔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兩處見聞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亦無射周景王所鑄鐘名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石鐘山記

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魏獻子晉大夫○兩處舊與古鐘聲無異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人謂石置水中不能鳴蓋臆斷始知古人以鐘名石爲不謬耳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僊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破人常疑之句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破余尤疑之句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結出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始失于舊註之不詳繼失于淺人之俗見千古奇勝埋沒多少坡公身歷其境聞之眞察之詳從前無數疑案一破盡爽心快目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來聖賢遠想入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事用是皆二字接包括古今聖賢多少其生也有自來生不苟生其逝也有所爲死不苟逝故申呂自嶽降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甫即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甫申伯也○生有自來傳說爲列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逝有所爲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略証頭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忽然提出來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猝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張良陳平失其智賁育孟賁夏育失其勇儀秦張儀蘇秦失其辨一遇是氣則富貴智勇是氣皆無所用纔見浩然是氣使之然哉頓上起下有力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疊四語刻畫氣字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以上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爲神是一篇之目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太宗年號開元明皇年號之盛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而不能救折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公排異端明天道正人心布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蓋三百年於此矣岩句得神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而道濟天下之溺公原道等篇奧衍宏深障百川而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思犯人主之怒憲宗迎佛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帝怒貶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公宣撫眾皆危之公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四句說盡韓公一生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應前結住下提筆再起必以精誠感○總二句智可以欺王公人不可以欺豚魚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天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天○四句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滔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捕眾峰出仰天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力可以得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承上生下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謂貶潮州○人能馴鱷魚之暴潮州鱷魚爲患公爲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天力可以智惟天而不能弭來皇甫鎛博李逢吉之讒憲宗得公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鎛忌公奏改袁州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公與李紳交關遂罷公爲兵部侍郎是不能止謗也○人能信於帝晦之民頗食百世謂潮州立廟祀公○

插一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筆○天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軍察州宣撫鎮州是不能一日在朝也○人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一點醒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收住。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齊等之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記于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記潮于公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和哲宗年號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凡作記最要補出此一筆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聽其所令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記新廟下忽作頓挫文情洶湧起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及一年而去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何嘗不在潮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食惠愴鬼神精氣森上處是食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愴愴何嘗專在潮○現前點撥妙解妙喻元豐神宗年號元年詔封公昌黎伯郡名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點出廟門上額潮人請書其事於石點出碑因作詩以遣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白雲于帝鄉手扶桑桑木名日所出處扶桑謂公作馬乘白雲于帝鄉手扶桑聲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謂公以手扶開雲漢分爲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爲公織就雲錦之裳○此言公之文章自天而成飄然乘風來帝旁飄飄然乘高風而下與濁世掀糟糠濁世粗糠喻世俗文章之陋○此言公從天而降自上帝之側。

然乘風來帝旁飄飄然乘高風而下與濁世掀糟糠濁世粗糠喻世俗文章之陋○此言公從天而降自上帝之側。

此言公從天而降自上帝之側。

爲一代詞章之宗西遊咸池略扶桑淮南子曰出陽谷浴于咸池拂扶桑謂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公光輝發越被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于天而光明也○此言公光被四表而爲民物之所瞻仰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公與汗流籍之追逐參列翱翔于其間汗流籍

湜殪走且僵張籍皇甫湜同名于時而不及公遠甚汙流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其退避奔走而僵仆也滅沒倒影不能望日光沖激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倒影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不能擬而望之也○此言公之文章道德大作書詆佛譏君玉謂佛骨表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政涉莫能及疑疑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所葬處歷舜九嶷弔英皇英皇舜女娥皇女英也從舜南狩道死南海之衡湘之間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此言公謫海及所經歷之處祝融先驅海若藏神曰祝融海若亦海神公涉嶺外海道祝融為之先驅于前而海若亦率怪物以效藏約束蛟鱷如驅羊之暴○此言公之德足以服物鈞天無人帝悲傷天無人而上帝為之悲傷吟下招遣巫陽特遣巫陽讴吟以下招文公○此言公沒仍歸帝旁讒海牲雞卜羞我觴爆牲辈牛雞卜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羞進也言祭以爆牲雞卜之薄而進我之觴所以表誠也於餐荔丹與蕉黃公羅池廟碑荔枝黑兮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東坡引用其語以見潮人祭公亦如公之祭子厚也○此言廟中陳祭之品公不少留我涕滂傷公之歿翩然被髮下大荒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

潮州韓文公廟碑

來享也○歌詞蹈厲發越直追雅頌

韓公貶于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沒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東坡極力推尊文公豐詞褒調氣燄光采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當此千古奇觀也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委以空疎備員講讀時任翰林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自謙引起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固不必皆從於己出設一確喻便可轉入宣公奏議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極贊宣公但其不幸仕不遇時便發感慨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

宗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舉奏議中大要言可謂進苦心之藥石鍼宦身之膏肓荒（自暢也心下爲膏左傳晉景公疾病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太宗年號可得而復反振作頓起下仁宗當用宣公之言臣等每退自西閤（蛤號）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取善不必以時代拘）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漢文帝謂馮唐曰吾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我獨不得頗牧爲將何憂匈奴哉）魏相條疆（潮）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晁錯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士（任用馬）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贊（此段勸勉仁宗聽信之意最爲婉切）夫六經三史（史記及兩漢書爲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六經）幽遠（學子史）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以經史諸子形出奏議深明宣公之論便于觀覽推行）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直寫乞校正進御之意）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東坡謂宣公使學宣公文章諷勸鼓舞激揚動人宜公當時不見知于德宗應幾今日受知于陛下與其觀六經諸子之崇深不如讀宣公奏議之切當尤使人主有欣然嚮往恨不同時之想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元豐五年）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建安十三年曹操自

江陵追到備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北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鬬艦載荻柴先以書詐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著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赤赤壁有二惟蒲圻縣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誤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先賦舉酒屬。祝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謂明月詩中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斗牛二星。○次賦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寫秋景從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一葦謂小舟也葦蒹葭之屬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列子御風而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道家飛昇超舉謂之羽化。○賦領受此風此月者一路都寫樂景。於是飲酒樂甚。樂字扣舷而歌之。舷船邊歌曰桂棹兮蘭槳。舟中前推曰棹槳後推曰櫂擊空明兮泝流光。擊槳曰擊月在水中謂之空明逆水而上曰泝月光與水俱動謂之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此先生眷眷不忘君子之意也。朝廷之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謂洞簫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鳥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離婦嫠婦寡婦也。○忽因吹洞簫發出一段悲歌感慨起下愀然意蘇子愀然。悄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生出後半篇文字。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爲魏武帝。○先引昔所誦詩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繚繞也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爲周郎此謂曹操爲周瑜敗于赤壁。○現指今所遭境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劉琮降下江陵。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釃酌酒也槊矛屬曹氏父子皆好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段借曹公發端其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扁舟小舟曰扁舟舉匏樽以相屬。祝○匏樽酒器之質者。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蜉蝣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無有曹公舳艫千里旌旗蔽空也。哀吾生之

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承上而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還想此事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終無可奈何也。故借此意于悲聲之中。以上擬客發議。以抒下文。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現前指點逝者如斯。客所知。而未嘗往也。客所未知。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客所知。而卒莫消長也。客所未知。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瞬。目搖也。○客所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客所未知。羨字應上。○飾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本無終窮。況眼前境界。自有風月可樂。何事悲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推開一步。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風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曰。況吾與子。此曰而吾與子。客轉悲而喜。一酬一對之間。差卻境界多少。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結出人自在。

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欲借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然後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了悟風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承上篇。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皐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堂以大雪中爲之。故名。○寫不必定遊赤壁。臨皐之道也。○寫不必定約某客。霜露既降。木葉盡脫。賦十月。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賦望。顧而樂之。行歌相答。賦自本欲歸。客亦偶從。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仍用風月二字。乃長公一生標懷。客曰。今者薄博暮。薄。迫也。迫晚日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客創興。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歸更湊趣。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泛舟復遊。○敘出復遊之端。最有頭緒。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

落石出狀景寫情字字若畫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感慨多少予乃攝衣而上舍舟登岸履巉巖巉巖高峻危也披蒙茸戎○披開也蒙茸草卉叢生也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者踞而登虬求龍草木有類虬龍者登而援之攀栖鶻之危巢鶻鷹屬夜則宿于危巢吾仰而欲攀之俯馮平夷之幽宮馮夷水神息于深淵之幽宮吾俯而欲窺之蓋二客不能從焉句又添此一句寫盡崎嶇險仄舒憤逸之氣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寫出蕭瑟景況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先生至此亦不能不卹難而退也反而登舟舍岸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賦出人自在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甲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空中著想須臾客去予亦就睡舍舟登岸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應樂字問其姓名俛同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

後赤壁賦 古觀六 去 善成堂

予亦驚寤借鶴與道士寄曠達胸次開戶視之不見其處豈惟無鶴無道士并無魚并無酒并無客前篇寫實情實景從樂字領出歌來此篇作幻境幻想從樂字領出歎來一路奇情逆致相逼而出與前賦同一機軸而無一筆相似讀此兩賦勝讀南華一部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哀哉人手便作疑詞文勢曲折吾聞之申包胥楚人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引證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判斷極得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固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即物以驗之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不必待其已報

而後定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此句便是入題筆勢國之將興暗指晉國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暗指魏公○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厚施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未定之天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旦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俱年號之間既定之天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跌宕而晉公修德於身貴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決詞以應天可必乎之說轉盼有情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王素○寫世德子孫故又添出一世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

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此言王氏之得天未已意思咱歎不盡世有以吾公比李栖筠云○唐人者請李栖筠作陪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且說同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且說同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請李栖筠乃只爲此句也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此又借一相近人出色一番懿敏公之子孫拱收結勁健與吾遊又添出一世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皇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欝欝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銘意言種槐即是種德

起手以可必不可必兩設疑局作詰問體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有一定之天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然後可以取必

於天心此長公作銘微意王氏勳業與槐俱萌實與此文而俱永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一句伏案少時慕朱家郭解俱漢時游俠仍是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好俠是一種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俠仍是然終不遇總足豪俠氣槩伏下段晚乃遯於光黃閒曰岐亭相見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伏山中人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方山冠後漢書似進賢冠以五采縠為之○方山子是想像得名余謫居於黃諸黃州監稅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姓名字岐亭點出驚怪之詞余告之故居之故俯而不答仰然問余所以至此者緊接妙眞似時適見光景余告之故方山子亦嘆覺

而笑士行徑逼眞隱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描隱居之樂刻畫入情

余既聳然異之一頓便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追敘其俠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游俠之態如畫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得此一轉更見悲壯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應前山中之人喚起有得意然方山子世有勳閥伐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跌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二跌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掉轉自得意句有聲響徐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寧見之歟作不凡語餘波宕樣

前幅自其少而壯而晚一一順敘出來中間獨念方山子一轉由後追憶寫得十分豪縱逸不見與前重複筆墨高絕末言今富貴而世隱逸為有得而然乃可謂為眞隱人

嘗讀六國世家。（史記六國俱有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先怪六國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次爲六國代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次咎當時策士不知天下之勢下乃發議）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此言韓魏爲六國蔽障爲秦咽喉深明天下大勢）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收者使之附秦也）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一反）更醒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引證以明已說）

有據之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入句只是一句）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此切責善魏）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此切責東諸侯）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通篇結六下只一意轉折而盡）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轉）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轉）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轉）三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四轉）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五轉）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此段深著自安之計在知天下）

之勢。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感歎作結遺恨千古

是論只在不知天下之勢一句。蘇秦之說六國。意正如此。當時六國之策萬萬無出于親韓親魏者。計不出此。而自相屠滅。六國之愚何至斯。讀之可發一笑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有以養而致。以養氣冒起一篇大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證。太史公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證。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跌蕩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申明文爲氣之所形。非親嘗者不能道此。轍生年十有九矣。開名。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二。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三。恐遂汨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虛提以起下四段。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一。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二。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三。○本欲說見太尉。卻自嵩華黃河。見翰林歐陽京師許多奇聞壯觀。說來文勢浩瀚。公。歐陽修。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四。○又引一歐陽公陪起太尉妙。太尉以才略冠天下。轉接無痕。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

出則方叔召虎皆周宣王時人而轍也未之見焉一句挽上起下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開宕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一齊收捲勢如破竹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應奇聞壯觀結束筆力千鈞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又自明志氣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佳意洒然

意只是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却以得見歐陽公引起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引起得見歐陽公以作文養氣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絕妙奇文

黃州快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古觀六　蘇轍　千　善成堂

江出西陵西陵即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原北合漢沔黃州地勉○湘沅二水名漢水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以亭覽觀江流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齊安即黃州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點亭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倒出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叔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杭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上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一段寫當日所見以爲快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睨睥睨旁視貌周瑜陸遜之所馳驅其風流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睥睨旁視貌周瑜權將嘗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曹休振旅過武昌權以御蓋覆遜出入頓驅曰馳亂驅曰驅○一段用

往古之事以爲快。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磋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因快哉二字發此一段論端尋說到張夢得身上若斷若續無限烟波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快字從其中看出纔起得張君謫居之快來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胷襟計之餘會計指簿書錢穀言而自放山水之閒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與上雨其中應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蓬戶編蓬爲戶也甕牖以破甕口爲牖也○翻跌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緊收正寫快哉何等酣暢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升者烏睹其爲快哉反結更有餘味

前幅握定快哉二字洗發後幅俱從謫居中生意文勢汪洋筆力雄壯讀之令人心胸曠達籠辱都忘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三句是一篇綱領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盡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古之銘誌必勒之石或留于家廟或置之墓前其義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史兼載善惡銘獨記善所以異也○此段申明與史異句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嚴敬也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

近乎史其將安近（此段申明義近于史句）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此段言衰世銘不得實起下段當觀其人意）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銘以人重此句爲通篇關鎖）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徇私則不公惑理則失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觀其人翻出公與是一語見今世之銘併其義之近于史者亦失之矣）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此一轉徐徐引入歐公身上來）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公於眾人則能辨焉是）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好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辨之甚難）猶之用人非畜

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而是議之不徇（而公○此以見必畜道德者而後可以爲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從道德側到文章）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此以見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而後可以爲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此段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歐公）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竝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可直入歐公矣偏又作此一頓文更曲折）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挽上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盡興（入聲）然不知澡之流落也（盡傷痛也○波蕩）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收轉感慨嗚咽）其追睎（希）祖德（睎明不明之際也）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

之。即感恩圖報意頓住下乃發出跪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揭而先天義論正是銘與史異用而同功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揭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媿。以懼。進應前段警勸之道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銘一人而天下之為父祖子孫者。皆知所警勤。其為美更多于作史者數美歸于先生一語極為推重歐公若徒為已之祖父作感激是猶一人之私耳。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以感歐公者。所論世旅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承歐公來書并補出之。致而加詳。愧甚不宣。自慚意

贈黎安二生序

寄歐陽舍人書 含親大 會鞏

趙郡蘇軾子之同年友也。提蘇軾說入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點出二生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敘出二生之文一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一總頓住頌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通篇意在勉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為文詞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插入安生妙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因迂闊解惑二句生出下兩段文字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自負不少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迂闊此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子乎。疊一句何妙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

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子之迂大矣使生抹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一段答他笑以爲迂闊句然則若子之於生將何言哉謂子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遠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應前錯落有致生其無怠於解惑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一段答他解惑于里人句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薦者以爲何如也照起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則其文必佳矣回借迂闊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讀之覺文章聲氣去聖賢名教不遠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秦獻之昭王寵有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讀孟嘗君傳　古貌　三四　善成堂

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立案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一脫然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駁得倒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斷得盡○疾疾收字字警策

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兩非今所謂賢人者見其俱以古處自期也○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簡幣未嘗相接也其分提師若友豈盡同哉先翻同字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次點學字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

一哉其相似也適然（接上相似總點）同學○合寫子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疑子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空中立論句法）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醒發同學二字先後綴映百倍精神）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此處微分主客是文家點題法）夫安馳徐行（轍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轍車跡也）舍二賢人者而誰哉（寫出兩人階級到底只用合發）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插入自己）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結出別意同學兄弟每每若此言之慨然）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正文只此二語

別子固而以正之階說交互映發錯落參差至其筆情高寄淡而彌遠自令人尋味無窮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同學一首別子固 古觀六 一五 善成堂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浮圖僧也）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敘出所由名）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通篇借遊華山發揮故先點出洞名）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伏篇末案）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閒文主趣）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點前洞是實）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點出後洞是主）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隱下正旨在內）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已上敘遊事筆筆伏後議論）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借此以喻學之深造）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頓宕）既其出則或咎

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歸結此一句在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文情開拓夫夷以近則遊者眾應前險以遠則至者少應後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接入主意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翻跌盡致亦以曲折遞下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挽上擁火句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應答其欲出句而在己爲有悔應悔其隨之句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無悔與譏便是有得眞論學名言○一路俱是論遊按之卻俱是論學古人詣力到時頭頭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

予於仆碑應篇首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無限感慨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愼取之也直至此方點明學者記意寓體收拾已盡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點四人結

借遊華山洞發揮學道或敘事或詮解或摹寫或道故意之所至筆亦隨之逸興滿眼餘音不絕可謂極文章之樂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點得有致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略頓寶元仁宗年號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遷泰州海陵縣主簿長才屈子下位者不堪展讀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一句斷下段議士

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焉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阻隔語固宜齟齬謂不遇也○此是另一種人提過一邊）若天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似說許又似不說許）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稅之）暗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韓非工說而發憤于韓王李廣善戰而終詘于漢武千古恨事不少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收上妙不說盡）君年五十九以嘉祐（仁宗年號）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規）不仕璟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一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指范鄭鳴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感慨不盡）諸公（起手敘事以後痛寫淋漓無限悲涼總是說許君才當大用不宜以泰州海陵縣主簿終此作銘之旨也文情老疑若信若近若遠令人莫測）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提一句作一篇之眉）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殘上聲）道之險（難）水有瞿唐灩（衍）澦（預）之虞（難）跨馬行則竹閒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迢上聲）慄（陟行之難）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窩）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水行之難）其難至如此（總鎖一筆）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極言遊歷之難句句伏下案）嗜奇之士恨焉（應奇字）頓住）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材有文）由中書左司掾（硯掾官屬）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仕有力）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皆成都人）之所居英雄

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述成都人物形勝思致勃勃)庭學無不歷覽(無處既覽不遊)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有所得)於是其詩益工(挽能爲詩一筆逋緊)越三年以例自免歸(壯矍不老死)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多矣(山水一應)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非林有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非仕有力)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非壯)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收轉庭學一句下又推開)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勘進一層山水再應)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應愧字結)

送天合庫庭學序(古觀六)　三六　善成堂

先敘遊蜀之難引起庭學之能遊是正文繳敘已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襯末更推進一步起伏應合如峯迴路轉眞神明變化之筆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金陵即江南江南府南朝謂東晉宋齊梁陳也)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六朝謂東晉宋齊梁陳也五代時徐知誥號爲南唐)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暨及也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禹貢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句是立)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言本旨)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盧龍山名蜿蜒龍屈伸貌虹蟠蜿也)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先點作樓)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名爲閱江云(次點樓名○已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上敘事下登論)登覽豈非夫遒地設以俟天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登高

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平）闌遥矚（竹）山巔曰（呼氣一勢雄闊）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山巔之甚）之高深關隘之嚴固（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小雅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流水亦知所向也）必曰此（思字生下許多思字）朕櫛（職）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思有）以保之（一段思有）以懷（諸侯）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舶白船琛寶也）番舶接跡而來庭（丑森聯）貢（海中大）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一段思有）盖（以柔遠人）思有以柔之（一段思有）見兩岸之閒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均）足之煩農女有捋（鸞入聲）桑行饁（葉）之勤（鞾足拆凍裂捋取也饁饋也）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以子庶民）盖（思有）思有以安之（一段思有）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洽之思（從閱字注一思字發出）觸類而思不一而足（三大段議論體裁宏遠）臣知斯樓之建皇上

（總文勢開岩）彼臨春結綺（起）（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古樓名）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又歎前代所建之樓以寓箴規意）雖然長江發源岷（民）山（岷山在蜀）委蛇（移）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鐵去聲）不知其爲何說也（又歎）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前從閱字上注想此又從江字上點）（應篇首）（綴筆無）（滲漏）然則果誰之力歟（呼一句承上起下）逢掖之士（逢掖大衣也儒行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可謂贊揚之至）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既頌君又諷臣意極周匝）得體者他若留連光景之辭（旨略）而不陳（去聲）（結又補出此意何等鄭重）臣不敏奉旨撰記（奉旨撰記故爲中多規頌之言而爲莊重之體眞臺閣應制文字明初翰林大制作皆出先生之手洵堪稱爲一代詞宗）欲上推宵旰（幹）（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民。珉石之美）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司馬季主漢時善卜者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懣者思噓帝○蟄伏藏也懣煩悶也噫鼻塞噴嚏○三句俞慶久則思用吾聞之菁極則洩悶極則達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六句俞慶極則之用僕竊有疑願受教焉當復用而終不用故疑而欲卜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卜以決疑既已喻之何待于卜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不知之深難喻之猶疑何可不卜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泛言不必卜之理下乃轉入正旨曰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昔者謂見用之日今日謂處廢之時○思字應上三思字應東陵知既廢之當用而不知既用之當廢也季主點醒他全在此二句

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誰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鄰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茶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燐鬼火象白駝峰皆美味○六段思今思昔現前指點何等醒快昔者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暗指昔用今廢者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應前作收緊脩句句與東陵之言相對通篇只說得一個循環道理喫緊喚醒東陵處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以下總發明此意世之人類多時命之感讀此可以曉然矣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會出之睒葉然玉質而金色剖其

中。乾若敗絮（需去聲。○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映衙外意）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誣（愚聲）乎。甚矣哉。爲欺也（提出欺字作主通篇俱從此發論）。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寄）吾軀。吾害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欺世盜名舉天下皆是。下歷說居官之爲欺者。以實之）。今夫佩虎符。坐皋比（皮。皋比。虎皮也）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臏）吳（起）之略耶（武將欺）。戴大冠。搤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尹）皋（陶）之業耶（文臣欺。○忽發兩段大議論。文臣武將。何處可置面目）。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妒）而不知理。坐縻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醲（於去聲）而飫（於去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承上二段細寫之。借題罵世之文。得此遂爲酣暢）。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作反詰語。極冷雋）。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滑稽。詼諧也。東方朔善詼諧。號滑稽）。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結出立言之旨）。

青田此言爲世人盜名者發。而借賣柑影喻。滿腔憤世之心。而以痛哭流涕出之。士之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聞賣柑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從人事側到天道爲一篇議論張本）。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

可以世守。人事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祚。天道○引秦事一證。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人事而七國萌篡殺之謀。景帝三年。鼂錯患七國强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同舉兵反。○天道。引漢事一證。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人事而王莽卒移漢祚。天道○引漢事一證。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人事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天道○引東漢魏晉一證。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觀貞觀政要。二十二年有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人事而武氏則天。尺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天道。○引唐事一證。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人事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天道。○引宋事一證。此其

人。總承。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跌岩。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總斷一筆。應上天人二意。關鎖甚緊。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跌岩。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又引醫巫以爲不能深慮之喻。尤見醒快。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此段纔說出工于謀天。而不能爲深慮者一篇主意結穴在此。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終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反掉作結。又見老法天道爲智力之所不及。然盡人事以合天心。即天亦有可謀處。此文歸到積至誠用大德。正是祈天永命工夫。古今之論

天道人事者多得此乃見透快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就正意泛論起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鈞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暗貶豫讓一流人作一篇之目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雠趙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軍遂殺之盡滅智氏之族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雠聲名烈烈雖愚夫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覓一筆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篇綱領一句爲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

初豫讓入襄子宮中欲刺襄子被獲襄子義而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于市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讓曰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申讓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襄子出豫讓伏于橋下襄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雠反委質仕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雠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使兵環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遂伏僉死○申處死之道有未忠句毁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

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智氏之命忌不長矣桓子亦與之○請規章作陪客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智伯陣韓魏之兵圍趙城而灌之郄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襄子陰與韓魏約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又請郄疵作陪客○兩段先就他人翻駁國士二字而豫讓可見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注一句起下正論）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一段代為豫讓畫策信手拈來都成妙理所謂扶危于未亂之先而申國士之報者如此）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安有既命為國士而旁觀其主縱欲荒暴不救其亡者乎如此辨駁足令九泉心服）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轉開彼朝為讎敵暮為君臣靦顏事仇（天上生面）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靦面目貌○結處忽與豫讓無限感慨

此論責豫讓不能扶危于智氏未亂之先而徒欲伏劍于智氏既敗之後獨闢見解從來未經人道破通篇主意只在讓之死固忠矣二句上先揚後抑深得春秋褒貶之法

親政篇

王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八分提）蓋上

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下之情壅閉（過）而不得上聞上下閒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分疏）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雙承側入時弊）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閒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虛文何補）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二句推出弊源）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洽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上下不交如此）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穴言無由言也（與明日達聰之治異）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此句爲一篇之綱）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玉藻禮記篇名）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注玉藻四句○一段言周制）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一段言漢制）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一段言唐制）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大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挽一句法變○一段言宋制）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再提三朝之象）

聞識作渡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立言本旨專注內朝故特筆提清華盡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明初之制有正朝外朝而內朝獨缺乃以隨御武英等殿設合內朝議俱見焉準洪武太祖年號中如宋濂劉基永樂成祖年號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一段言明制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閎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上下不交弊日益甚孝宗年號宏治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無恨感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產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著緊在此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趨居侍從臺諫

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交泰之象固自如是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外朝內朝雙結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收盡通章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稽核朝典融貫古今而于興復內朝之制深致意焉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視官官妾之日少則上下之情通而奸僞不得壅蔽矣誰謂唐虞之治不可見于今哉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雙手便疏經字自下三段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性命三字爲一篇之綱領心字又爲三句之綱領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

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一段提出心性命）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四端五倫一段推出）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三段疏出六經○心性命之論了然洞達）

凡三見而不易一字斬盡理學葛藤下乃歸到尊經之意冥淨水空絕無疑滯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說六經而歸之于心纔是實學）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一言志吾心即所以爲經一言求之吾心即所以尊經分作兩層說得至平至易獨）

採聖賢種子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

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喻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處處不脫吾心二字通篇關鎖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其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即前喻再喻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徑徑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爲窶巨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即前喻再喻○只是一喻翻別愈折愈醒可爲不知尊經者戒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感歎不盡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晦

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畢竟經傳經賊經三項正與尊經相反惡似而非不可不深辨也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仍點前喻掉轉越城內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臥龍山在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纔點出尊經閣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大題只爲此數語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已仍歸心上作結

六經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經學道者何事遠求返之于心而六經之要取之當前而已足陽明先生一生訓人一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記略已備具矣

象祠記

王守仁

靈慕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尉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提出毀字發義）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折）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而高而上皆尊奉而禋（因）祀焉舉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庳）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應毀之句）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故爲疑詞陡起自己一段議論）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劉向說苑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也（推出祠象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承爲舜句推出此意獨闢見解名論不磨）不然古之驩兜者

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以上從舜德看出當祠以下從象化看出當祠始終二字伏後斷案化字是立論本旨）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也烝進也乂善也格至也言舜遭人倫之變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允信也若順也）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奇思）解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一證）蓋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再證）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落到象祠上）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也推開一步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茵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一篇議論只二語結盡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結出勉人正意

傚弟見化於舜從象耐想出從來未經人道彼當與柳子享設鼻亭神記參看各闢一徑與有關名教之文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正德二年先生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投宿土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妄頓一筆有情明早遣人覘諸平之已行矣薄博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吏目死獨作孳揣妙薄暮復有人來云

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敘三人之死作一樣寫法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本鍤插往瘞意之也瘞埋二童子有難色然亦懼死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傷情處只在此一語二童悶然涕下請往自然就感動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于○盂飯器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衣何人緊何人不識彼之姓名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告以己之姓名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先作疑詞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再作悲惻聞爾宦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孥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爲五斗喪身又益以爾子與僕言至此爲之悽絕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

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升其憂者夫衡冒霜露扳攀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瘴癘固能死人憂鬱之死人更甚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前云盆以子與僕此云皆爾自不謂子與僕婉轉情深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取謂之何哉戀慈五斗而來又不勝其憂非自取而何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險壑之虺孰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一反一轉有非常苦心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有情歸之無情深於學問之言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通○言雖身處異鄉總同在天之中不必悲也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士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驟紫虯而乘文螭鳴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洒洒落落足以慰死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格幽冥先生罪謫龍場自分一死而幸免于死忽覩三人之死傷心多目悲不自勝作之者固爲多情讀之者能無淚下

唐順之

信陵君救趙論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秦圍趙昭鄴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君遣書公子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長秦晉軍壁鄴平原君使襲公子日勝所以自附爲婿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公子約

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夷門監者侯生教公子請如姬竊兵符於王之臥內公子嘗爲如姬報其父讎果盜兵符與公子奪晉鄙軍救邯鄲存趙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一句立案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先論六國大勢明信陵救趙之功欲擒先縱此寬一步法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一語振定主意信陵二公子耳魏固有王也提清趙不請救於王而謬謬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

耳層層駁入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又反證二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議論刺入心髓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又設一難以詰之信陵真難置喙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又生一枝節以爲後半篇議論張本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易若以脣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易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

有意於報信陵昜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一段代爲區處反筆敲擊愈讀愈快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作一總收深明信陵之非使之無地逃隱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同瘤久矣穰侯秦昭王相魏冉虞卿趙孝成三相解其相印與魏齊亡○引戰國時事作陪襯有列國無王習已成風波瀾絕妙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深一層說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深文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深文雖然魏

王亦不得爲無罪也上因罪信陵而並罪侯生如姬此處又以罪魏王作波瀾潑洄映帶議論不窮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插喻巧妙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立此二語漸收拾前文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一朝一夕也哉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此言之不特眾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是根究到底如此立論方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臣揮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失權之戒兩語雙結春秋書葬原仲全局俱振也莊公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友帥師季子也如陳矣莊公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友帥師帥軍魯卿羽父也宋公乞師會以不義強其君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書葬原仲以戒人臣之植黨書帥師以戒人君之失權此聖人之深慮也○結意濛然

誅信陵之心暴信陵之罪一層深一層一節深一節愈駁愈醒愈轉愈刻詞嚴義正直使千載揚詡之案一筆抹殺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謝饋遺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謝念及其父至於上下相孚才德稱去聲位語去聲不才。相愛情深方有此語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提過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二句伏後案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借字字一轉生出無數議論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尊嚴若神立廡中僕馬之閒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曲筆一接刻畫盡致夜

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貫櫛職○盥洗手櫛梳髮走馬推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可發一笑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厲聲不堪客心恥之至此亦覺難受强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故意描摹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疊句妙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歷敘醜態如畫出揖門者曰言人幸顧我他日來幸勿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寫馬上兩厚我急語神情逼肖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以冷語溫前案長者謂僕能之

以下乃言不爭之病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聞去聲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時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一段道出自己氣節以少勝多筆力雋勁

是時嚴介溪攬權倶是乞哀昏暮騎人白日一輩人摹寫其醜形惡態可爲盡情未說出自己之氣骨兩兩相較瀟灑不同清濁異質有關世教之文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先提清吳山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靈巖獨另寫妙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刑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閒則海內之奇觀矣太湖又另寫妙○以上敘次山水作兩番寫錯落多致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班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敘出圖山之由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忽起一峰文情排岩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閒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一頓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又拍開一筆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借魏公美用海絕妙引證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

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點作記憶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結有餘韻

因令贈圖因圖作記因贈圖而知令之不能忘情于民因記圖而知民之不能忘情于令婉轉情深筆墨在山水之外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浮圖釋氏之稱文瑛僧之號也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名舜卿滄浪亭地也提明來歷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唐末據杭州梁封爲吳越王謚武肅傳國四記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落想甚遠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迫淮南納土入宋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遺跡在蘇州府學東南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亭變爲庵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庵復爲亭下發感慨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合挽庵與亭一筆寫得淡然雖然錢鏐流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强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頓宕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轉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澌斯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澌冰索也一篇曲折文字主意只在此一句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點晴忽爲大雲庵忽爲滄浪亭時時變易已足喚醒世人中間二段點綴憑弔之感黯然動色至末一轉言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獨存也此意閒人智識不及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名鍊字純甫會稽人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

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先生抗疏言嚴嵩父子恢國請殺之以謝天下詔榜之數十條出塞外橫插一句妙已而君竟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國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曠職冒功毒害生民今古一轍君既上憤疆場之日馳而父下痛諸將士日嘗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指上一段言數嗚咽欷歔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出詩文之有集多少曲折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宰執帥府恨先生切骨嵐名白蓮教中幾干邊○先生垂名千載全從此禍得來未足爲恨君既沒而一時闒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

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袁輔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出作序意予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喝一句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暮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遷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升數上聲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刪詩不必皆中聲獨見其大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訐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賁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衷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上則小弁巷伯此引屈原伍胥諸人俱以孔子夾寫正極力推尊處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篝邊諸什試令

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城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氛也固矣（二十二字作一氣讀）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應遺字收）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結有餘波）

先生生平大節不必待文集始傳特後之人誦其詩歌文章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其有當于中聲也此序深得此旨文亦落落蒼涼讀之凜凜有生氣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入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使其從者懷璧從徑道亡完璧歸趙○勞手一躪）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酋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情謂詐趙之情也秦非欲謀趙其情止欲取趙之璧）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予璧畏也復懷以歸挑其怒也○此段言止有予與弗予兩說不當既予而復懷歸）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相如謂趙王曰秦以城來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此言趙弗予璧亦無所曲以辨其趙不許曲在趙之說）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秦王欲相如之言遞庭引相如受璧勢不得不予趙城也○作一躪）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實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既不可以城易璧）大王弗予城而紿臺上聲）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又不可以璧易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此段代爲揣如畫策璧可

以還趙而直亦不在秦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秦將白起十萬眾壓邯鄲寒鄲而責璧與信邯鄲趙都一勝而相如旋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言相如藺璧而獲全無害者乃一時之幸非人力也若其勁滬閎池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是勁滬池也柔廉頗廉頗羞為之下欲辱相如相如嘗畏避之廉頗負荊謝罪卒相與驩是柔廉頗也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作結

相如完璧歸趙一節至今凜凜有生氣固無待後人之訾議也然懷璧歸趙之後相如得以無恙趙國得以免禍者卓乎時之僥倖耳故中間特設出一段中正之論以為千古人臣保國保身萬全之策勿得視為迂談而忽之也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文長傳 古觀六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通篇從數奇二字著眼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眞長杜少陵云其才其品固足增重會得白鹿屬祝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指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應數奇二結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接屢試輒蹶遂乃放浪麴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所見至此作氣讀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嘆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轅人之寒起詩評新確雖其體格時有

卑者然。匡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國而事人者所敢望也。巾幗婦人冠。○極抑揚之致。○此段論其詩是袁石公之文。即是徐天池之文。悲壯淋漓。睥睨一世。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摸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會之流亞也。并論其文。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總承詩文一結。正見數奇不偶。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挽詩一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并論其書。閒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并論其畫。○文長詩文字畫皆自性中流出。不假人工雕琢者也。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極寫不可一世之狀。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痛爲玉碎無爲瓦全可傷可痛。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又挽詩文妙。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數奇不偶一語收住。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聞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說坐則見知于君臣。沒則見重于後世。身雖不貴。未爲不遇也。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雖也悲夫。贊語亦振詠歎之致。

文長固數奇不偶然。亦致身幕府。爲天子嘉歎不可謂不遇矣。而竟抱憤而卒。何其不善全乎。并石公識之殘編斷簡中。幾埋沒千古矣。

五人者，蓋當蓼（了）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入手便提出五人來歷。）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點碑。墓）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因）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歿）獨五人之皦皦（皎皎）何也？（史公云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良然。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吳聲震動天地。（吳民好義如此。）緹（題）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眾不能堪，扶（叱）而仆之。（扶擊也。）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毛一鷺。）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屬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一時義勇如見。）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點五人姓名。）即今之傑墓然在墓者也。（句宕甚。）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豆）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寫五人凜若生。）嗟夫！閹之亂，繽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文情開拓。）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此言五人之死義爲尤難。）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弦）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懷宗即位，誅魏忠賢，鳳陽看皇陵，知不免，誅，亟自經死。○此言五人之死關係甚重。）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暗指魏黨。）一旦抵罪或脫

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將此輩與五人兩兩相較。尤妙在不說破。是以夢洲周公忠義暴僕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五人至今猶生誰謂五人之不幸哉不然。今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反掉一段文勢振古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點出作記意賢士大夫者。阿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點出賢士大夫應起作結議論隨敘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賈傳並垂不朽。

五人墓碑記

涂徒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予按部至涂江西新淦縣。祭練公子寧祠祭祠是主郤引入作陪已閒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甕爲并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已下敘臺之勝左引城郭下俯顧江而皆枕東山萬嶺參差。盤結南接於峽。蓋練公之故里也。屢呼練公與陶公對照於時霜露既降。叢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峯者在新淦縣。眥不可卽而蹕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具臺字東陶公郡陽人。屬江西饒州府後徙潯陽九江地名。誌載其母湛爲涂產。或偶過涂住。外氏遂留讀書耶設想奇○一公嘗遘疑。按博自言當惜分陰。紬上行嘗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慶其執卷陳册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想當年之眷跡艱難。敷以偏旅當大寇破滅。君酬晉武帝永康二年。倪平元年。倪破流民林瑴。成和三年。倪討蘇峻。於石頭斬之。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

退固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倪脫年深以盈滿爲懼屢欲吉人謂爲善讀書焉可矣作讀書人須謂得此意○史皆其擁兵士流賞有意貢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瞻其夫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以夢議人短長豈得爲信史之證得世快論可破史書之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淺辨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爲劉次莊戲魚池又引一隄崩水涸戲魚堂石刻不存而上人言其魚善鬬絕異常魚春夏門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淦水過其里者宜無不奠弔始終以練公可應以記此臺因祭公而起也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高其遺路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祿祿者雖名園別墅雄據都會不移時而姓名零落榛莽今之名園主人急宜着眼苟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即偶焉遊憩契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者窮谷其流風餘韻追慕不衰次莊一齊善成堂

陶桓公蕭書臺記 古觀六

歸結余登臨四望慨鐵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祭練公而遊百花寺因記此臺故前後以此意開鐫兩公一以忠勤蕭一以馭名終山川映發實主眞足千古不恒激揚風流綱維名教使人有振衣千仞之思

秋水集序

葉方藹

昔予誦錫山倪鑴元鎭詩蕭疎淡遠脫然塵壒之外私心慕其爲人倪鑴字元鎭別號雲林有蹊齋爲詩雅淡有理改適出塵俗之表閒作溪田小景人得之如投璧家故饒貲一日棄田宅去往來五湖三卯間人望然嘗惎元鎭貧其逸才不爲世所知疑其感慨激烈拂鬱之如仙云不平之慨勃勃不能自釋而其詩固無有也言山林之士抑鬱無聊其爲詩頗多輕世肆志而元鎭不然其後華學士子潛王僉事仲山先後棄官壯年嘉遯及取兩人詩讀之爲怡情適志於湖山林酒間未嘗一語厭薄軒冕以自明其高華學士名察字子潛著有華集王僉事名問字仲山僉詩蕭世嘉遯出遯卦謂當遯向遯七之美者也言仕宦之士棄官歸

隱其爲詩類多泥塗軒冕倚世孤高而兩君不然然後知昔之人或遇或不遇其中皆有夷然自足者外物不得而奪之非如沽奇弔詭之士欲驚世而駭俗也言古得道之人無論窮達足乎中勝奪乎外故其爲詩率皆由夷平淡總歸於道性言情不著後世之士好名立異徒欲震駭世俗之觀所也此一段合上元寫意錫之風士清嘉山川美淑之氣結而不散故高人畸士代產於其間予之想慕而未見者庶幾訪求而遇之蓋藏之懷久矣而今乃得之孫友嚴君此段是文之過脉君爲貴公之孫祖雲岑公官至侍郎致仕家居人恩存問其才智文采可以聘力於仕進而二十餘卽棄諸生優游環堵終年笑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炫乎其外其前夷然自足二語相照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氣之超越音奏之和平融融然渣滓泥垢與之俱化豈非夷然自足外物不得而撓之者歟繳前一筆嗟夫沽奇弔詭之士入河蹈海長往而去顧其言以

秋水集序

名利爲機雖鎭轡馬韁在口者圭組爲死樂力○圭以玉爲之上員鎭言受其羈絡也圭組印綬細石也兎礫賤之也一篇之中再四致意惟恐人之不信予謂富貴貧賤惟其所遭而沽沽言之不已此其心之所存可知也沽沽率繫不舍意夫輕富貴者不知有富貴者也而屢形之於口則其心之所存不忘富貴可知人能碎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釜能捐萬乘之國而變色於羹豆若君者庶乎免矣言好名之人於千金連璧萬乘大國不難碎於一時捐於一日而破釜豆羹之微不覺其失聲變色推君之志可幾於道雖以者情有所不自免也寫盡好名人心事元鎭方之猶疑其未能忘也而予早隨世網嘗欲一念屏去自託於子潛仲山之徒將子潛仲山爲自己寫照一筆絕有結構而人事牽繫忽忽未能執筆而序君之詩何以爲情也乎

詩者適性情之物也無論軒冕山林必冲然澹然而後可以極性情之致以寓之乎詩軒冕而强語清高山林而自鳴不平物之於詩爲豬情約束冷眼看出窮達兩種詩人興品總爲千古獨識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敖友之詩之省乎元

鎮也向笑而予潛伸之問可以位置乎讀約菴之詩者亦可從而想見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漢興從龍之佐紛綸雜沓咸懷思竭志獻力於　上所以助成　帝業者不可勝數而　太子之賓客獨闕焉夫人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求計於張良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甪里先生周遮皆以士慢士義不爲漢臣今太子爲書卑詞固請其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故士其詞云○起言高帝受命而興　先生裹定一窮山傲然不欲聞天子而天下之士無不願爲帝用　先生裹定一窮山傲然不欲聞天子之聖況啖之粟哉言四人隱居商山雖漢天子之聖尚不欲聞況與之以粟而皆食乎堯舜在位箕潁之曳尚恐天下自累箕山之下潁水之南許由隱居處堯欲讓天下於許由由惡聞之洗耳於潁水秉斯義也爲嗣德者雖有啟聖不能望其改轅若庸佚謬樹其堅臥可知矣言箕潁之義則爲嗣君者雖有特啟之聖德亦無望其改轅易轍而來就我至若樹子以庸佚之才非所當樹而謬樹者其堅臥不出史不必言矣○將言下已無失德故先作此一跌　顧小子侍帝晨夕惕惕翼翼深懼一日有

皆於君親孝友之大誤蹈非禮何者御極以人勸人以身平居言事偶見斥於高賢長德者卒然有叩搖手弗應矣故小子奉越先生烱烱如在左右先生豈不能鑒之乎此以已平日求無以已於高賢敬動之夫天子未嘗寢食遺先生也以爲殊尤之類聖有所不必致愚有所不必携人之蒸結惟其誠也今天下方定撫時及事者志功名耳如其無意此者自當須之再三俟紀綱大施機宜協順不得已爲疾呼力顧者一出故雖不有之於身恒有之於子孫莘野固窮幡然三聘樹人固爲百世也豈必奮然攘臂而矜自已得哉方暴秦之未其不足辱先生明甚及漢掛彌天之網而宴鴻矯翼以意南北一時群臣景之以松岳士民傾心不啻父母先生之節目矣先生之高著矣神明直在今耳若先生抗身於皇古而不免夷漢於暴秦小子以爲未盡也昔夷齊醜

周呂尙輒開之當其在文王之朝兩人比肩就養卽一人之身前後判絕者時與道移也先生旣貞伯夷之履兼通太公之澤漢業不難與三王競駕卽不然足一及庭如孤竹之遇西伯明其不重絕周也漢一家之事不明大願但目覩之躬揖之渥矣夫論遍世之與貴得其逼廣孝爲至鷾鷗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莊叟之云愚有取焉鷾鷗燕也引莊子語意欲四皓之爲已致也且天子非甚嫚賢也脫尤姓前年手勅詔小子曰汝見蕭曹蕭何曹參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兄弟況不爲蕭曹者哉臣又叙帝待人此之厚以勸駕維此鴻業若涉春冰譬之瘡痛須杖而行扁足軟疾也足軟必須扶杖而行兩喻小子不及今侍先生若濟大川虞舟楫連下三個譬喻望之深而言之切在先生亦宜撥酌曩今不膠一成以傷厥道俟之與固交譏也一于逕世則俟一于避世則固欲其破避世之成見毋使貽譏于固也重固一邊又諸臣中張

子房戮力漢家夙邀圯上教誨張良遇老人于圯橋上授以太公陰符之謀子房卽以教帝故云邀圯上教誨老人也接以賓禮寵之久期小子倘得與子房上下乎不然如小子者亦有道所憫念也外具金幣若干車幾兩衣幾襲誠知物外之胸士苴不顧物外之胸言胸襟蕭然世物之外士苴視之如土塊草芥賤之也然是道也古人尙之小子罔敢問焉言聘禮高賢之道古人有行之者小子不敢與之有二也已命使者拜伏道左誰獻卽不得先生授轡不得擅返先生其尙來思謹獻指士金幣等物言不得先生卽日發駕不得空返此命使之詞也他日天子喜釋疇宗欲致四人者本天子疇昔之悰悃今得釋也撫膺長慰曰予有後弗棄基是爲善處人骨肉者先生也後人得賢人之助則基業可保勿墜善處人骨肉不覺露出招四人本旨眞慧心慧口

盈頓首

招四皓本爲羽翼計耳通篇絕不一語露及苐于慕德尊賢惓惓致意且軍自謙抑揚厲天子於纏綿骨肉之間精意彌溢如紙然孝友家風自令開者意移若當日偶沙漠覺聲接口吻不惟四先生莫之肯來且亦將菲薄之矣於此可見詞令

之妙置之在京諸中未知誰爲伯仲石公予同手所著古文詞累數百義其不肯爲秦漢以下之文類如此○秦補念

匏隱居記

沈思倫

匏隱居何沈子閉吾氏之所築以藏修者也閉吾子自分無求於世而於世亦一贅物有類夫匏故名之以自況也居與內舍運廣不盈尺數短椽聊庇風雨左右列架各一以實書史中置小几一二陳亡友夢蕉道人所贈爐及諸名士往來札并詩盡類蓋對此即如面受友焉一置筆硯讀書之餘興廢則隨自拈題爲文興詩不必求工遺意而止焉襜際窺天僅二人許旁植瘦梅一株高可屋齊不必花開者放而亭亭枝葉古翠吾目允足依爲皆隱焉客有詰予者曰時際清平君方強仕不思用世而胡取乎隱予曰子未詳夫匏之義乎繫而不食固棄之也隱之所以自全其天而不失乎其爲匏也者自全其天是一篇大主意彼夫艮壤之見破求其爲瓠全而不可得也艮未之見伐求其爲樗全而不可得也以不知自隱而全其天也而予固匏如也寧爲瓠與樗之全焉而已矣仍繳到匏木以完結所以爲隱之意

人生一匏繫彼役役利名忙碌不了者不知閑之趣惡知隱之樂乎如何沈子匏隱一居俯仰有餘閑也因思顏子陋巷諸葛草廬若將終身焉○過商侯者亦只是識得性天眞耳

修靖江縣志序

鄭重

郡縣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必斷自三代而後一朝之損益以成志必溯其沿革而後一方之風俗以正泛論跌起下文獨靖之爲邑則聚靈於水暗復興水利意肇基於馬馱沙三國時起歷若干年而成牧地畜可以養又歷若干年而成村墟民可以居至明中葉始建邑求之一代且無全史足徵又安有沿革圖籍可攷哉以溯建最後無可溯求以爲誌書雖然三代以前南服版圖不

蒙於職方及禹治水功成而揚州之賦遂備載於禹貢一書乃知積沙成壤則壤定賦即方隅圻土皆采風者所不遺也（既成邑則不論朔建之先後又不可不誌也○引禹貢相形最確且伏下除害意妙甚）靖建於明成化七年時雖兩沙連合環供四面皆水草昧初開法制未備一茲土者特蜑（蜑南海猺種）人之君耳烏從而志之○本無可誌幸而南屬毘陵與江陰對峙中界長江簿書期會日以繁文物聲教日以盛不數年遂隱然一東諸侯矣（非草昧初開法制未備）又幸相繼令茲土者皆以賢著如吳公以興學書者有之如龔遂以有樹書者有之如召信成以溉田書者有之如陽城以撫字書者有之（非特蜑人之君矣）治與時宜政由俗遷興革建置於百年之中者人不一事事不一書志於是乎作乃歷數令而始成帙（有誌之始然猶屬草創也遑崇禎辛巳寒山陳公復加訂而重修之（陳名函輝甲戌進士台州人）稽覈搜訪志之書法於是乎備（成誌之時○已上敘前此誌書緣起寒山以名進士其為功於靖著諸誌而最繫人去思者莫如開圍河與建石閘諸舉豈非善治靖者固以興水利為首務哉（即以寒山事積起勢起下省力）興朝定鼎人文蔚起擁沙廣闢向之四面環江者今且漲連皋泰矣（如皋泰興）兩邑之水不得達江與靖民搆虞苦之爭者數十年不能決是隣壑未導水庸猶莫興也（興水利當除水害治本邑必安隣邑是大作用）余下車以來銳意興除適有以淮揚水患為朝廷之慮者余得奉檄開河與兩邑履畝經營相度支餘討濬五港導兩邑水以達於江（所以除水害安隣邑）靖人畀田兩邑畀力子來勸勉以聽聲高鼓不數旬而五河告成餘者注之江支者麗於田蓄洩之宜三邑賴之而靖之水利亦以大興水利興而田疇易矣桔槔在野而絃誦在戶矣江山滙靈人文秀發天其有意造靖乎（所以興水利治本邑○已下敘

治靖之政且見邑之改觀不與前同獨是鼎革以來流風善政逸事遺文付之荒磯斷碣中余因取前志增修之以稽核實之鄉先生以參訂寄之學博士星野山川城社則因舊賦役風俗營建則因時官師人物藝文則因人典故務搜遺編書法倣諸班氏視其有闕法戒者而嚴加筆削焉以一代之文獻爲杞宋之足徵不於斯志有賴也乎應篇首三代句有法○已上敘本朝所當詠者合前志爲一書以著增修之方噫靖自三國時始以馬馱沙之祥肇基於水視禹貢未定之先特一決排百安之區耳應篇首肇基及禹貢句有法至於今丁田貢賦風物人文遂巍然與江南望邑同炳國書應篇首則壤定賦及中段人文秀發等句有法後之問俗茲土者其亦讀紀載之異而知靖之所以爲靖非治水不爲功也歟仍以治水作結此謀篇定法也

山公先生起家靖江清操惠政士民尸祝勿替其最利於靖而且久者僕如治水一事篇中敘修誌而以治水作線貫綜變化不離其宗筆力雄大無匹此外尚有開濬五港文興閶爾記曲盡治水之法與此篇表裏文亦古雅詳慎以不能悉載爲感

修靖江縣志序 古觀六 羌 善成堂

下學堂書目題辭

熊賜履

余生乎無他好惟獨嗜書好得便正嘗益中無擔石儲見有異書必買雖典衣稱貸弗惜務得之而後已此敘好書之實室人或謂之曰波君嘗累日不舉火亦憊甚矣顧此架上物能飡之而飽耶詼諧絕妙脫不幸飢而死誰爲讀此書者余亦莫之顧此言家貧不當好書自戊戌通籍宦遊京師京師坊間書少且價值特貴以故十餘年間纔積得二萬餘卷丙辰秋被放買舟載歸時楚中多事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所未見者廻顧異書余遂極力購求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合前共上萬卷有奇大懼卷帙散逸爰分別門類繕寫目錄一函構屋五間額曰下學

堂點出堂名伝次架閣其中以便繙閱嗣有所積將別成一錄此因其好書是以積書逾敎其所以名下學堂之故大聖賢之道一言可以終身奚用多爲然獨不曰敎學之序由博歸約乎夾議論行之自結自解可云善談名理學者幸生明備之後欲廣稽遠引從事論述而搜討弗核固陋貽訛識者恒羞之此言書必不可不多積故余之好此猶飢者之儲粟寒者之備衣看得與緊與前嗜字關照固吾職分之所當爲而非敢誇多靡侈觀聽犯古人玩物喪志之戒也剖判何等分明○此言書原當多積非積他物所可比錄成爰提筆弁言以告同志者

一路序次而入理明詞暢雖爲積書言之其寔爲學之道不外乎此試切敎學之序由博歸約兩言其指點學者處奚啻當頭棒陽

樸園記

韓 奕

樸園者孝昌熊敬修先生之別墅也起得老在石城清涼山側中有修

善成堂

竹千竿老梅數十株風景幽僻林木蒼茂陰然丘壑也數語該括○此敬樸園中景物園後即匹望亭登高遠眺莫慮二水諸名勝如在几案問即江北諸山屏列如畫都彷彿望見焉此敬園中四望亭之所見去烏龍潭僅數武夏月菱荷襲人蛙鼓喧闐可聽園之左右人家離落蕭疎有武陵柴桑之致此敬園外景物先生讀書論學其中扁其易曰洗心曰尋孔顏樂處其齋曰藏密曰深造其室曰潛窟曰學易學者多從之遊時人比之武夷精舍云一結有江上峯青之妙○此敬園中亭室名目

敎次簡古超邁寫景如在目前河東山水小記千古推爲獨絕以此較之允覺後來者居上

漢闕大子春秋樓記

劉 曾

夫樓胡以春秋名也放春秋繫魯史東周以還王綱得墜我孔子懼萬世君臣之大義不明不得已而以宗魯者尊周托春秋以見志此

春秋之所以有其書也（提作春秋本旨具見學識）若漢自靈獻守府無異東遷而當時漢統在蜀我關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漢志春秋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人也（次序公讀春秋）漢陰之西北隅秦晉諸君子建夫子廟面江背湖創開鉅麗後起危樓宏模壯規與晴川黃鶴二樓鼎峙相望夫子讀春秋仰於其上此春秋之所以有其樓也（次序作春秋樓原樓并秋）嗟乎麟經一書繫萬古綱常當其時筆削獨斷非所稱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公穀左胡僅得其貌焉者也我夫子以布衣起戎行跪搶於金戈鐵馬之間而討賊大義如揭日月東魯心傳若合符節是豈必斤斤焉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如經生家佔嗶窮年皓首一字搜遺跡於往帙討故實於殘編也耶則夫子所讀之書謂魯春秋也可直謂漢春秋也亦可（圖結一氣名論不刊）然因之重有慨矣凡天生聖人必極窮其數

如當日周德雖衰而魯有仲尼漢祚雖微而蜀有夫子乃一則坐老洙泗而東周之志托諸空言一則困守彈丸而殲吳滅魏竟成遺憾豈天之所以位置聖人者獨有此大壇一片席荊襄一塊土也哉亦何遭遇之窮如是耶（聖賢垣腕千古同慨）今試登樓而望彼武昌夏口之間月明星稀橫槊而賦者猶有存焉者乎東指吳會彼樓艑鐵鏁擁三世之業而據長江之險者猶有存焉者乎（子被點染無限煙波於戲銅臺煙銷吳宮草埋亦知數千百年後摩盪日月倚仗乾坤巍巍然異魯之東山遙峙而有此春秋樓者乎（一段束上起下古氣磅礴）吾願登斯樓者無徒咏漢陽芳草其清川黃鶴同作眺覽嬉遊之想蓋所以作忠臣義士之氣而非以俱騷人墨士之娛此春秋樓之所以有記也（通篇大義歸本忠孝而識力堅深詞音公壯有排山倒海之勢）是以驚風雨而泣鬼神或曰夫子之神在天千家戶祝而成斯

樓者皆秦晉人意者其有私祝乎非也譬之日月經天普海同照而扶桑崑崙之區炙光倍近夫子晉人也而秦與晉親亦猶扶桑崑崙之民雖不求私照而得以習睹其日月者天下實莫能爭也以喻言為文辭其中妙有至理我秦晉人之成斯樓也亦若是焉云爾結筆遙映起記序多著筆題中命意題外題本織而復寫風雲月露之句陋矣春秋樓正意本大又須寄個源委乃見作牛如首提孔氏作春秋本旨大義已揭次序公讀春秋次序春秋樓稍勢掀翻一段開合漢魯以正心傳維而寄慨遙深借樓點景而歸結於作樓大義非徒為登臨遊覽之慨此記傳而樓亦與之俱傳也末倣文公廟碑為秦晉詣君子生色不落織功士二郡士駢推制作鉅觀

吳山彀音序

毛際可

林子西仲同有損齋焚餘十卷流布藝林一洗近世膚廓織媚之習係底新安及隱津溪時所作比年僑居虎林復彙其書序記傳諸作名曰彀音而屬予序之予春秋樓記已觀八全善成堂點出憶與林子同以戊戌舉進士余甫踰弱冠林子長余數歲心壯志得以為功業可立就更相最為詩文以鳴國家之盛以鳴字影彀音起下其後林子以檄李奉裁名位未顯功業不可就矣偪閩寇之變繫獄逾年九死不悔王師平寇林子始望家累播遷累地數米析薪以供朝夕而文章則倍勝曩時序其蓋經患難艱阻之後志愈苦之意愈沉兼挾以忠憤不屈之氣行乎其間如金之鍛鍊而或躍於冶喻一如水之曲折而必赴於壑喻二如松桓之摧折於霜雪而蚪結盤鬱益奇以堅喻固非徒窮愁以著書者也已上贊其文所以謂之彀林子又沈酣添園家言著為箋疏拔理向郭之外其所謂彀音者亦原本於莊比於羽族之微以自傷其搖落詮彀音字義余于是集笑語林子曰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固著是乎應上文○語悲而冷余初以尤異見徵未幾罷去

屢遭兵燹時數之厄與林子畧同而所業不加進然語曰失林之馬望同類而鳴號不禁其音之嘵嘵者故臨文亦感慨係之云以作序之意結之仍映轄轂音妙

簡净不可增減格律尤嚴遒眞唐宋大家○余文所以名轂音者以蒙難既死而復生雖猶所著猶鳥雛初生亂鳴不論音節之○林西仲合不合也